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八月七日　·每份售卅五萬·

第四卷　第廿三四期

專論

吃重·苦鬥·盡心　儲安平

小康之局·如何實現？　孫克寬

七個月來的中國經濟情勢　笪移今

平抑物價平·管制收益平　羅堅白

再和施復亮先生談「新資本主義」　嚴仁賡

生活與文化

錦上添花的代價　劉緒貽

觀察通信

和謠吹遍　觀察特約記者

北方戰局展望　觀察特約記者

康澤殉職記　觀察讀者投寄

劉建緒及其左右　觀察讀者投寄

中大暑期二三事　觀察讀者投寄

人物及事業

費孝通及其研究工作　胡慶鈞

吳有訓在中央大學　劉郝稼

觀察文摘

增產與革命　張東蓀

·觀察第四卷目錄作者索引·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一)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02432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三六〇萬

掛號：三九五萬

航平：五三〇萬

航掛：五六五萬

郵資漲價·酌扣寄刊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第四卷上冊　有售

售價：每冊三六〇萬

郵資：掛號每冊十萬

航掛每冊一七〇萬

叢書加成數

照定價七萬倍算

廣價告目

封底套色二億六千萬

普通

全面二億四千萬

半面一億三千萬

1/4面七千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三萬元

掛退：附郵五萬

航退：附郵十萬

航掛退：附郵15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為配紙事向上海市書業公會建議幾點

編者先生：我們都是上海市書商業同業公會的會員。我們對於書業公會過去配紙的制度，很不滿意。因為過去紙張的分配，並未調查各同業的實際用紙數量，因此也未依照各同業需要的數量按比例分配，而是以第一季的配給額為根據，而由理事會隨便增減的。所以第二季以後加入的會員，就大大的吃虧了，被放在一個冷角落，由理事會高興賞賜你多少就得多少。因此配額有的同業多得驚人，有的同業少得可笑，完全與出版界的實際情形不相符合，這實在是一件太不公平的事！

在這個難關重重的局面下，政府能騰出一部份的報紙配給額來給書業同業，對於出版界可說不無相當的補益。唯其因為這個配給額的得來不易，我們更應該想法子好好地去運用它。報紙好比是出版界的空氣、水、和糧食，我們不該使少數同業脹死飽死，而使另外一些同業窒息死、乾死、餓死。因此為使同業的配紙能公平而合理起見，我們對第五季配紙的建議是：

（一）由書業公會分發表格，向各同業調查本年一月份至六月份的出版書刊名目、種類、版數、期數、冊數、和實際用紙數量。

（二）書業公會理事會，把所得的資料彙集以後，依照各同業實際用紙的數量，不分大小同行，不管新舊同業，按比例分配。因為配給報紙的目的是要用的，所以為公平起見，多用紙者應多配，少用紙者應少配，不用紙者應不配。

（三）倘有不肖同業，不出書而冒充出書，印數少而報多者，在獲有確實證據之後，則除應歸還原有的配額外，並永久取消配紙資格，甚至應受法律的制裁。

我國出版的書刊，向來沒有正確的統計，如果書業公會能藉配給紙張之便，負起按期調查和統計的責任來，則對於中國的出版界，也未始不是一個相當有益的貢獻。

記得關於配給紙張的事，貴刊曾有專文呼籲，因此我們特別提出這個意見來，請先生和貴刊的讀者指教。

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會員
西風社　茶話社　家雜誌社　婦女月刊社　聯合畫報社　寰球出版社

附本社致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的一封信

編者按：西風社等幾家同業，投來一函，刊佈如上，我們順便將本社六月二十五日致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的一封信，亦一併刊佈於此。

敬復者：頃奉　貴會（37）配字第十四號公函，囑於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就白報紙配額事發表意見，茲特陳述如左：

一、敝社認為白報紙分配之基本原則為公平合理，務使分配之白報紙均能確確實實達到傳播文化之目的。銷費多者應多配，銷費少者應少配；出版之書刊對文化之貢獻大者應多配，小者應少配。

二、過去貴會配給敝社之配額，的確太少，少到不成比例。敝刊目前：

開數　十六開
面數　二十面
印數　四萬八千份（敝刊銷路仍在增加之中，故用紙之需要量亦仍有增加之趨勢。敝社過去曾請求貴會派員惠臨調查，未承惠允。敝社現仍歡迎貴會派員調查，並願陪同至印刷所證實。）

故：每週用紙六十餘令
每月用紙二百八十令左右
每季用紙八百四十令左右

此外：敝社復出版叢書多種，在最近三個月內印行者，計開：

			用紙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一〇八面	初版三千冊	十一令
政學罪言	二七二面	初版三千冊	二十七令
		再版二千冊	十八令
唯物史觀精義	八〇面	初版三千冊	九令
		再版二千冊	四令半
		三版二千冊	四令半
鄉土中國	一一二面	初版三千冊	十一令
		再版二千冊	八令
		三版二千冊	八令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	一〇〇面	初版三千冊	十令
		再版二千冊	七令
英人法人中國人	一二二面	初版三千冊	十二令
		再版二千冊	八令
論雅俗共賞	一二四面	初版三千冊	十二令
		再版二千冊	八令
中國在戲盤上	二九〇面	初版三千冊	三十令
鄉土重建	一八〇面	初版三千冊	十八令
紅毛長談	九〇面	初版三千冊	十令

以上共約二百二十令（均係約數）

所以敝社每三個月觀察週刊用紙約八百四十令，再加叢書用紙約二百二十令，敝社每三個月之實際用紙量全部為一千一百令左右。但貴會分配給敝社者，僅三百美金（一季）僅可購紙七十令左右，佔敝社實際需要之十六分之一。此種分配公平合理乎！敝社過去曾一再請求貴會增加配額，迄無隻字答復，深以為憾。茲再陳告，至希貴會改善。敝社幸甚，文化幸甚。此致

上海市書商業同業公會。

觀察週刊社啓　三十七年六月廿五日

重大招生漏題
繼又有人被捕

編者先生：本年度重慶大學招考新生，乙組考試，原定七月廿一日至廿二日上午考完。廿一日所考各科（數學、史、地、公民、國文）全部順利考完，廿二日上午的英文理化兩試卻發生了軒然大波：廿二日清晨，校內民主牆上，即到處貼有油印的「重大英文試題」，並要求招生委員會全部重考。同時在其他的地方，並有署筆所寫的啓事，說這次賣題的人是××。漏題事既經揭發，考生當然憤激，大部份均不參加第一堂之英文考試，以致招生委員會宣布乙組考試暫停。廿三日上午，我們路過理學院，即看見一張「重大部份同學」署名的啓事。大意說：此次漏題事，據可靠消息，是特務頭子××幹的，漏題的目的，完全是要把一些特務「接」進來，所以他們主張追究漏題眞象，查明責任。並要求把特務頭子××提出重大。同時廿二廿三兩日要求追究漏題責任的啓事（本校同學及發生的都有）層出不窮，於是廿三日下午就發生了警備部捕人的事件：重大工管三周國良及數理四凌春波二人於廿三日下午同時接到沙坪壩電信局之通知去接長途電話，孰知兩人一去不返便被捕了，（被捕時有本校同學目睹，一人在電信局門口被捕，一人在電信局側被捕。）廿五日重慶各報載有中央社消息一則，謂共匪地下份子凌春波周國良在小龍坎會商時已被重慶警備部予以逮捕（列舉被捕之地點與會商等事全屬子虛）。其被列舉罪狀之一為「藉此次漏題事欲鼓動風潮」云，由這些跡象看來，我們雖不能證實漏題事乃「特務頭子××」幹的，但我們相信逮捕周凌二君是與攻擊××的啓事有關的。這兩天謠傳着還繼續捕人，人心惶惶，身體自由無保障。政府既稱行「憲」，就該保障人身自由，周凌二君被捕至今已三晝夜，猶未送法院審訊，我們實在不懂這究竟是行什麼「憲」啊！

馮善基　七月廿六日　重慶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廿三廿四期
三十七年八月七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孫克寬：內政部參事
管移今：
羅堅白：
嚴仁賡：浙江大學教授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胡慶鈞：清華大學教員
劉郝稼：中央大學學生

吃重·苦鬥·盡心
——「觀察」第四卷報告書

儲安平

我們在一種既無幻想、亦不洩氣的情境下宣佈：「觀察」第四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後，休刊兩週，以爲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五卷第一期定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這半年是一個苦痛的半年。物價的高壓，帶有政治意味的中傷，以及當前政治環境的險惡，無不使我們在這半年中，身心交瘁，困憊不堪。然而我們在無比的忍耐和沉毅中，終於又苦鬥了半年。照大勢看，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還能寫「觀察」第五卷的卷終報告書，但是我們願意向讀者保證：祇要本刊存在一天，我們必定努力一天。

開支

我們仍舊先從業務方面說起。我們在第三卷報告書中，已經盛言物價波動和幣值貶落的情形，可是在第四卷中所遭遇的困難，遠較第三卷爲甚。在第三卷的六個月中，支出方面，排印工及訂工僅上漲百分之三百，稿費上漲百分之三百，員工薪金增加百分之七百，佔支出中最大比例的紙，亦僅漲百分之七百，收入方面，售價上漲率爲百分之三百三十。在第四卷中，情形大大不同，在第四卷的六個月中，各種支出，增加的比例，要較第三卷的六個月中所增加的比例，大上六七倍。現將各項數字列表於左：

種類	四卷一期時	四卷二十四期時	上漲百分比（約數）
紙（每令）	二百五十萬	四千一百萬	百分之一千六百
五號字排工（千字）	二十萬	四百五十萬	百分之二千二百
六號字排工（千字）	二十三萬	五百三十萬	百分之二千三百
印工（每令）	四十二萬	九百五十萬	百分之二千二百
紙型（每面）	七萬五千	一百七十萬	百分之二千三百
訂工（每本）	三百〇八元	八千元	百分之二千六百
稿費（千字）	二十萬	四百萬元	百分之二千
員工薪津	五千餘萬（二月份）	十四億（七月份）	百分之二千八百

右列開支，排印工及訂工的價格，在六個月內一律上漲百分之二千二百以上。（卽二十二倍）。紙的上漲雖然僅達百分之一千六百（十六倍），但由於發行數的上升，紙在整個成本裏所佔的比率，愈來愈高，目前紙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佔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所以紙價的上跳，我們感受的壓迫極大。稿費的調整，上漲率爲百分之二千（二十倍）。員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調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員的增加：業務既繁，人手勢須比例增添，所以薪工的總開支也跟着增加。至於其他雜項開支，如水、電、電話、煤氣、房金、文具、車費等，上漲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開支合攏來算，在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平均當在百分之二千倍以上。

銷路

本刊的售價，四卷一期是一萬五千元，二十四期是二十萬元，上漲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一千三百強。本刊是一個民營刊物，平時全賴業務收入。但是開支在半年中上漲二十倍，而售價僅上漲十三倍，這個差額，就靠由於發行數急劇上升所增加的利潤來彌補。本刊的發行數，第一卷平均爲八千份，第二卷一萬六千份，第三卷二萬四千份，照過去三卷的比例，第四卷的理想發行數應爲三萬二千份。但是刊物的發行數越大，它的上升的可能比率越小，加之售價一再調整，所以我們從來就不敢希冀第四卷的發行數能夠超過三萬份。當四卷一期印二萬四千份時，我們心中，以爲假如在第四卷中，萬一能夠銷到三萬份，那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在一種意想不到的情形下，本刊的發行數急劇上升，終於造成五萬份的紀錄。但是至少在編者自己，對於這種銷數急劇增加的情形是沒有什麼興奮的；相反地，銷路的急劇上升，祇有增加我們的不安。我們平時一向願意「向最好的目標去努力，向最壞的結果去着想。」我們願意事業循序發展，不願意一步跨得太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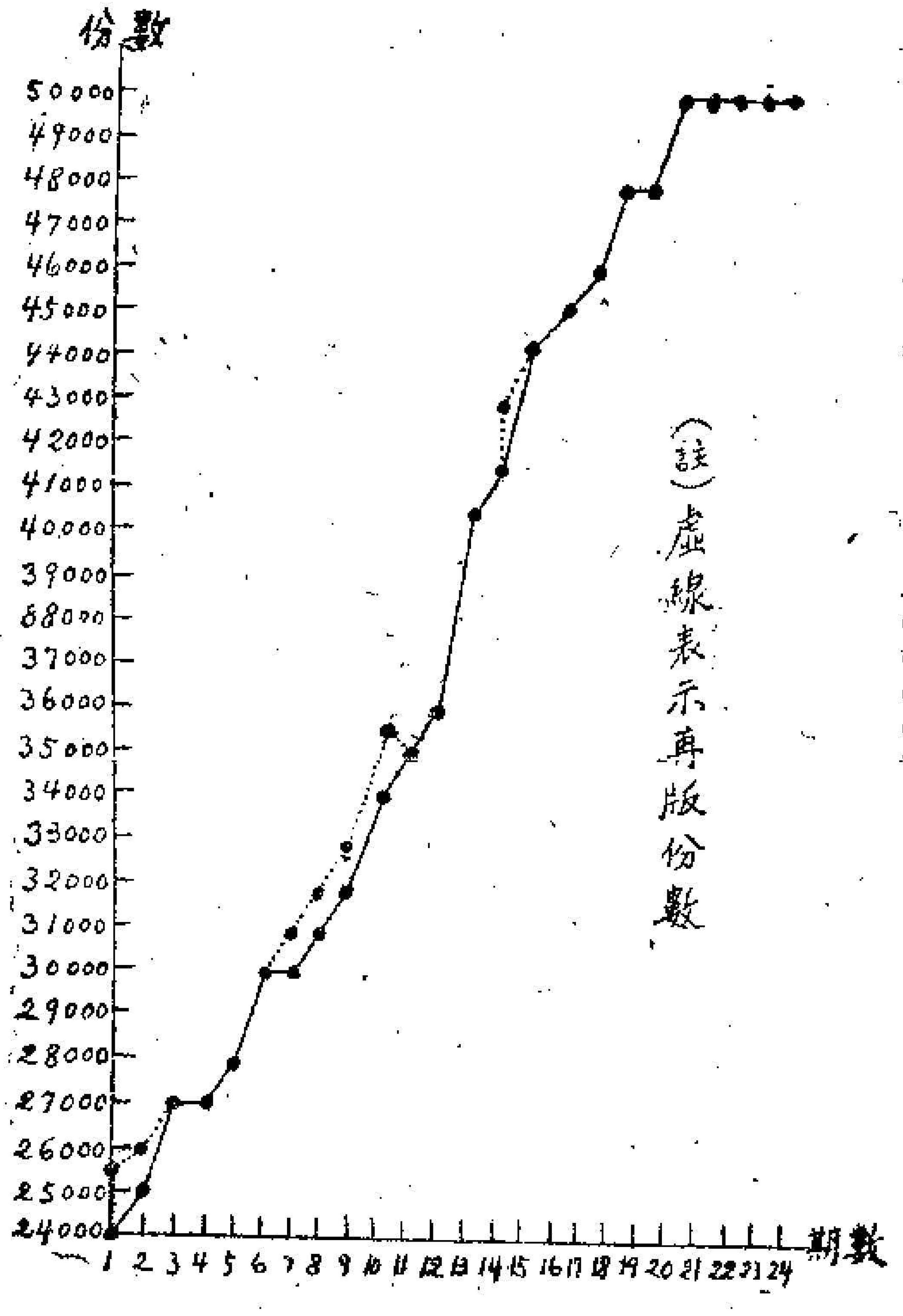
至少上海的許多書報業同業可以證明，我們曾一再要求他們減少批數，因爲我們並不願意銷路跳得這樣快。無論是個人，或者是事業，我們應當求根基的牢固，不應當僅求表面的膨脹。爬得快的人跌得也快，膨脹得快的事業垮得也快。也許編者這種性格太「保守」了，但是對於一個務實重行的人，過分意外的膨脹，確不是他心理上所能驟然接受的。同時，銷路的增加也增加了編者所担負的担子，而這種担子，事實上已超過了他所能負担的能力！銷路越是增加，編者發稿的斤量越重，他深感每一篇文章，每一句句子，發到印刷所去，無形中負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擺在編者面前的情形，常常使他深夜自省：他已經不適宜做這樣一個五萬份刊物的主編，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已經跟不上刊物的發展了。他常常在腦子裏思索，有沒有什麼適當的人可以來主持這個刊物，他願意做一個助手。這絕不是誇大的謙虛，編者的確常常爲此慚愧，他覺得他已力竭智拙，有些對不住這個刊物。

從另外一點來說，一般朋友都認爲這個刊物確已打進了社會。本刊的主要讀者約可分爲三類：即青年學生（包括教育界人士）、公務員(包括軍人)以及工商界人士，除這向來有的三種主要讀者以外，這個刊物的影響已向多方面的放射出去。政府高級官員的閱讀本刊，已極普遍。我們並不是說，政府高級官員閱讀本刊，足以增加本刊的身價；我們不是這個意思。祇是說，講到後來，本刊究竟是一個政治性的刊物，本刊應當打進他們的閱讀生活。軍人方面看本刊的也越來越多，多到幾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類主要讀者以外，成爲另外獨立的一類了。廣大職業羣衆，這些羣衆平時甚至可說沒有任何閱讀習慣的，現亦接受本刊的影響。湖北沙市的一個香烟攤販曾有讀者投書寄來（未刊），台灣一個農夫，受了當地黨政人員的壓迫，也有投書寄來（未刊），南京一個印刷所排字工人也有文章寄來（刊四卷十九期），我們在上海親自知道的，確有許多平時根本沒有閱讀習慣的羣衆，現在也要每星期買一本「觀察」看看。去夏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招生，公民試題有「試評日常所閱讀的日報及刊物」一題，絕大百分比的投考中學生都閱讀「觀察」。我們兩年來夜以繼日的努力，總算收到了一點小小的效果，但是樹高招風，影響越大，招的忌諱也就越大，這也是無可避免的。

回到發行數上說，目前雖然銷到五萬份，但是由於航空郵資的一張再漲，以及售價的期期提高，我們相信第五卷的本刊（假如不被查封的話），發行數是一定要下降的。在我們自己，我們希望回跌到三萬份左右，假如我們能夠穩定在三萬份左右，我們就已經很滿意的了。究竟如何，且看事實。現在將這半年來本刊各期印數及第四卷發行曲線表附刊如左：

第二卷	第二十三期	再版	八六〇份
第三卷	第一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四期	再版	七五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四卷	第一期	初版	二四〇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二期	初版	二五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三版	一五〇〇份
	第三期	初版	二七〇〇〇份

第四期		二七〇〇〇份
第五期		二八〇〇〇份
第六期		三〇〇〇〇份
第七期、		三〇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八期		三一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九期		三二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十期		三四〇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一期		三五〇〇〇份
第十二期		三六〇〇〇份
第十三期		四〇五〇〇份
第十四期		四一五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五期		四四五〇〇份
第十六期		四五〇〇〇份
第十七期		四六〇〇〇份
第十八期		四八〇〇〇份
第十九期		四八〇〇〇份
第二十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三四期		五〇〇〇〇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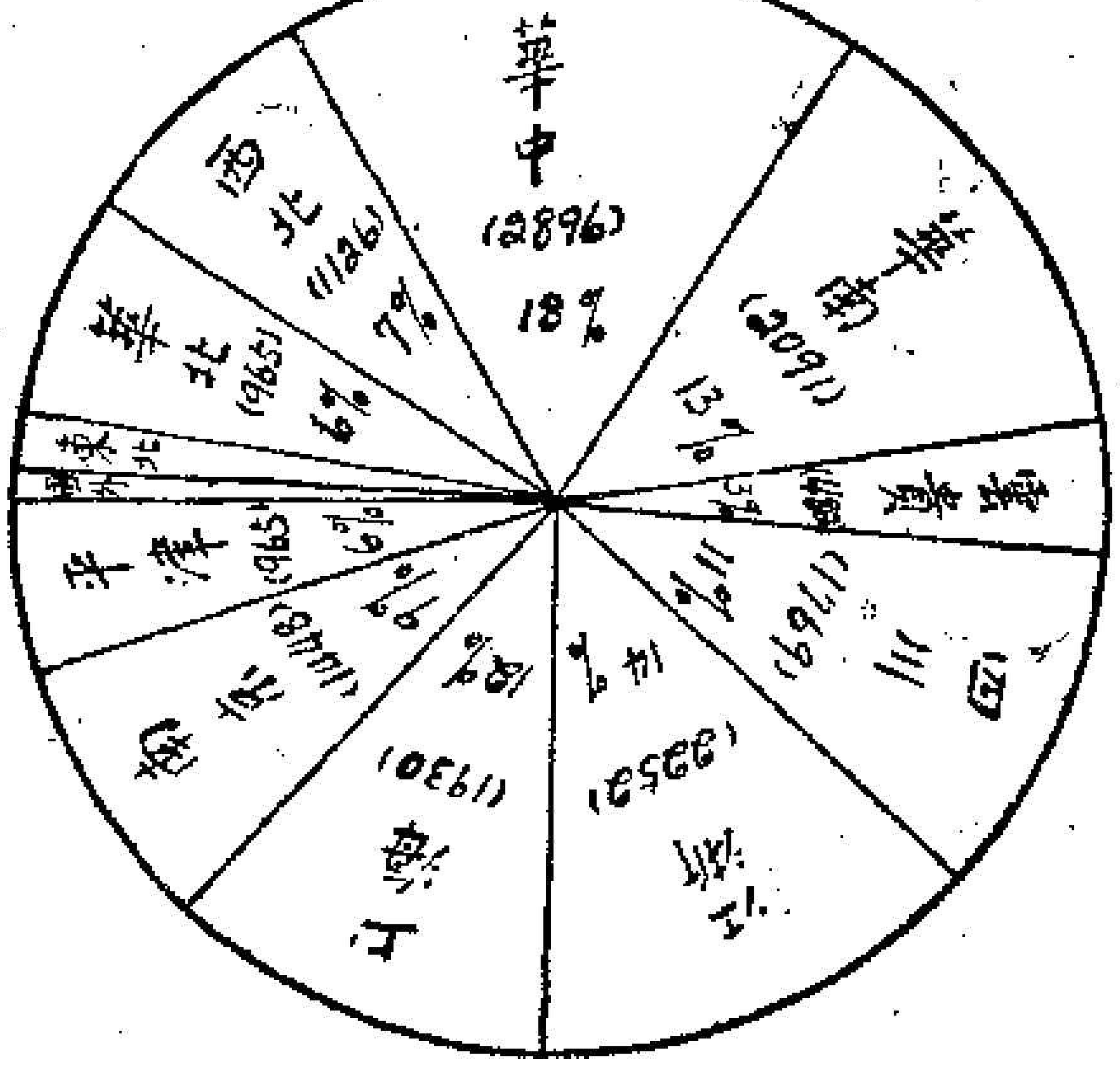
定戶

在第四卷中，定戶也增加得很多。我們過去十分希望我們能實實在在有六千個甚或八千個定戶，但是實際上我們所有的定戶和我們所希望的數目相差很多。第一卷中的實際定戶約為一千六百名，第二卷約為二千五百名，第三卷約為三千三百名。我們在第三卷卷終徵求定戶的目標是八千名，由於許多讀者的熱烈支持，這個目標終得在第四卷中實現。在沒有舉辦半價定戶以前，定戶數已接近七千五百名，半價定戶舉辦後，定戶的名額驟然增加了一千五百多定戶，達到了九千名左右的紀錄。在整個的發行數目中，定戶數目在全部發行數中所佔的比率，大體上亦甚穩定，茲列表如左：

卷數	定單號碼	定單數目	實際定戶	發行數	定戶數在發行數中的百分比
一卷	1—2709	2709	1600左右	8000份	20%
二卷	2708—7682	4973	2500左右	16000份	15.6%
三卷	7683—14414	6732	3300左右	24000份	14.7%
四卷	14415—2894	16086	9000左右	50000份	16%
半價本	1—1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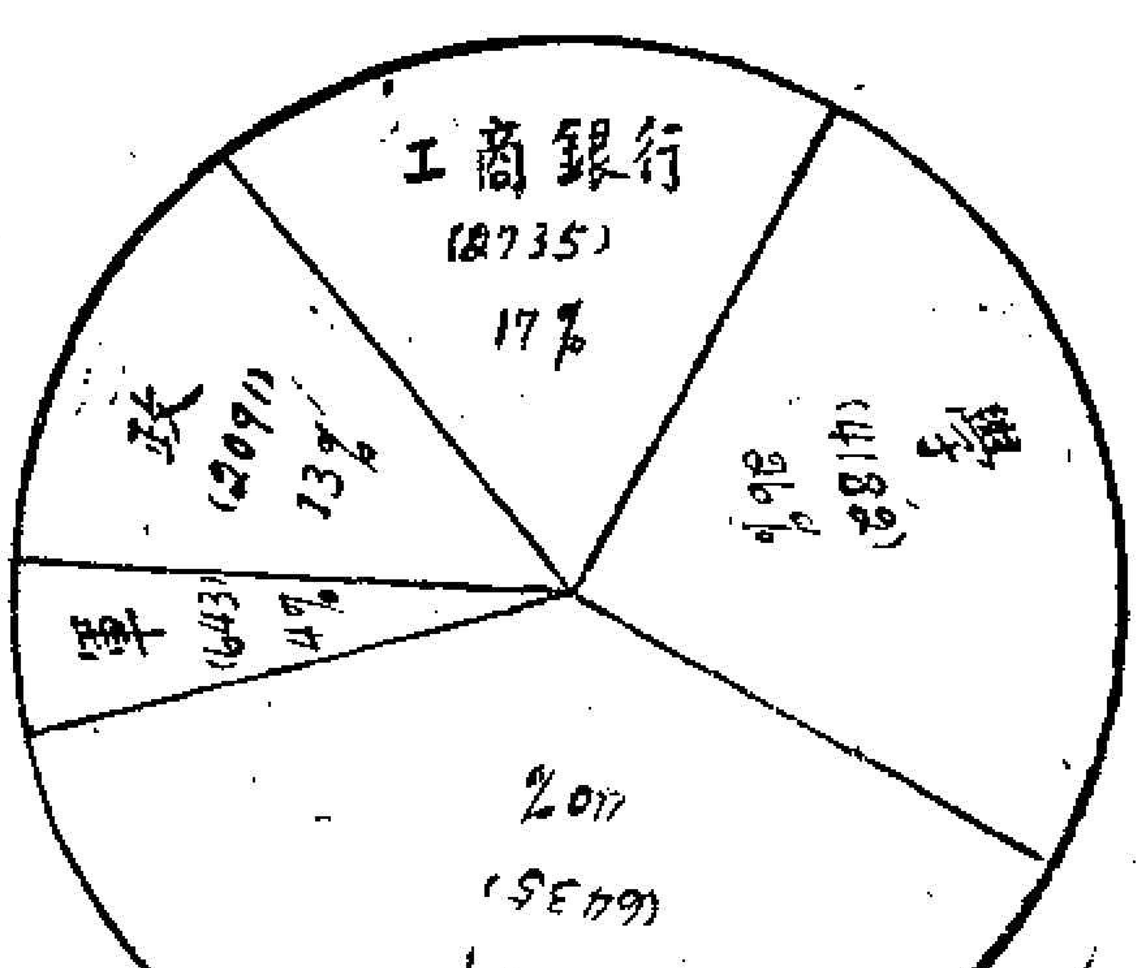
關於定戶部分，這半年中最大的兩件事情，一件是停收六個月的定戶，一件是舉辦半價定戶。停收六個月的定戶，完全是因為物價波動得太厲害，為保障本刊的健康，不得不如此。舉例言之，當四卷一期未出時，預定六個月僅收二十萬元，但現在一期就要售二十萬元，讀者可以想見，假如我們再繼續接受六個月的定戶，則本刊不知要賠累到什麼地步，實際上，照最近物價這個樣子的波動，我們連預定三個月都有些躊躇，不過為顧到讀者的方便，不好意思再將三個月一定改為二個月一定罷了。（最近日報已決定半個月一定，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足見物價壓力之深。）不過自四卷十八期起，我們已將過去「十二期收十期的錢」改為「十二期收十二期的錢」，藉以略略彌補由於物價波動太烈而致蒙受的損失。凡此都是很不得已的，祇好請定戶原諒。

16086名定戶地域分佈表



我們久想為清寒讀者有一點服務，所以決計在福利金項下撥一部分款子出來舉辦「半價定戶」。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半價定戶自四卷十三期起舉辦。我們原定名額一千名，但事實上，超過了預定名額百分之五十，共計一千五百餘名。「半價定戶」，我們的本意是為清寒讀者所設的，我們並希望以三分之一給予清寒的學生，三分之一給予清寒的公務員（包括軍人在內），另以三分之一給後方小城市中的讀者。但事實上很難作硬性的分配，而且，這一千五百名的半價定戶中，是否個個都是「清寒」的讀者，我們也沒有辦法得到證實，所以我們祇好在增設半價定戶的啟事中，最後一條提出良心的呼籲，希望「如非經濟極端困難者，幸勿佔取『半價定戶』名額，以免剝奪真正經濟困難的讀者的權利。」但是「良心呼籲」在這個年頭，倒底有多少效果，實可懷疑。譬如上海一些商業公司裏的職員，也來定「半價本」，照普通情形來說，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又在商界供職，論理可以訂閱普通本，不必訂閱半價本。又如同濟大學有一個寢室裏倒有四個人來訂閱四份「半價本」。照我們的意見，假如他們經濟寬裕，便應各定普通本，假如經濟困難，便應四人合定一份半價本。但是現在社會上，有便宜貨便大家搶，既不尊重舉辦人的原意，也不顧到是否剝奪了他人的權利。這種情形都使我們傷心。此外，定閱「半價本」的，上海及上海附近的讀者，佔絕大多數。真正後方偏僻角落裏的讀者，能享受「半價本」權利的，反而寥寥。我們心為不平。我們現在決定，自第五卷起，仍舊繼續舉辦「半價定戶」一千五百名（額滿截止，不再通融）。但為保障真正清寒讀者的權利起見，過去那種自由寫信來定，沒有一點限制的辦法，勢須修正。我們現在業已印就一種表格，凡是清寒的讀者，希望享受「半價定戶」的權利的，請先來函索取表格，填就寄下，由我們審查，通過後才給予訂閱「半價本」的權利。這個新辦法當然增加我們自己很多的麻煩，並亦增加我們的開支（如表格，復信，審查的人工等），但我們舉辦「半價定戶」的目標既在使真正清寒的讀者得到閱讀的權利，所以我們亦不避麻煩，務使訂閱半價本的讀者，都是真正清寒的讀者；同時使我們為真正清寒讀者服務的初衷，亦得貫澈。

16086名定戶職業分類表



觀察叢書

「觀察叢書」雖不屬於觀察週刊的範圍，但「觀察叢書」和觀察週刊是配搭平行的，成為本社目前兩大主要業務，並為一般讀者共同關切，所以在此略作報告。我們出版叢書有幾個動機：（一）週刊祇能刊載短文，並且大都是有時間性的，所以我們另出叢書，以便容納較有系統，字數亦較長的著作。（二）有許多作者，有著作物出版，而找不到比較合適的出版人。所謂合適的出版人，包括水準嚴謹，出書迅速，印校認真，版稅正確等等條件。由於我們過去一年多來和各方作家的合作，他們對於我們業已建樹良好的友誼和充分的信任，所以我們願意來担當這個任務，為許多作者服務。（三）現在一般出版界都很消沉，大家都很少出書，觀察週刊略有贏餘，我們的目的既然不在謀利

，願意以週刊的贏餘來幫助叢書的出版，使讀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糧，並爲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點生氣。

觀察叢書已出九種，大體說來，各方對於我們的努力，批評良好。各位作者對於我們的出書迅速，印校認眞，以及版稅的迅速，一致表示滿意；讀者的反應可於各書預約之多及銷行之暢見之。吳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觀精義」在十天之內銷完初版三千冊，現已出到四版。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載譽一時，現已出到四版。張東蓀先生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一個月以內銷完初再兩版五千冊，現已三版。其餘各書大都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再版。這些情形在目前的不景氣的出版界中，都算是不多見的。

不過，「觀察叢書」也不是沒由缺點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新寫的太少，大部分都是集子。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困難，由於環境的動盪和生活的不安，已很少人能夠好好地坐下來寫整部頭的新書了，這也是一時之間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我們以後當盡力設法增加新寫的數量。

此外，還有幾件事要一提的：（一）通常出版人和著作人所簽訂的出版契約，都是由出版人一方面擬就印好的，開列了幾十條，把保護出版人的利益的地方，想得週週到到，而著作人祇有在印好的契約上簽字蓋章，毫無發言的餘地，甚至契約簽了，書隔了兩年三年不出版，著作人也毫無辦法。我們認爲這種情形是不合理的。出版一本書，乃是著作人和出版人的一種合作，對於契約，應當雙方都有發言機會，所以我們這次的契約，是由我們先起了草，寄張東蓀、潘光旦、朱自清、費孝通四位先生，請他們發表意見，（就請他們四位代表後來的作者），然後才繕寫簽字的。（二）我們的版稅最初規定是一年結算四次的，於三、六、九、十二四個月月底結算之。第一批六冊是四月五月出版的，第二批是七月八月出版的。在通常情形下，第一批的第一次版稅一定是在六月底付的，第二批四冊的第一次版稅是在九月底付的，但第一批六冊的版稅，我們在三月底就付了，第二批四冊在七月裏就付了，原因是因爲各書發行預約，預約收入中的百分之十五應歸作者所有，應歸作者所有的，出版人不應擱下不發。在目下物價的情形下，假如應當三月底付的款子擱到六月底再發，那作者眞是損失太大了。我們認爲，這是一個信用及公道的問題，我們辦事或做人，都應當 Fair。(三)不僅如此，關於版稅的結算，我們鑒於六七兩個月中物價上跳的情形，認爲三個月一結還是太慢，作者吃的虧還得太大，因之，在七月底我們又進一步的，又一次爲中國出版界創一個新的紀錄，決定自八月份起，「觀察叢書」的版稅每月結算一次。我們希望我們這種努力能夠對於中國的出版界有一點影響。（四）「觀察叢書」出版後，我們收到許多書評，投寄觀察週刊。但我們爲避免嫌疑起見，我們已訂下一個原則：觀察週刊不刊觀察社出版的任何書籍的書評。以上數事，都與整個出版界的風氣有關，所以我們願意提出報告。

最後，觀察叢書是賠本的，即使銷路如此好，也還是賠的。（因爲紙價跳得太快了）。但是在業務上雖然是賠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獲的。關於叢書的出版，我們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計劃，祇是照目前的物價情形，我們簡直不敢再在此地有所報告，舉例言之，我們出版何永佶先生的這本「中國在戰盤上」，成本要用到二十五億以上！事情眞不好辦！眞是太難辦了！

業務上的苦痛

業務上的苦痛，一言難盡，現在擇要分述如左：

1,照編者兩年來的經驗，純粹就業務的觀點說，上海出版事業最大的致命傷就是本地同業的結賬辦法。上海本地的習慣，是先將刊物或書拿去，隔若干時候再結賬付款，在半年以前，我們要在出版以後一個月，甚至一個多月才收到錢。假如物價不跳，出入還小，現在物價波動得這樣厲害，這種結賬辦法，就變成了我們的生存威脅了。舉例言之，今年陰曆年關一過，紙價陡然的從一百七八十萬（一令）跳到五百萬一令，在短短半個月中上漲三倍；六月裏，紙價又在短短半個月中，從六百萬跳到近二千萬；七月初，又接連從二千萬跳到四千萬。物價這樣一日三漲，要在十幾天後才收到貨款，在收到貨款時，一塊錢祇值半塊錢甚至祇值三角錢了，所以在二月及六月的兩次紙價大漲風中，本刊虧折很多。有一次大公報舉辦出版事業座談會，文摘社的賈開基先生說：現在銷路越大的刊物其危機越大，擁上漲風，賠得越多。這是內行的話，一點不假。在讀者方面，他們都是按照刊物定價實付的，在我們的賬面上，也是有利潤的，但是實際上則賠了本，就因爲在十幾天後才能收到貨款，那時物價已漲了很多，收到的錢甚至補不進原來用去的紙張，以致不能維持再生產的程度。假如一直這樣下去，刊物遲早要弄到關門的。所以這半年來，我們在這方面費盡口舌，力求改善。上海同業事實上也有他們的困難，我們也十分瞭解，所以我們願意和他們一步一步改善，我們總期我們能夠維持再生產的最低要求，因爲假如這個最低要求不能達到，出版事業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2.這半年來業務上第二件最傷腦筋的事情，就是有許多地方的定戶，收不到刊物。最大的原因就是有許多地方已有出面或不出面的郵政檢查制度，經常的或間或的檢扣本刊。這種現象很普遍，其中以瀋陽、天津、青島、西安等地情形最嚴重。這些地方的定戶紛紛來函責難，並要求補寄，但補寄的事實上仍舊不能收到。弄到後來在我們方面是復不勝復，補不勝補，在定戶方面是責難四起，一片怨聲。我們眞是苦痛極了。除了「郵檢」的原因以外，也有由於中途遺失或者被人誤取，因而使定戶不能收到本刊的。在讀者方面，他們的觀點很單純，認爲凡是收不到刊物，好像責任就得由我們來負。又有些地方，竟會兩期同日收到，甚至先收到下一期，後收到上一期的，在這種情形下，讀者總疑心是我們沒有準期出版。在九千份的定戶管理中，我們也不敢說我們絕無錯誤或疏忽，假如眞是由於我們的錯誤或疏忽，我們應該向定戶道歉，並力求改善，但是假如把一切收不到，或者不能按合理的時間收到的責任都歸之於本社，那是冤枉的。從本社發出到達定戶手裏，其中要經過許多路程和階段，在這些路程和階段中所發生的意外，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我們這樣解釋，目的非在推諉責任，我們僅僅希望定戶能夠瞭解事實並給予我們體諒。至於我們有錯誤或疏忽的地方，我們自當隨時改正。

3.定戶的來信始終成爲本社工作同人最大的負担。來信的內容很雜，最主要的兩類就是查失索補和更改地址。刊物遺失的責任不完全在我們一方面，前已言之，但是除了像瀋陽、天津、青島、西安那種大批郵扣，無法補寄以外，其餘零星的索補函件，我們大都體諒定戶，設法補寄。不過我們願意在此說明，關於補刊這個問題，我們是非常苦惱的。不補吧，定戶自然不滿，而且他們殘缺一期，定覺遺憾，補吧，不僅是刊物本身的成本，還要包括信袋和郵資，我們的損失是很重的。這個問題眞是無法兩全。

至於更改地址，我們當然應該照辦。不過我們也要解釋幾句：一、我們每收到一個定戶，就要給他一張定單，同時根據定單用臘紙寫成籤條，然後油印。所以定戶更改地址，我們必須重行寫印，所需的人工、臘紙、油墨、紙張，這筆額外的負担不輕。二、我們每次寄刊，雖於星期五付郵，但是由於定戶太多，剪貼標籤的工作，在星期一，甚至在上星期六，即須開始，標籤剪下以後，即按平寄、掛號、航平、航掛四種分類，分類以後，要在幾千個分散的標籤中尋覓一個，就不容易了。所以，舉例言之，即使在星

期三收到一個定戶的來信，要求更改地址，在這個定戶自己，以爲本星期六的一期必可照新地址改寄，而事實上，我們常要到下星期出版的一期，才能照改。定戶不知實際困難，每多來函責難。三、有些定戶，在定閱三個月中，要更改地址二次甚或三次的，我們雖然應當照辦，但是對於我們確是一重負担。（譬如在上個月（七月），由於學校放假了，平均每天都有二十個至三十個定戶來函更改地址）四、目下交通情形並不正常，刊物的改寄和定戶本人的移動，有時不免要脫節，這種情形也祇好請定戶忍耐原諒，不要一味的責怪我們。

4.「覆信問題」是最難使讀者滿意的一個問題。許多讀者爲了此事對本社表示不滿，或者因爲我們擱而不覆，或者因爲我們覆得太遲。我們願意說明幾點：一、我們承認我們過去的覆信工作沒有做好。編者自己是最恨有信不覆的，所以平時一再叮囑本社同人：讀者來函，務必答覆。工作同人當然有他們實際上的困難，如來信太多，來不及覆等。但是事實上有困難，應當設法解決困難，這是本社內務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爲內部的困難就將讀者的來信擱置不覆，（實在沒有覆的必要的信可以不復）因爲假如覆信工作做得不好，則無形中就等於在破壞本社的信譽，減低讀者對於本社的信任，並抵消本社全體同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所以我們從第五卷起，決定將覆信工作，另派專人負責，以免延誤。二、來信的太多，其中一部分責任仍應由我們負責，因爲假如我們能改進我們的工作效率，如減少錯誤，避免疏忽，覆信迅速等等，則亦可減少來信的數目，所以我們仍應在根本尋覓原因，以期減少來信的數量。（因爲大部分的來信都是查詢或質問的。）三、我們雖然盡我們的本份，力求改進，但同時也希望讀者和我們合作，有許多信件可以不寫的，最好不寫，俾可節省雙方的時間，現舉兩例說明：蕪湖安徽學院有一位朱建綱先生，三月二十四日來函查問四卷四期爲何沒有收到（他是掛號的）。查四卷四期是三月二十日出版的，在目前的環境下，上海到蕪湖的郵件，偶而不能在四天之內到達，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掛號本比平寄慢），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希望定戶稍爲等待一下，勿遽函查詢。（像這種信件，我們認爲是可以不復的）。又如，廣州中山大學有一位定戶，是新定戶，當他看到廣州市上已有「觀察」出售，而他的一期尚未收到，便來信質問，實則廣州市上出售的是航空寄去的，而他的一份是註明要掛號寄的，掛號的當然比航寄的慢。像這類自已沒有弄清楚而卽來信責難的，例子很多。至於因不註明定單或字跡潦草到無法認清，以致我們無法查或無法復的信件，爲數尤多，凡此我們都希望定戶體諒，能自行注意，俾間接增加我們的辦事效率。四、我們雖然對於覆信問題，力求改進，但我們也願讓讀者知道，我們覆一封復信，成本也是相當大的，平均言之，復一封信至少要化成本十五萬元左右。假如以七月份爲標準，一個職員的月薪是一億，則每天的薪金是三百三十萬，一天平均覆四十封信（因爲不僅覆，還要查，）則每封信的人工成本就要八萬元，再加上信封、信紙、郵資、及收發人工，當在十五萬元以上。這樣的負担也不算輕了！

最後我們自己也知道，在最近三四個月中，我們得罪了不少讀者，這是我們極其苦痛，而又無法可想的。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物價的過度的波動，幾乎使我們無法維持正常的營業，特別是購買叢書的，款到時，書價又漲了。假如買二本以上的，還可以以書款遷就書價，譬如本購五册的，給他買四册，本購四册的，給他買三册，購者雖然掃興，但總算有一交代，最困難的是祇購一册的，於是祇好去函請其補款，可是購者並不立刻將款補來，擱上十天半月才補，補到時，書價又漲了！像這類情形，眞是傷透腦筋。定戶也是如此，由於物價變動太劇，本社登記定戶，計算刊費，均照款到時訂費爲準，但由於訂價變動太快，以致定戶來款，常常不足，祇好酌扣寄刊，讀者每不瞭解，表示不滿。

編輯檢討

關於編輯部分，這半年也是苦痛之至。先說專論。按理說，本刊是一個政論刊物，重心應當在專論部分。可是事實上呢，本刊的重心現在已移到「觀察通信」上面去了。讀者來信或朋友見面，都盛稱觀察通信的精彩，但是我們讀了這種信，聽到這種話，內心暗自慚愧。當然，我也願意很公平地說：專論不像「觀察通信」那樣容易「討好」讀者，因爲通信是雅俗共賞的，專論是硬性的、高級的；不容易使個個讀者接受的。不過，本刊專論的不夠充實，也是事實。一個原因是好文章本不易多得，另一個原因是現在大家對於寫政論文章，已經沒有什麼興趣。編者在四卷二十期「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所說，現在大家都十分消沉，沒有興趣批評政府，這話確是：實際情形。像我們這些辦刊物的人，因爲職責所在，不能不寫，但是一般而論，現在許多人對於當前的局面，都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張東蓀先生最近在「增產與革命」一文中開頭有幾句話，很可代表這一種趨向。張先生認爲「時局嚴重已超過了說話的階段」，而「向現實的當局說話」，則「自政協被破壞以後久已不做此想」。這一種趨向也多少影響到稿件的來源。編者自然應當盡心盡力，廣徵佳稿，但是有無成就，不敢先說。

第四卷中比較滿意的仍推「觀察通信」一欄。編者在第三卷報告書中說：「我們希望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標準」。大體說來，這點算是做到的。觀察通信中最出色的當然是軍事通信，也就是這些軍事通信，使政府一再對「觀察」表示不滿，而企圖加以封閉。據在政府供職的人說，爲什麼「觀察」的軍事通信寫得那樣好，又詳細，又正確？他們說，假如「觀察」的軍事通信寫得不那樣正確，政府倒可以不必那樣懷疑了！這個邏輯似乎是：政府認爲一般社會上的人都是飯桶，祇有共產黨不是飯桶，所以「觀察」的軍事通信因爲寫得太好了，就不免要疑心到共產黨一方面去了。其實眞是天曉得！過去「觀察」有幾期軍事通信對傳作義稍有頌揚時，左派的記者（時代日報）還公開的不負責任的說，說「觀察」是傳作義的宣傳機關呢。此話眞是從何說起！

除「觀察通信」外，第四卷中的「國外通信」和「外論選譯」兩欄，還算正常。國外通信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平均每三期中有兩篇。「外論選譯」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三篇，平均每二期中有一篇。我們希望第五卷中也能保持這個狀態。

一般讀者對於「書評」一欄的興趣都不高，本卷二十四期中祇登了六篇。

由於物價的高壓，自四卷十九期起，篇幅減少，僅出十六面。減少篇幅的目的是爲了不願增加讀者的負担，但是在編輯上，對此苦痛不堪，因爲篇幅減少了，容納的字數比例減少，文章不能多登，無形中使讀者容易發生內容不夠充實的感覺。有許多讀者來信表示反對，願意多負担售價，不願我們減少篇幅。但是來信的讀者大都是江浙一帶的讀者，不知後方的讀者對於這個問題意見如何？第五卷起，究竟恢復二十面或仍出十六面，我們希望讀者表示意見，以供我們參考。

關於投稿錄用篇數在全卷所刊文章中所佔的百分比，大體上和第三卷差不多。我們願意在此說明，「觀察」的篇幅是絕對公開的，我們十分希望這個刊物能夠眞正成爲全國讀者所共有的刊物。我們不希望一個刊物僅僅祇有少數的作者在寫稿，而且爲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公共輿論，也必須有廣大的羣衆大家來參加，才能增加其力量，因之我們

經常盼望有新的作者來參加這個寫作的陣營。我們對於投稿，認眞閱讀，取捨絕無偏私，祇要合乎水準的有重量的文章，我們無不樂於刊載。我們希望各地作者讀者踴躍惠稿，共同來充實本刊的內容，第四卷中投稿錄用數在全卷所刊文章中的百分比，現在統計如左：

欄別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數	投稿錄用篇數	百分比（約數）
專論	六二	一八	30%
觀察通信	七六	二九	40%
其他各欄	九十	四一	45%
共計	二二八	八八	40%

流言與警告

在政治上，這半年來我們始終蒙受不利的打擊；大別言之，可分兩類。一類是飄浮在空中的無根的流言，一類是當局對於本刊的警告，甚至有查封本刊的意圖。先說謠言部份。謠言又可分爲兩類，一類是籠統的懷疑我們和當局有什麼「勾結」，一類則簡直很具體的傳說本刊已出賣給什麼人什麼人了。懷疑我們和政府有「勾結」的人的理由是：假如「觀察」和政府當局沒有「勾結」，爲什麼「觀察」會出版到現在？特別是四月八日大公報登了「時與文」和「世界知識」被政府警告以後，這種懷疑格外普遍。因爲「觀察」不僅沒有「問題」，甚至警告也沒有，其中必有「花樣」。其後我們又聽到更爲具體的謠言，謠言竟然肯定地說，說「觀察」已經出賣給CC了。凡是一種謠言，向例當事人是不大容易聽到，或者聽到時也已是謠傳很久了，因爲祇有很好的朋友才願意將這種謠言告訴當事人。當我們第一次聽到這種流言時，也祇是淡然一笑，其後傳說漸盛，有一位關切本刊的讀者寫了這樣一封信來：

編者先生：最近好多人都紛紛地說「觀察」月前曾經與CC派談判過出頂事宜，結果以CC只肯出價六十億而未果。我倒不相信這些話，我只相信你的人格和脾氣，但是，爲了正如你所說過的「這社會是一個神經極度衰弱的社會」，而且人言可畏，我勸你不要太對這種已經散佈得頗廣的惡意流言不理不睬。最好你能在四卷十三期中拿一小角來闢謠。

一高中學生，五月十七日

PS記者，一定要闢謠啊！

我們讀後，對於這位「高中學生」當然是很感激的，但是冷靜考慮後，我們仍舊不願有所表示。其後又有朋友自南京來函，文云：

久不晤教，近況何似，念念。近日道路流言，於先生頗爲不利，僉言貴刊因已得官價配紙，態度漸趨轉變。先生之清操亮節，弟所深知，然嘖嘖煩言，三人成虎，亦不免於惶惑矣。弟於此事，至爲關切，盼能以詳情見示，用釋鄙懷，忝在知交，當不以爲瀆也。

謠言是那一方面傳出來的，我們不知道，也無意知道，假如是由配紙而起，則四月二十六日蘇聯方面在滬主辦的「時代日報」的出版消息有左列一段記載：

「觀察」週刊主編儲安平日前赴京列席國大，已於日昨返滬。聞該刊自下月起，新增配紙一百八十令，合共三百令，故將在百物飛漲時維持舊價云。

編者曾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九期上寫過一篇「國大評論」。編者爲想評論國大，曾去南京，借了朋友的來賓證，到國大會場旁聽一次。就是中共辦的華商報，也常刊南京通訊，所以到南京去採訪新聞，想來不致被視爲和政府有何勾結。編者在「國大評論」文中曾述及我曾到國大會場旁聽過的話，故「時代日報」所刊編者赴京一節，仍係根據編者「國大評論」一文而來。但在普通常識上，旁聽與「列席」有很大的分別，「時代日報」稱我爲「列席」，究係筆誤，還是另有意味，我弄不清楚。至於配紙，衆所週知，都是每季一配，向無每月一配之事。這半年來，我們向書業公會提過好幾次抗議，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我們還去了一封信，說我們在四、五、六三個月中用了一千一百令紙（週刊及叢書），而他們仍給我們三百元配額，祇夠買六七十令，僅數本社實際需要量的十六分之一。說到頭來，自有配紙制度以後，截止今日爲止，我們一共還祇拿到一百三十令紙，（僅數本刊半月之需）。假如「時代日報」該項記載，是一種惡意的中傷，那末我們承認，他們的確相當成功了，因爲文化界中到處都在傳說，說「觀察配紙增加了，態度轉變了。」最妙的是，天津益世報的上海記者，把「時代日報」這個全無根據的消息，全文照抄，打了一個電報到天津。我們曾分別正式去函時代日報及天津益世報更正，除此之外，我們無意作任何闢謠的解釋。我們還是一貫態度，如我們在第三卷報告書中所說的：「我們對於一切誤會、傳說、曲解，不急急於辯護、闢謠、或解釋。祇要我們自已脚根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關於政府方面對於本刊的種種，編者不十分詳細，茲謹就所知者，報告如下。三月二十日，編者接上海市政府新聞處來函，邀去一談，當在上海市府新聞處看到了內政部給「觀察」的警告，罪狀是「言論偏激，歪曲事實，爲匪張目」。這個公文是我親眼看到的，不過有一個謎始終不能解答，卽這個公文我們始終沒有收到。當四月八日大公報載「時與文」和「世界知識」受到警告時，我們心中還暗自疑心，以爲新聞登錯了呢，因爲內政部警告本刊的公文，是編者親眼目睹的。不過我們後來也沒有去查理此事。由於最近傳說政府打算查封「觀察」，我們才知道在二三月間，有人已想查封本刊，但內政部未將查封命令發出，可能這就是那個警告令的來歷。目前政府對於「觀察」最傷腦筋的一部分就是我們的軍事通信，據說在最近半年，政府中好幾方面的高級會議，幾次討論到這個問題。政府把這個問題看得極其嚴重。我們的軍事通信實際上也祇是報導事實，但事實的發展，常與政府不利，所以政府認爲我們這種暴露性的文字，頗足影響士氣。最近南京新民報被封，政府曾公布一篇罪狀，據傳「觀察」也有同樣的一張單子，把過去我們所刊的文字，一一開列。對於封不封的問題，編者已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表明態度，此處不贅。政府對於「觀察」當然是討厭的，也許從「軍事通信」開刀，在技術上最爲順口。不過目前所有的刊物，大都刊有有關戰局通信，假如因爲刊載有關戰局的通信而要查封，則恐怕將來所有的刊物，都祇好被封大吉。我們不知政府對於這種情形，卽每一個刊物都有戰局通信這一情形，如何處理。至於本刊，這半年來，有人好幾次勸我們不刊戰事通信。我們的原則很簡單：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權力」，但我們絕對不願因爲外來的意見而改變我們的編輯政策。我們的編輯政策是獨立的，不受外來干涉的。我們在商標上標明 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兩字，Ind pendent（獨立）是我們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們所以如此者，就因爲我們認爲：要維持完整的人格，必須保有獨立的意志。這個原則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小康之局・如何實現？

孫克寬

一、

在平時，好談現狀的朋友們，談到現局，都慄慄危懼！大家對未來的推測，會有「玉碎」與「瓦全」的兩種看法。前者是我在本刊四卷八期所刊「重演歷史？創造歷史？」一文中所提到的第一條路，當然太悲慘了！後者便是本文所要論的「小康之局」。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今天固然有許多足夠危險的條件，但偶然性的擴大到可能抵禦危機的程度，依然可以克服這種必然性的；這是上篇文章會談過的，現在打算列爲第一種可能的小康之局。其次，空間的條件，可以抵塞住時間的前進，地理與人文的條件（量的擴張），也未嘗不可轉換內在的變化的，（質的變化）。這個例子，現代與古代都是有的；這是本文裏打算提到的第二種小康之局。前提既明，再說本文。

二、

不知道是不是由於中國人的心理不健康？抑或眞是中了二千年來「文儒」之毒？我們歷來的政權掌握者，都顯着有點固執，「因時乘變」的地方，總嫌欠缺。請以宋明爲例。在北宋的末年，金兵毀約之後，那時以不能抵禦將亡的契丹的兵力，還要來收復燕雲十六州。不在河上幾處舊戰壘，堅守禦敵，還要到大河以北的平原地帶去浪戰；軍略上已不可解。金兵圍城之後，遷都南京之議不行，親王重器，全萃汴京，也不思疏散，也不肯在上面的關陝、下面的江淮，建立據點。設若不是趙構巡徼在外，豈不是「靡有孑遺」了嗎？政略也可謂至笨至蠢；明末，流寇在內，滿洲在外，無論怎樣，也是注定崩潰了。那時也有人進言議和，獻計遷都，在理，總要擇一而行。偏偏不肯降志夷狄，又泥於「國君死社稷」、不離開北京一步。東南、西南，又不派重要大員鎭撫，（史可法僅是陪都兵部，所統的祇是淮南一道的兵力）才弄到全盤瓦解的結局。分析這類情形，不外是自尊心過甚的原故。小時讀四書，讀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總覺得可笑而又可憐！當着國事到了這步田地，還不從頭檢討，改變作風，那還有變說的!?

翻開西洋史看，西方民族的政治藝術，就高明得多了。現實，是從事政治的信條；面對現實，解決問題，是西洋國家的自存之道。他們決無「成仁」的觀念。打敗了仗便投降，爬起來便再打。法普的兩次戰役，和這次大戰中幾個國家興亡的事例，可以說明。在內政方面，最妙的是英國向反對黨學習的政治格言。政黨幾無固定的主義可言，祇是以階級的類別團結在一起、迎合着選民的需要、訂定政策。二百餘年來的保守黨，對內政革新，已不知道多少次！現在執政的工黨、對社會主義的執行，也不知修正了若干點，以贏得政權的在手。西方與東方對比，處處可以看見人家比我們活躍，進退自由。這是我們今天值得向人家學習的。

今天實在到了非變不可之勢。此之所謂變者，還不是制度、機構和政策，最要的是政治邏輯和支配政治的觀念。從前是主觀的，甚於個人意志的，今天以後，却要向環境學習，變爲客觀的，配合人民需要的。何以故？當前的政治軍事，處處呈現着形式化、僵硬化、流入被動和拖的局面；病象固在於官僚政治的存在，病根却在於不會了解施政對象，不會估計本身可能獲得的政治基礎以及可能使用的鬥爭力量，才鑄出當前的種種錯誤。假如從客觀地打算，從廣大的人民方面打算，必不致做出種種徒勞無益的事情。

所以，今天來談小康之局，也要準備着「小康」的可能條件。

三、

在未談如何實現未來局面的條件之前，先來估計可能實現的兩種「小康」局面的形態：

其一是全面的，姑且名之爲「現狀的自我改善」。如前所說，把現在所用的政治邏輯和政治觀念，一齊放棄；而另以新的觀點來處理事變，處理政治對象的人和事。藉着「實行憲政」、「還政於民」之名，跳出舊的窠臼。毀棄了整個的官僚體系和官僚政治的作風，訂立政治的重點，一切向此重點看齊。無情地打破傳統的血緣關係、派系關係，一切以國家的實際利害爲主。以民主的精神，行民本的政治，歷史上如王安石用之於北宋，張居正用之於明，史例證明，此種改革的成功，並非絕不可能。

其二是部份的，也可以說是自下而上的。地方政治軍事的當局，憑藉着環境條件，有担當地打破現狀的約束而自已來一套！這一套恰恰適合於當地的人民要求，本身先立於不可敗，進則担當全局，以新興的力量，代替舊的力量；退則保境安民，等候大局的轉變。這種事例，在中國從前，如西晉喪亂後的河西張軌、唐末的吳越錢佗，乃至西漢初期的南粵趙佗，皆不失爲一個好的例子。此次世界大戰，歐陸風雲，而土耳其、瑞典幾個國家，依然能够闔境自保；可見從陸沉中保全一兩個孤島，也未嘗不能做到。

於此，必須來討論條件問題。先自第一種的形態說：對全面的現狀改善，幾年來都有人在想，並且做這個運動。但所以不能實現，或不能澈底者，我以爲是不會了解中國政治的眞病所在。中國政治的眞病，一在「表」一在「裏」。「表」是以軍治政，以實力的强弱，來決定政權的消長，以致軍略支配政略，如不羈之馬，愈跑愈遠！只有軍事的直線發展，失掉政治的延伸支撐。「裏」是儒家「大一統」觀念在作祟、「正名」觀念在作祟、「親親」觀念在作祟

。由於大一統的觀念，因此需要硬性的形式統一，而忽略了「自然結合」的條件；由於「正名」，競爭道統、爭法統，寧可舍掉最嚴重的實際鬥爭，而來從事虛名的選舉，與各種形式的大會之召集；更由於親親的封建意識，政治上、軍事上，統產生以地域、以血緣、以其他利害相同的關係，結合而成的派系，構成今天的各種矛盾，來摧毀政治效率。如果要進行現狀改善，我以為這表裏二病之驅除，是唯一的條件。從這裏入手，而來着手檢討當前政治的措施，軍事的部署，才能找到接近人民需要的一條路。同時也可以真實估計到自身究竟還有多少力量。今天有志革新者，不着手促成此種條件的實現 而祇是寄改革的希望於文字的建議，終久是幻想而已！

其次，假定第一種形態不可能實現，便要討論第二種形態的實施條件：我以為應分兩點，一是基本的態度，二是實現的環境。基本的態度，我以為應該出於救世與救民的動機，不得已而後出馬的！孟子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的政」者是。今天下滔滔，殺機盈溢，善良的人民與人民中善良的智識份子，幾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們有一個共同心理，是反暴力、求生存；因此他們的需要，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政治措施，與比較不殺人、不殘暴、不聚斂的政府。他們更需要一個比較安定，能够稍理生業的社會環境。如果能把握住這種心理，並適合他們這些要求，廣大的政治基礎便不難迅速獲得了。至於如何是合理的政治措施，我們以為只要「一反其道而用之」！能够把現在矛盾的政令，繁複的機構，浩大而不必要的開支，以及痲痺的政治機能，一一對症下藥，使他糾正過來，政治便可慢慢上軌道了。

以上所說的基本態度，仍不脫主觀的願望；最要緊的還是安排如何實現的環境。我以為環境的安排，有自然生長的和機會造成的兩種可能。前者如所舉史例，河西、南粵之類，現在並不是沒有，在舉國擾攘中，還未被烽火燃燒的，並不止一處。後者，如吳越錢鏐，介處兵間，還能存在，那就全看當局者應付的機智了。不過此處要注意的，一種環境的安排，不應該全任自然，也不應該一切聽命於治者；而是要通過人民的公共意思的一種運動。或造成實現此種環境的推動力量，以迎接此種局面的到來。

四、

中國今天，正處於矛盾紛紜的國際環境中。一百年來，內憂外患之剝削，使她失掉獨立自存的力量。在國際集團中，不入於楊，則入於墨，在兩大集團勝負未分之前，投到任何方面，皆有其可慮的危害，同時也不容舉國一擲，投任何方面。外鑠到內憂，內部的紛爭，幾於不可避免。在矛盾中求生存的方法，最可能避免戰爭的方法，已因政協破裂而失掉最後的機會。三年以來的殺戮戰爭，說明了消滅某一方面之企圖，殊不可能，其勢必至於相持。也惟有相持，才能勉強延緩國際戰爭的爆發，為國際的兩大集團間的雙方都盡其調節的作用。相持局面的造成，其前提為「小康」的局面之出現。明知道這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可是「瓦全」，到底可以保存一部份元氣。如前所說的兩種小康局面，在目前都有促進的可能，不甘於死亡的善良人們，還是努力來求其實現！生存第一，人民第一，這是對小康之局的唯一要求。

七個月來的中國經濟情勢

管移今

一九四八年已經過去的七個月，是中國經濟急劇惡化，人民生活愈益苦難的時期，這從物價變化的情形反映得最清楚。

八年多的長期抗戰，物價不過漲了二千四百倍。勝利迄今還不滿三年，上海物價較之三十四年九月却已漲了一萬四千倍。重慶時代的物價漲風，比之目前已是微不足道了；尤其今年以來，更是驚人。七月第三周的物價總指數為戰前的四百七十八萬倍，較之去年十二月最後一周上漲三十倍。其中以紡織品上升三十五倍為最速，依次為燃料上升三十四倍，食物上升三十一倍，金屬上升三十倍，建築材料上升二十九倍，雜項上升二十八倍，化學品上升二十倍為最緩。紡織、燃料、食物這些主要必需品的劇烈上漲，是人民生活負担加重，造成人心恐慌的由來。在政治經濟的基本形勢未改變以前，今後物價仍要加速度的增漲，而民生必需品——食物、紡織、燃料等漲勢，恐怕還是一馬當先，這自然是對廣大的農工及薪水階層的威脅最大。

通貨膨脹、物資缺乏、戰爭破壞、投機囤積、心理關係，都不失為物價上漲的原因。然而，其中主要的亦最為人所詬病的還是通貨膨脹。而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實為政府開支太大。所以如何開源節流，大量削減通貨的膨脹，實為今天最關重要的急務」（七月二十四日翁文灝廣播）。其實，在「戡亂」第一的「國策」下，非僅「開源節流」是句絕對做不到的空話，而且塞源擴流的自殺措施，還要繼續推行；通貨膨脹的魔掌，將要無止境的抽取人民的血汗。根據政府的收支報告，抗戰結束以來每年稅收總額，僅佔各該年實際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不敷之數，要靠增發紙幣來應付。今年上半年收入不足一百萬億，支出約有四百萬億，一般估計截至六月底，發行數為三百萬億左右。據中華時報消息，六月以後，每日發行為五萬億，那麼到七月底為止，發行數至少為四百五十萬億，等於戰前的三十二萬倍。下半年預算，據傳支出為一千萬億，收入為五百萬億，按照上半年增加比例，收入以增加一倍計，共為一千萬億，支出以增加三倍計，共為四千萬億，收支不敷三千萬億，仍要依靠發行彌補。這樣看來，到年底紙幣發行數當為戰前的二百四十餘萬倍。因此，財政赤字問

題，如無法解決，則通貨膨脹根本就沒有削減的可能，從而經濟危機也絕無和緩的希望。

通貨膨脹是由於財政收支不平衡，財政赤字是由於稅源枯竭，稅源杜塞是由於生產衰落。我們向以農業國家自許，先看看農業生產情形：眼前無數的農田，已化爲戰場。大量的農業勞動，一批一批的被徵入伍，天天在做殺害人力消耗物力的蠢事。而徵實徵購、捐稅攤派以及地主高利貸者對農民的苛刻剝削，把整個農村生產力弄得敗壞到極點。行政院長也承認鄉村人民納稅遠較都市爲高的事實。河北省參議會議長說，物價如此之高，一畝地要出一石稅捐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賦稅超過了收成，怎叫人民活得下去（一月十五日大公報）。而今在人禍之外，又加上了天災，春間粵皖豫等省的旱災，近一個多月來各地水災，粵、桂、閩、贛、鄂、湘、川、皖、蘇等九省，無家可歸的受災農民達兩千萬，被淹沒的農田總面積約在二百萬畝以上。據初步估計糧食損失約近一萬萬担，其中湖南約四千五百萬担，安徽二千五百萬担，閩贛二千萬担。損失總數超過去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一以上，對今後的民食問題，有極大的影響。

工業方面，也因爲砲火連天，原料缺乏，銷路阻塞，捐稅繁重，資金短少，動力不足等關係，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以天之驕子的紡織業來說，生產量僅及戰前的百分之八十，未能充分發展的最大原因，是原料缺乏。現在全國有四百五十萬紗錠，每年需要棉花一千一百萬担。據政府報告，去年棉花產量爲一千一百餘萬担，然而政府統治區所能收到的棉花，只有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全控制在另一個區域。因此紡織業受原棉不足影響，減產之聲時有所聞，中小紡織業宣告停工的更多。以全國工業中心的上海爲例，從去年年底到現在，紗廠大都靠外銷紗布交換外棉來維持。去年各紗廠平均有三四個月的存棉，今年二三月尙有兩個月存棉，六月二十四日棉紡公會調查平均只有二十多天的存量。原棉既感到恐慌，紗管會又無法緊急援濟，迫不得已，經棉紡公會決議先行減工百分之二十，將視原棉供應情形，再行酌量增減（六月二十四日新聞報）。他如內衣工業最近已減產三分之一，毛紡工業現在每月只開工十一二天。捲烟工業在中國僅次於紡織業麵粉業，居我國輕工業第三位，納稅佔物貨稅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目前亦因原料上漲遠超過成品，產量一落千丈。上海去年十二月份出產爲十七萬八千箱，今年六月份却不足十萬箱，計減產百分之四十六。橡膠工業停工的已達三成，其餘七成多在減產中勉強維持，火柴工業生產量，僅及現有設備的百分之五十五，肥皂工業有三分之二、製藥工業有三分之一均已停工，鋼鐵工業有百分之七十的廠家陷於半停工的泥沼。此外，絲織業產品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外銷，過去政府收購原料辦法不妥，外滙政策欠當，也是一籌莫展。而在另一方面，由於內戰範圍的擴大和破壞的兇慘，以及通貨膨脹剝盡了人民購買力，工商業又發生實銷淸淡的悲景，發生坐食的危機，最近更來了價廉物美的日貨威脅，兼以政府種種管制，把城市經濟也逼得走頭無路，甚至一向與貧民生活息息相通的上海九百餘家典當業，也面臨崩潰的邊緣，將要繼嘉興、常熟等地大部典當歇業而陷入停頓狀態。

生產是社會組織的物資基礎，是國家生存的眞實憑藉。社會經濟既趨於萎縮，內戰又加速它解體的過程。人民處在這種混亂的環境下，自然感到沒有出路而失望，而對現狀不滿。於是富豪們看到窮人之可怕，把大量資金分批逃往國外。單就香港一地而言，華人存款已達十五億港幣，合美金三億五千萬元，無怪乎行政院長翁文灝要驚慌失措的說：「游資不斷逃往香港，將使上海變成眞空」。辦工業的人，也因爲局勢日非，資本沒有保障，原料無法輸入，國內銷路無法打開，而實行工業南遷。去年在香港新登記的工廠，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國內南逃資金開辦的。今年一月至七月一百八九十家新登記的工廠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國內移去的。以南流資金及機器而創立的工廠，以紗廠佔首位，約有十五萬錠，其他尙有搪瓷廠、織造廠、印刷廠、化工廠、電玉廠等，資金總共約二億五千萬港幣。工廠外移，就是生產力從國內逃走，就是國民就業機會減少，就是財政收入短縮，就是削弱國力，就是增加人心恐慌，而引起社會更大的不安。

現在人民因受不了生活壓迫，要求改革的聲浪，從四面八方悲壯地傳出來，農民在鄉村已展開平分土地的鬥爭。當局已認識事態的可怕，除以全力鎭壓叛亂而外，在主觀上還不斷企圖打開經濟的僵局。例如改變外滙政策，公佈結滙證明書辦法，開放自備外滙等，無非是想促進出口貿易，爭取僑滙，導回存外資金，以增多外滙收入，轉而用以購買進口物資，充實「戡亂」的經濟力量而已。然而主意雖好，辦法雖新，却有爲時已晚之慨：（一）在兵禍天災交織下，一般生產日趨消蝕，國民經濟破敗不堪，出口物資怎有獨榮之理。（二）大局動盪，現有資金尙且力圖逃往海外，現有工廠尙還設法南遷，除非是白癡，在這風雨飄搖的年頭，誰願把資金送回不安的祖國，誰肯把資本投向戰亂的火海？

政府另一應付經濟危難的希望，就是依賴美援。中美雙邊協定簽字四天之後，美援運用委員會聯絡專員嚴家淦以興奮的心情說：「此次美援，着重於國內生產建設，俾能達到自力更生之目標。同時更望能藉美援之運用，對國內發生反通貨膨脹之效果，拋集美援物資，收回一部份通貨，穩定經濟，尤屬當務之急」（七月八日申報）。誇大了美援作用，終久是要落空的。首先，對於此次協定，已經有人指出比之民國二年袁世凱與五國銀行團訂立的金幣借款更不利於中國，等於放棄了保護關稅政策，使中國更進一步的走上殖民地的道路。其次，就美援的經濟價值說，四億美元中除一億二千五百萬用於軍事外，經濟援助不過二億七千五百萬元，減去六千萬建設專款，所能用於購買物資的只有二億一千五百萬元。使用期以一年計算，每月僅有一千八百萬美元，以七月第三週美鈔黑市價格折合法幣，亦不過一百一十餘萬億元，充其量只抵得上七月份發行數的三分之二（低估的發行數），根本談不到反通貨膨脹，解救不了財

政困難。再看二億一千五百萬元中七千萬元的糧食，折合白米亦不過五百餘萬担，等於今年水災損失量的半數。美援中七千萬元的棉花，亦只有三十六萬包，合一百五十萬市担，等於我國抗戰前一年棉花生產量的十分之一。因此，寄望美援穩定中國經濟，乃自欺欺人的謊言。

政府克服經濟敗局還有一個想法，就是錯估管制政策的效力。自六月漲風以後，設立經濟管制局的論調，又瀰漫全國。其實，十一年來政府對於管制工作，從來沒有放鬆。燃管會、紗管會、工商輔導處、金管局、經濟檢查隊，究竟做出些什麼成績，這是值得檢討的。國家拖到這種地步，還迷信硬性的政治干涉可以挽回經濟頹勢，實在是個危險的傾向。我們應當認淸，今天特等頭等資本家的資金，早就安排到美洲。二等資本家的資金，也逐步轉移到香港。留在國內運轉的資金，除一部份是投機家的(包括少數大資本家)，其餘都是屬中小工商業的。如果要施行極端的經濟管制，那只有促進資金的再逃走再退藏，那只有阻塞商品運轉，助長物價上漲，結果被犧牲的是中小廠商，徒使財富再度向少數人集中。近來上海有些報紙一再强調設立最高經濟管制機構，我們只要分析各該報的背景，和其所代表的集團，就不難瞭然其用意所在了。

「在此戡亂時期，第一重要的是供給軍費。我們有五百幾十萬戡亂人員，開支非常浩大，而稅收之加高，不能與物價指數相等加高。要一切工作合乎理想，是非常不容易的」(翁文灝在立法院報告)。這倒是相當老實的陳述。的確，分析今年以來的國內經濟大勢，所看到的只是一片饑餓、苦難的畫面，絲毫沒有令人樂觀的地方。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日趨尖銳，剝削與被剝削的鬥爭愈形惡化，進步與倒退的對立愈加明顯。這適應歷史與反歷史的兩種力量的角逐，到了發生決定性的變化時，也許就是中國經濟從腐爛的地殼中，生長出新芽的開端。

平抑物價乎？管制收益乎？

羅堅白

今日經濟瀕於崩潰，政府與人民皆皇皇然不可終日，大家認物價狂漲爲崩潰之要因，乃一致呼籲平抑物價。然平抑物價工作，政府非未努力，現在甚至竟欲乞靈武力，作平價政策之後盾，不惜藉恐怖手段，阻遏漲風。

物價之漲，所以成爲經濟之威脅，乃因人民收益，有與物價成正比例者，亦有與物價成反比例者，遂促使社會財富再分配，而其分配又無秩序可資遵守，等於一種殺人不流血之掠奪，全國競事掠奪，不事生產，經濟焉能不趨崩潰。假使雖然物價上漲；而掠奪並不隨之風行，即人民收益與物價之比例，正則大體同率俱正，反則大體同率俱反，物價不被利用作掠奪工具，則縱因物資缺乏而物價上漲，最惡場合，亦不過使人民享用，一律較從前有某種程度之降低，不致毀及社會財富分配之秩序，於經濟之基礎無傷。

作者嘗困心橫慮以思之：物價因何能被利用作掠奪工具？則以現行貨幣交易制度，純由掌握物資之賣方私定價格。買方迫於需要，在物資缺乏之時，固不得不任其取求，即在物資豐盛時，買方得自選擇廉價，然所謂廉價，實亦不過多數握有物資者所示各種價格中較廉之一種，其決定權仍在賣方。買方既不能與賣一辭，國家社會亦無從干涉，乃任憑地位堅强之賣方，專從個人收益觀點，控制交易，此實人類分配制度之病根，其症狀今已發作於全世界，而在中國爲尤烈。

按人類合法經濟生活之一般程序，在交易制度以前，只有「勤勞」「生產」「享用」三個階段。在交易制度以後，貨幣制度以前，演變爲「勤勞」「生產」「換取」「享用」四個階段。在貨幣交易制度以後，再演變爲「勤勞」「生產」「收益」「換取」「享用」五個階段。程序愈繁複，生活愈方便，然弊害卻隨方便以俱來。即交易制度發明「換取」，予人類以換取非自己生產物資之方便，同時貽以投機取巧，孰少換多，孰劣換良之弊害。貨幣制度發明「收益」，予人類以收益輕靈貨幣，控制笨重物資之方便，同時貽以擴大投機取巧追求一本萬利之弊害。遂致人類反將勤勞與生產置諸等閒，甚至雖欲勤勞生產，亦難乎爲繼。於是經濟變成無本之水，此乃中國經濟之現狀。

作者計劃使人類經濟生活，仍能保存貨幣交易制度之方便，而除去其弊害，爰主張管制收益。其要旨在由國家社會干涉賣方索價，而授權買方監督實行。即由政府站在國家社會立場，估計人民各個勤勞所值，而核定其收益之極限，務使任何人不能超過此限有所收益，並將賣方所掌握物資之成本，由政府一一加以證實，絕不容其過份抬價以圖倖得。其具體辦法如下：

以現在貨幣作爲「需幣」，其意義相當於「享用許可證」，使代表物資。另外發行一種具有「收益許可證」意義而代表勤勞之「供幣」其單位一如現行貨幣，有元角分等。在交易中，賣方以物資換取需幣，同時須將與需幣相等額之供幣，連同交付買方。各種勞力勞心工作人員領受薪給，亦須以等額供幣換取需幣。

此項供幣，由政府按照人民所從事職業對於國家社會所需要之輕重緩急，參酌其個人學修程度之高下淺深，並其過去成就之有無多寡，分作若干等級。每一等級，規定其應有之收益極限額。政府每年在上年底，銓審每一成年人民全年收益極限額一次。每月於上月底，發給每人平均一個月份收益極限額之供幣一次。自第二年初，政府令每一人民，每月繳還發行滿一年後之供幣，其數相當於上年度每月領取額之半。滿二年後之供幣，只許有新增產業之人民，連同產業目錄，向政府登記存儲，至必要時，請求換發新幣。滿三年後之供幣，一律作廢。

初行供幣時，凡財產轉讓，准向政府申請特發供幣，但同一財產如再轉讓，政府不再特發。又因國際貿易，從不行供幣之外國輸入物資，亦得於入口後向政府申請特發供幣。至從本國輸出物資赴不行供幣之外國，則政府應在其出口前，繳收其多餘之供幣。政府在登記存儲新增產業所保有作廢前之供幣，及特發轉讓財產所需供幣時，均須考慮各該產業或財產對於國家社會之影響，而課以稅捐，以資調節。

在此種貨幣交易制度之下，凡接受需幣者，除政府向人民征取稅捐以外，均須以等額之供幣付與對方。人無供幣，縱有自己生產之物資，但不能收益需幣，即不能換取自己需要之物資。故在交易中，任何人不肯犧牲其索取供幣之權。因此國家社會干涉賣方索價辦法，得有人民普遍而自然之監督，不難澈底實行。社會上不勤勞而享受之分子，只有坐待淘汰。至於肯勤勞而能力優越者，仍得享受特別豐厚之生活，俾社會各盡其能，各取所值。此種制度，因供幣與需幣相輔而行，可名之曰雙幣交易制度。

例如有經營織布業者於此，以需幣三百萬元設置廠房及機械以百萬元購入棉紗及其他原料，以五十萬元支付勤力運輸職工薪給並雜費，在一個月中，產布十萬疋。此經營者之收益極限額若為全年二十四萬元，則此一個月中，可由政府領得供幣二萬元。此廠房連同機械若可耐用十年，則設置時所得供幣三百萬元，可提用二萬五千元於此一個月中，故此人手中現有供幣，為原料百萬元，加各種支付五十萬元，加本人收益二萬元，加廠房折舊二萬五千元，共一百五十四萬五千元。以十萬疋布除之，每疋布之價格，應為十五元四角五分。此人縱欲以十五元五角之價出售，亦不可得。蓋此人既無每疋五分十萬疋五千元之額外多餘供幣，而買布者亦無人肯損讓此每疋五分十萬疋五千元之分內應得供幣。

此人如必欲高抬賣價，只有將設置廠械時所得供幣過份挪用之。然在登記存儲以後，挪用既不可能。登記存儲以前雖能挪用，然將來若欲將廠械轉讓於人，必來供幣之不足，則反減削廠械之價值，無異剜食本身血肉以果一時口腹，豈非愚之甚者。

如此則營織布者之收益，仍不過每月應得之二萬元，無異受雇於人每月領取薪給，誰肯出資以營織布？不知彼如不自營織布，亦不受雇於人，則雖有每月二萬元之供幣，只好靜候過期作廢，不能獲得需幣一分一毫。且每人雖有收益極限額，並非事實上均能達到極限，而自營者較受雇達到極限之可能為多，故能自營者，何樂而不自營？

然營織布者，可直接以布換取彼所需要之物資，而將其餘者以過份高價賣出之，則如之何？曰：物物，直接交換，數量若小，影響有限，數量若大，則不便殊多，政府乘其不便，固不難嚴厲禁絕之。

然彼如囤布不賣，將如之何？曰：一種物資，既超過自用量，亦不能直接換取其他物資，若又不賣出，則等於珍藏泥土，在經濟上毫無價值。且囤物過久，不僅不如過去能待取善價，原有隨物收進之供幣，不向政府登記存儲；則過期作廢。登記存儲，則政府有機會查究其歷久不賣之理由，亦不難嚴厲禁絕之。

然彼如利用布荒，於賣時強迫買者不要供幣，否則不賣以挾制之，又將如之何？曰：此更不足慮。蓋法律本可准許買者或旁觀任何人，於事後控訴在交易中不付供幣之賣方，而加以制裁，且買者若知賣方終不能囤布不賣，且知不要供幣乃自己之損失，當無肯接受其強迫與挾制者。此則關係政府宣傳效果如何，在初行供幣時，尤宜注意。

然彼若以經營得當，所織之布，視他家物美而價廉，則政府可於次年適當提高其收益極限額。彼若能進一步，在國內市場驅逐外布，或更進一步在國外市場與外布相角逐，為國家填塞漏卮，爭取挹注，則自應更予提高，以報酬其功績。

上舉雖僅經營工廠者之一例，然經營農場商店者，其所獲利潤，最多亦不過相當於其本人所有收益極限額。至於公教人員及雇工雇農，其收益原受政府或聘雇東主之限制，供幣發行後，政府代替一切聘雇東主，且眞有自由為公平而合理之管制，社會上又已不再見不流血之掠奪，其淒慘之生活，必大有所改善，均可舉一而反三。總之，全國人民如欲增高其收益，只有加倍努力貢獻於國家社會，而待次年被銓審提高收益極限額，投機取巧，自然絕迹。然此並非全國人民，均將如現在公教人員及雇農雇工，在每日延頸待望提高生活指數中，不得不忍受極端貧乏之謂。只須其勤勞之功績，能被認為特別優異，政府儘可代表國家社會，使其收益公然凌駕今日最大之投機奸商。

或問供幣何以須要過期作廢？曰：供幣發出以後，有兩種場合須要作廢。一為領有者坐食而不參加生產，或其生產成果，事實上不能達到收益之極限，致滿二年猶未一度用出，是為未曾生產之供幣。一為購買享用所需消費物資而收進者，原與俱來之物資雖已無存，但仍可使憑附其他物資，起重複換取需幣之作用，是為已經享用之供幣。

按供幣之任務，本為隨伴物資，而代表該物資所經歷之勤勞，在交易中，賣價之數字，等於賣方所持有供幣之數字。即被交易之物資，自生產以迄歸於賣者掌握，其在途程上所曾蒙受人類勤勞之恩惠，一一表現於賣者所持有供幣之數字中。故能使賣方不得藉口成本之高，以圖抬價倖得。若供幣之未曾生產及已經享用者雜其間，將使物價中含有非勤勞成分，則與發行供幣之本來目的相違，故兩者均應作廢。

關於供幣作廢之期限，在規定前，應有兩種考慮。

一為生產品之完成。在生產品完成以前，供幣在勤勞者手中，可能有一時期之蟄藏不動，而蟄藏期如以農民為標準，應估計為一年，即應將供幣之流通期限定為一年。蓋農民終歲勤勞，可能僅於收穫後一度使用供幣。然現在工業生產程序，自購料以至出品，倘不分工，可能延長若干年。茲姑以農業生產品

完成期間之兩倍，作爲供幣之最長蟄藏期，而將其流通期限，定爲兩年。

次爲生產品之銷售。就整個國家社會言之，一年內之生產，通例以足够次年之享用爲最低目標。故本年內之生產，在原則上，應維持整個國家社會消費至次年底，猶有剩餘。故生產品至次年底，銷售應猶未畢，在生產時，因各種支付而收入之供幣，不得不仍令流通。此又爲規定兩年爲供幣流通期限之另一理由。

或又問供幣何以須要於兩年流通期滿後登記存儲？曰：供幣經領有者一度用出後，輾轉授受，不知底止。收進者均有其正當之來由，用出時却須等待適宜之機會。若正出之機會未至，而流通之期限已滿，則執有供幣者，難免蒙受損失，而供幣將因剩餘流通期限之長短，而伸縮其價值，自不得不設法加以補救。按執有供幣而需要長時間等待用出機會者，莫如投資於生產事業而保有產業——即生產財如廠房機械等——之人民。此項產房機械，如能耐用十年，則購置時所得供幣，應分期隨伴生產品之售賣而用出，其最終用出且應在第十年。故流通滿兩年後之供幣，特准保有產業者向政府登記，至其產業所值，可聽自報。因課稅關係，不必過慮浮報。此項供幣，政府應暫予凍結作爲存儲，俟其售賣生產品，或轉讓廠械時，換發新幣。惟已登記之產業，不准重複登記，故被登記之資格，限於新增之產業。

或又問人民照收益極限額領得供幣後，何以須於次年將其半額繳還政府？曰：按上述一年生產兩年享用之原則，人民個人每年所享用者，應爲其一年收益之半額，故滿一年後應有相當於此半額之供幣，係上年度購買生活必需品所收進，餘存每一成年人民手中。此項供幣，即爲已經享用之供幣，原與俱來之物資既已化爲烏有，若不將其繳銷，難免被反覆利用，使其他物資之價格，加入非勤勞成分，即使賣方得將自己享用之負担，轉嫁於買方。

或又問人民收益極限額，係每年銓定一次，何以供幣之發給與繳還，却須分月實施？曰：以普通月薪階級爲標準，若每年一次，將全年收益極限額之供幣發給之，則供幣之流通期限，在十二月用出者，實際上只等於在一月用出者十二分之一，亦將影響供幣價值之穩定。又一次使人民繳銷全年應繳之供幣，倘在年初行之，可能因供幣之一時緊迫，使其分內之收益停頓或減少。倘在年底行之，又可能因供幣之累月積餘，將予以轉嫁自己享用負担於他人之機會。

或又問人民以其省儉積蓄之需幣，借貸於人，或投資於農工商業，可否亦准收取相當之利息？曰可。蓋省儉所需要犧牲精神及努力，實不亞於勤勞工作，有時甚或過之。且積蓄成爲資本，若善用之，當有貢獻於國家社會，故准其另獲收益，亦屬合理。惟政府爲國家社會繁榮計，應豫籌全國農工商業在當年內共需要若干新資金以圖發展，而規定其適宜之利率，並准人民於收取利息時申請特發供幣。然有時農工商業已達繁榮頂點，如再發展，將引起經濟恐慌，甚或逼使國家對外冒險，則政府亦可藉減發或停發收益利息所需之供幣，以節制之。

或又問人民若以需幣直接收購供幣，將聽之乎？曰聽之。蓋供幣在流通期內，若等值而購之，購者無所得，必貶其值。貶值爲售者之損失，然彼不肯勤勞，或雖肯勤勞而能力不够收益極限額之水準，始有供幣之餘剩，其損失不値同情。此雖在購售雙方皆爲一種倖得，然當人雖餘剩供幣，當無鉅額，有相當鉅額餘剩，而肯出售者，其惟過去在業務上有功績之人民，現在或因種種意外，不得已而爲之。此種倖得，在售者爲甚於過去努力之餘蔭，在購者亦可視爲代國家社會救濟過去有功績者之報償，似倖亦實非倖。況供幣經逐月繳銷逐年凍結以後，其遊離待售者，爲數應不甚寬綽。又當政府停發或減發收益利息所需之供幣時，只供需兩幣均有餘積之人，獨能借貸投資生息，是供幣之遊離者，亦並非絕無出路。若直接以售諸人，雖貶值不能太甚，可見購售雙方之倖得，均極有限。

供幣通行以後，有許多附帶收穫，爲始料所不及。例如新增產業之登記，可使過去在中國橫遭阻障而不能實行之新稅制，如利得稅、土地增值稅、財產稅，可以推行無阻。因登記時產業所有者，以少報多，則自強加負担。以多報少，又只有坐待供幣之作廢。又如政府征收稅捐不給供幣，可使稅捐之負担，不被轉嫁於他人。因納稅者未會收得供幣，無法將所繳納取償於賣價之中。又如初行供幣時，財產之轉讓，及從外國輸入物資之出售，均須特別仰給供幣於政府，可使遺產稅及關稅之漏報一掃而空。因無供幣不能售出，漏報則特給之供幣少，而售價亦隨之小，通常稅率不過從價幾分之幾，價之損失，當然大於稅之損失數倍或數十百倍，實屬得不償失。

此外尚有一種附帶收穫，其意義之重大，不讓於根絕奸商投機；即現在中國文官浮報開支，及武官吃缺截餉之惡弊，均可不禁自止。蓋需幣付出，皆應換得等額之供幣，若非眞已付出，則報銷時繳還供幣，無法足額，即爲浮報開支及吃缺截餉之確證，即可加以罪刑。

作者主張創行管制收益之雙幣制度，本爲夙昔研究社會分配問題所得私案之一。自今日觀之，似亦可用爲挽救經濟危機之一別途。且當此人心皆如溺者待援之際，實行該項新制所遇阻力，應較平時爲小。是以忍不住將久蓄胸中之私案提出，以商榷於國人。明知此案僅具雛型，必多缺漏，但鄙意以爲尚可供今日研究中國經濟問題，而絕望於平抑物價者之參攷。譬如痼疾已革，羣醫束手，與其坐以待斃，何如且試新藥。幸海內外方家，叱而教之。

關於美國的問題

我們在四卷十八期上說，何永佶先生擬爲「觀察叢書」寫一本關於美國內部情形的書，徵求讀者提出問題，以便何先生根據讀者的問題去搜集材料。讀者來函截至今日(八月一日)止，我們一共收到七十四封，其中五十四封已於半月前寄美，尚餘的二十封亦已於昨日寄美，卽請惠函諸君釋念。編者乘便在此對於惠函諸君的合作，表示謝意。（編者）

再和施復亮先生談「新資本主義」

嚴仁賡

拜讀施復亮先生在「觀察」四卷二十一期答我一文，甚感甚佩。在施先生的大文中，答復我的共有三點：第一是關於施先生所稱的「新資本主義」的「新」字的來由，第二是施先生責我只談經濟而忽略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第三是施先生不贊同我「躐級」實施社會主義的一項主張。現在再借「觀察」的篇幅作一討論，仍盼施先生指教。

一、施先生說過，施先生這個「新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容許剝削關係的存在，而且還獎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也就要擴大剝削關係。』適巧，這個過程，就是「舊資本主義」的發展的過程。施先生又說，這個「新資本主義制度」將『在消極方面，以改善分配的關係去限制剝削；在積極方面，由提高社會的生產力而增加全社會的財富和勞動人民的分配額。』適巧，這又正是現代資本主義所走的路。施先生不是也承認，在「舊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分配關係也已逐漸改善了嗎？所以至少從這兩點說「新資本主義」並不怎麼「新」。過去「舊資本主義」走這條路一直未曾走到理想的地步；在施先生這個「新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否就能如所期的走到理想的地步，如果經濟制度沒有比較重要的變革的話，我覺得也是大成問題的。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本已努力於消除大貧大富，努力改善分配關係，並已努力於尋求避免經濟恐慌與失業的方策。事實的證明是，在沒有採取計劃經濟的國度裏，對於這些資本主義的重大弊害，依然沒有發現甚麼特效藥品。施先生的這個「新資本主義經濟」，本質上和「舊資本主義制度」既沒有區別，而在施先生的「新資本主義」制度下，應如何收拾經濟恐慌等等災害，施先生又沒有說明，我懷疑一定仍是徒數無策而已。所以純從經濟一方面看上去，我確實沒有看出施先生的這個「新資本主義制度」有甚麼「新穎」的地方。這回施先生又說欲竭力提倡我曾經提到的「工人入股的辦法」，這仍是做效「舊資本主義」下的一種新的實驗；當然也說不上有多少「新」的成份。

二、施先生把「新民主主義制度」下經濟改革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未來施先生的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上面。我的前面一文沒有談到政治，只就經濟方面談論，施先生認爲這是一個重大的缺憾。我原來完全忽略了政治方面，是因爲我認爲在一種實縱私人資本家而沒有實施計劃的經濟之下，縱使政權有所改變，「舊資本主義」下一切的流弊，就絕對無法消滅。我所以說施先生的「新資本主義制度」把「舊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保留無遺的，即在乎此。政權的改變可以增長改革的決心，但經濟制度和採取的主要手段如果不轉向，所得的結果不會有重大的改變的。單靠「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我認爲絕對不够。我不欲多談政治問題，因爲我對於政治是外行。但看到施先生的「新民主主義」的論說，又不禁懷疑。我懷疑在施先生的「新民主主義」下，被壓迫的人民中之工人、農民（包括富農）、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知識份子）、和民族資本階級，眞的能够「團結一致」，「向着同一的目標爭取最後的勝利。」固然在今日局面之下，富農、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階級，與農工大衆同爲「被壓迫的人民」；但是這幾個階級，一向却都是在壓迫他人的集團以內的。將來若「新資本主義」到來，在這個制度裏面，讓富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本階級復活，並實縱他們圖利肥己，寖假仍將成爲剝削階級的，應無庸疑。只要制度不變，本質不改，階級尙存，則富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本家的利害，和農工大衆的利害永遠是衝突的，尙何能「團結一致」，「向着同一的目標爭取最後的勝利」？這近乎是一個幻想。

三、對於未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施先生和我見解最不同之點，恐怕還是在於施先生認爲中國應先經過一個「新資本主義」的階段，而我則認爲經過這一個中間階段不必要，這也許是主要爭論之點。中國應否來一個中間階段，當然要看彼此實施的效果如何，方易決定。如果經過這個「新資本主義」的階段，未來的效果較不經過這個「新資本主義」的階段爲高的話，我們自然可有考慮應否經過這一個階段的理由。但是，我們仍要考慮，經過這一個中間階段要化幾許成本（時間的浪費，人力與物資利用的浪擲，等等）。效果和成本比較之後，方可確定究竟應該經過這一個階段或否。目前這個比較不容易做。不過以常識判斷，我個人堅信不經過這個中間的階段即一直晉入社會主義，成本輕，而且效果不僅不會低，尙有比經過一個中間階段較高的極大可能。所以我不主張我們先經過一個「新資本主義」的中間階段，然後再進入社會主義。這是施先生和我兩人見解距離最遠的一點。我認爲，一舉而同時解決生產問題與分配問題，不是完全不可能。我曾經舉過蘇聯的例子。這例子只不過用來證明生產問題分配問題同時解決非不可能，我絕沒有意思認爲我們實行社會主義一定要採取蘇聯的方式。這是施先生對我的錯會處。所以施先生批評我，說我國今日並沒有如俄國十月革命時的客觀條件，也沒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的主觀條件，於是便覺得我們不應貿然實行社會主義。其實這是不足爲患的，因爲我們從封建進爲社會主義，不一定非採取暴力革命的手段不可。實行社會主義，蘇聯「十月革命」時期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存在與否，和我們並無重要關係。最後施先生又說我的主張「過左」，只有敎育的意義，沒有實行的價值。其實，「左」如果是好事，愈左當然愈好，無所謂「過左」。問題只看從封建一跳而爲社會主義，有沒有窒礙難行之處。如果有窒礙難行之處，還要看主持改革的人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決心去打開這些窒礙。如果窒礙可以打開，自然不必再去繞「新資本主義」的彎子。從此處看，政治的變革確爲經濟的變革所不可少。然而僅有政治的變革，沒有經濟方面在觀念上制度上與政策上的大革新，無論是施先生的「新資本主義」也好，或十足的社會主義也好，我們理想的目的，仍舊不是容易達到的。質之施先生，不知以爲如何？

八，一。

錦上添花的代價

劉緒貽

欲望與文化

在「人性的壓抑與瞭解」（觀察四卷十三期）、一文中，我們曾經提到，人性實現的程度是有高低的；換句話說，人類的欲望是有多有少的。人類欲望的多少，往往隨着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的繁簡爲轉移。在一個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簡單的社會裏，實現人性的事物有限。這些事物，是人類欲望的對象，既然有限，人類的欲望也便有限。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愈複雜，實現人性的事物便愈豐富，人類的欲望也便愈來愈多了。比如在一個不能製冰和冰淇淋的文化裏，即使時當盛夏，我們也不會有想喝冰水和吃冰淇淋的欲望；反之，在一個有收音機、留聲機、汽車、巧克力糖等的文化裏，我們即使力有未逮，但看見了這些能給我們以舒服與滿足的事物，也不能不使我們心嚮往之。而且，在一個文化簡單的社會裏，爲了要減少人們對於有限的實現人性的事物的競爭以維持社會和平，其既得利益階級御用的知識份子，往往造成各種理論，冀圖壓抑人性，促使人們鄙視實現人性的事物以減低其對欲望的警覺性。論語內的「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便是很好的例子。在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複雜的社會裏，製造或販賣各種實現人性事物的人們，爲了營利的緣故，往往用廣告或宣傳等增加實現人性事物的價值，在人性之中，發掘人類的新欲望，以提高實現人性的程度。美國文化便是個很好的例子。所以一般的說，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愈複雜，人類的欲望便愈增加，人性實現的程度也愈提高。

錦上添花

增加人類的欲望并求其滿足以提高實現人性的程度，原是文化的目的，至少是它的目的之一，毫無錯處。比如說，假若沒有其他的理由，我們能夠責備一個人拋開了粗茶淡飯，而吃雞魚鴨肉嗎？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夠責備一個人夏天用冷氣設備，冬天用煖氣設備；他如抽水馬桶、留聲機、收音機、汽車、電氣冰箱、鋼琴等等現代文明的成果，都是使我們生活得更健康、更快樂、更有趣的東西，其本身確具有價值，決沒有受詛咒和厭惡的理由，然而有時候人類鄙視欲望，尤其是對於這些實現人性的事物的欲望，又是什麼緣故呢？自然有的時候，人類對於欲望過度的滿足，可以到一種戕生害性的程度，叫人惹起反感，但實際上這種違反人性的情形是很少的，主要的緣因，往往是由於一部份人欲望的滿足，壓抑了另一部份人的欲望，因而造成社會的不平與不安。爲了要消極的防止一部份人過度的滿足欲望，所以人類往往鄙視它，尤其是對於實現人性的物質的欲望，因爲這種物質是有限的，而又是比較容易獨佔的。

從上述這個觀點來看我們近百年來的現代化，我們不難了解爲什麼有時候有人詛咒現代化，因爲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之中，做的盡是些「錦上添花」的工作。（有時候雖也有「雪中送炭」的意思，但僅是意思而已。）這些工作，增加了我們社會上一小羣人（大都屬於統治階級）與其他大多數人（大都屬於被統治階級）之間人性實現程度的距離，目前，我們正在自食其果。這話怎麼說呢？從前我們社會上，分成勞心和勞力兩種人；勞心的人不獨社會地位高，享受也好。宋眞宗的詩說：「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這雖是爲了要勸人讀書寫的詩，未免有些誇張，并非實際情形，但從前「世人見了功名，便捨着性命去求他。」（儒林外史第一回）要不是書中有強有力的引誘，也決不至如此。比如「儒林外史」中范進沒有中舉以前，「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鄉試出榜那日，他「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到了中舉以後，住屋變成「三進三間；」而且「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庇蔭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環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當他搬到新房子以後，「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吃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裏，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銀絲鬏髻，……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促着家人媳婦丫環，洗盌盞杯筯，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別人家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丫環和媳婦一齊都說道：老太太，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盌盞和銀鑲的杯筯，逐件看了一遍。」（以上諸引俱見「儒林外史」第三回）儒林外史雖是小說家言，然而根據胡適之先生的看法，是很能反映當時社會實際情況的。

從這一個例，我們可以說的是，在從前的社會內，功名是讀書人的正式身份，有了這種身份，人們獲得一般人想獲得的事物以滿足其欲望的機會便驟地加多；也就是說，人性實現的程度驟地提高。不過從前我們是個農業的文化，社會上刺激人們新欲望的事物還有限，讀書人要享受，也不過粟、屋、車、馬、美女等等，近百年來，我們和西洋接觸，力求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從西洋文化中不斷的搬進來許多刺激人類新欲望的新事物，如汽車、抽水馬桶、玻璃襪、收音機、口紅、煖氣設備等等，我們提高人性實現程度的可能愈來愈大，然而要得到這些新事物，滿足新欲望，卻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做得到的，只有少數讀書人才有份，尤其是那些有機會到外國讀過書的人。自然，這些人中間，得到這些新事物以滿足新欲望的機會也是不平等的，比如目前一般人所謂的豪門，他們在外國有存款，有投資，掌握着大量外匯，他們的機會，便比任何其他的人爲多。不過大體上說，只有多少受過現代文化洗禮的人，才會產生這種新欲望以及得到滿足此種新欲望的機會。至於一般勞苦大衆，簡直沒有，至少很少，因爲現代化的關係，提高了他們人性實現的程度。從這個觀點看現代化，它只是爲我們社會上一批一向享受較優的人，增加了一些新欲望以及滿足此種新欲望的新機會。舉例來說，從前的讀書人住雕樑畫棟，現在有些讀書人，尤其是有槍桿或有槍桿做靠背的讀書人，卻要在雕樑畫棟裏裝上抽水馬桶，煖氣和冷氣設備、新浴室、收音機等等。本來比一般人舒服些的，現在卻更舒服，所以我們說我們的現代化是「錦上添花。」不信，我們只要想想我們民國以來學西洋的各種新建設事業，不獨走不到鄉村，就是留在城市裏，也便利不了那些不認識字而又無力爭取的人羣。試問用抽水馬桶和坐汽車的，在全中國人口中，能有多少人呢？只有那些吃飽了穿暖了的人才有享受這些新玩意的能力啊！

錦上添花的代價

上面我們分析的「錦上添花」的情形，加深了中國社會上勞心者和勞力者或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間的不平。在這種不平之中，固然有少數人提高了（下接三十一面）

和謠吹遍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中原、鄂西兩大會戰結束以後，國共兩軍急忙整編，大約經過一兩月的間歇，又將出現更大更慘的戰爭。但在這一兩個月內，假如美援軍事部份不到，新的機械化部隊編訓未成，則國軍的守勢防禦將遭遇怎樣的結果，局外人很難推測。因此官方許多「政治家」，高瞻遠矚，爲了挽回狂瀾，便企圖以「和平」來延緩「戰爭」。他們的看法，或多或少是與司徒雷登大使的見解相同的，於是分道揚鑣的「和平運動」，便在有形與無形中派生出來。和平的消息像關不住的春光，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搖曳搖地來。南京的半官方和上海的交易所一樣，敏感地探聽着這消息，連邵力子雷震諸人，也不明其中究竟。

這一次和謠之來，最先是美國報紙（特別是紐約先鋒論壇報）對南京政權表示失望，牠們認爲華北中原戰局的演化，中國政府的指揮，以及行政效率等等大有問題，牠們認爲政府的政策和人事，如不改絃更張，前途必不堪設想。接着六月廿三日，司徒大使和前任行政院長張羣同一天到了北平，雖然司徒說是回燕京度他七十二歲的生辰，并不與副總統李宗仁或張羣高談什麼，事實上司徒確與李宗仁等晤談過幾次。北平美國領事館慶祝司徒大使生辰那天，司徒在酒會上答覆記者們「和平是否接近了」的問題說：「和平是人類所需要的，我們不放棄和平的希望，我們必能接近和平」，他并透露南京上海已有人專門喊和平，足見和平爲人人所望。後來合衆社把這消息透出來，說張羣在北平郊外曾約周恩來會談，談得很接近，大有和談立卽重開之概。這消息傳了出來以後，京滬方面更以訛傳訛，捕風捉影，大有干戈立卽停止之勢。

據南京客觀方面的消息，說司徒前次到平，主要是探李宗仁傅作義閻錫山對和戰的意見，并觀察李傅閻是否如外間的謠諑，他們三人（包括白崇禧在內）是否在某種政治結合上已經聯成一氣。司徒放出和平的空氣，看看李傅閻的表示。李對和平運動表示贊同，他并說一年來爲「和平」與「革新」努力，香港的李任潮氏也很支持。閻在太原被共軍圍困，大有朝不保夕之勢，他爲未來的命運着想，他何嘗又不想和平？不過，太原很危急，需要中央的法幣與軍隊，他不便伸出頭來。楊愛源三番兩次奔走於京平并之間，一方面是呼籲接濟，以解太原之危；另方面則是疏通南京對閻氏的誤解。閻的政治策略有幾套，對南京的一套，是要錢要軍隊；對李宗仁和司徒的一套，是要和平要民主（是不贊成獨裁之意），對中共的一套，是要區域和平要互不侵犯。傅作義對閻老的態度很尊重，惟傅聰明才智過人，對李宗仁未敢輕易表示態度，有人說李傅聯成一氣，實在言之過早。傅對和平的興味不濃厚，他認爲「有我無共」，所以最近北平的和平運動，同傅的關係并不深切。

張羣蒞北平，目的是試探李傅關係，他的確計劃邀請周恩來或董必武在某地會談，周董的表示如何不知道。不過最近延安的廣播，周恩來對西北重鎮的張治中很表好感，他并勸告中共軍不要襲擊張治中將軍指揮系統下的力量，彼此暫維互不侵犯的狀態。張羣對中共會談的試探，是一種神經性的試探；周恩來對張治中「好感」而拒張羣，也是一種神經攻擊，實則大家的意嚮，彼此的距離，尚有相當的遼遠。張羣算是失敗了，悄然離平，飛往西南各地，他向西南地方首長說：國家深遭內戰之禍，民不聊生，雙方既無致勝的能力，應該設法覓求和平途徑，解決當前的國是云云。張的作用大約有二：（1）想以地方力量向國共雙方首腦表示一種意見；（2）想以和平來挽救軍事頹勢，達到「保皇」底目的。他與李宗仁的和平願望，有相同處，也有矛盾處。爲了矛盾求統一，熊式輝氏乃遷居北平，專門做李的工作。熊式輝從國大選舉副總統起，一直傾向李宗仁；他并且是政學系圈內力主和平的大將。

官方的和平攻勢，動機雖不相同，路線又有區分，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想以「和平」來和緩戰爭，來挽救軍事上經濟上的頹勢，并藉以呼喚美援的來到或更多的到來，以免中土的赤化。還要值得一提的，是廣東宋子文的和平計劃。宋氏前番到南京，他試探最高當局的態度，當局的態度很強硬，并表示軍事上有絕對的把握，宋唯唯而退。宋離京返粵前，他對蔣經國說：「我看大勢不好，你相機進行吧！」宋伯伯要蔣公子進行什麼，局外人不清楚。不過，宋從這次回粵起，不斷的注意香港關係的溝通，三番兩次到香港拜訪李任潮氏，且有人說：宋在香港曾訪晤民盟的沈鈞儒章伯鈞諸氏，他似乎計劃透過民盟，再試探中共態度，然後尋求恢復和平談判的途徑。宋對南京的措施相當不滿意，也看不起李宗仁張羣這干人，所以他也有獨行的一套和平計劃。京滬的中統軍統對港粵的地下和平活動，非常注意，最近大批特務人員飛往香港和廣州，并有幾位官方文化人到港，除分析香港反政府勢力的動態外，并注視「新政協」運動的發展。這幾位文化人同中宣部是有密切關係的。最近中央日報的「反共產國際間諜的間諜」，就是反「新政協」及「反內戰」，火藥氣味很濃厚。

南京權威方面對宋子文計劃所持的態度如何，局外人很難知道。不過，宋同現政權的親疏關係，及他同蔣經國氏的密切，可知宋的努力，仍與張羣等的努力一樣，是爲了保衛「皇朝」。祇是宋的方式比較李張高明，也可以說，因爲香港同廣州近在咫尺，他的政治攻勢和他的金錢勢力，是比較容易深入吧了。宋對北平的動態也很注意，近派彭學沛氏飛平，便是爲了取聯繫、通聲息。

從上述李、張、宋各人和平攻勢積極佈署的情形看來，所謂「和平之謠」既非偶然，亦非捕風捉影，是有相當因頭的；祇是中共的態度依然冷淡，民盟的態度也不明朗，因此南京客觀人士的判斷，這次「和平之謠」大體上業已退潮，在一二月內不會再有新發展。但是幕後人和憂心和平的人，他們是不放棄這個努力的。有人計劃組織一個呼籲和平的團體，由中宣部青年部撥一筆開辦費，作平京滬活動之用；有人計劃動員一些立監委員的革新派，高倡和平，辦幾個刊物雜誌。有人試探邵力子氏的意見，邵拒不表示意見；有人主張張治中出馬，由張飛延安晤周董，不知張的態度如何。西北文化建設協會南京辦事處內，是張治中將軍駐京的留守機構，有人問該會某君：「聽聞張文白先生曾由西安飛延安，確否？」某君負責說：「不確，他到西安是晉謁蔣總統。」又問：「文伯先生對目前和謠有無行動或表示？」某君說：「似言之過早。」又問：「周恩來對文伯先生有廣播麼？」某君說：「有的，但未提及恢復和談的事。文伯先生也不敢輕易表示態度。」由之足徵這次的和謠又與張治中無大深切的關係（七、卅一）

代郵

鄧威先生：請示通訊地址爲幸（編者）

北方戰局展望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訊）分散使用兵力是兵家的大忌，內戰兩年以來國軍就犯着這個大的忌諱。因之主動權漸漸的轉移，這半年中尤其是走着被迫於防守的下坡路——處處防守時時被動。

在東北是用不到談了，國軍沒有發動攻勢的力量與可能。在西北涇渭河谷會戰以後，始終沉寂着；胡宗南短期內也沒有再去延安旅行的可能，隴東防務護出，專心守衞關中漢中。只有在華北的傅作義還有一些不服氣，處心積慮的想集中兵力機動作戰爭取主動，用以扭轉石門滄縣戰役以來的頹勢。但是半年來他的努力還見不到任何成果，因爲「主動」這個軍事上操勝算的法寶，是非常不易追求的東西。傅作義雖然明瞭集中與機動是爭取主動的要件，可是循此以求，他似乎又覺得「鑽之彌堅，望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了，主動之機，眞正是難以把握得住的鬼東西，眼看到手，又輕輕的溜過去。華北五省兩三個月來的戰爭，國軍始終沒有把主動權從對方的手中奪過來，這不能不使得傅作義繞室難安，困惑備至。

傅作義在華北登台拜將之初，就與他手下的敗將聶榮臻先在淶水打了一次大戰，這次大戰卻是打了一個平手，教他又不得不有「士別三日」的感覺。後來再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沉寂，聶榮臻卻統率着五個縱隊的兵力奔襲雁北、綏東、察南。破壞了平綏路，打破了察綏的小康局面。並由察南到察東、平西、冀東。從開始，傅作義就想集中主力幹他一下，機會卻一次又一次的錯過去。腿健鑽活善於乘機尋隙的共軍，以大吃小，以質攻虛，兩個多月以來，幾乎是百打百中，佔了不少的小便宜去。如陽高天鎭、如蔚縣、如石匣、如潤豐昌黎。此外鐵路及地方組織的被破壞，一時更難統計其損失。張家口勝利者集中主力想再找一次像平地泉似的決戰機會，卻始終沒有找着，似乎是百打百空。據熟習箇中情形的人說，傅作義除了在鐵路上利用大批車皮作軍運外，並經常控制着兩三百輛大卡車作機動調遣軍隊之用。他的嫡系部隊如三十五軍暫三軍騎四師等均在時刻準備調遣之中，兩小時內全軍可以完全動員，所以在機動與集中使用方面絕不成什麼問題。成問題的是各地守護力量不足，不能防守到預定的期限，而且在情報不夠靈活，再加他的不構成絕優勢不打的觀念，所以等到他願意打時，共軍卻不願打而溜走了。

最近的平保線戰事，共軍的目的似乎是在牽扯援晉，搶奪麥收，掩其華北新政權之建立及部隊整編，並設法吸引國軍主力至平保線，然後破壞平津路，發動更大規模冀東攻勢，切斷關內外走廊。共軍這一計劃顯然沒有完全成功，南下的國軍去的快回來的也快，所以平津路雖遭破壞，而很快的搶護修復，使集結在冀東的共軍，不敢猝然發動攻勢。但是單就平保路看，國軍方面還是吃了虧，平保路又被破壞了一段，有名的北河大橋被破壞了，暫三十一師被吃掉，師長陳志平被俘去。這不能說他「抓鷄不得白蝕一把米。」

伏天的北方，青紗帳起，而且是多雨的夏節，大兵團的運動是相當的困難，更因爲必須時刻防備伏擊，空軍也不容易施展威力，所以三十五軍與暫三軍相繼增援南下，沒有到達涿縣，定興北河店卻被打下了。定興工事經九十四軍一二一師一年多的修建，是相當堅強的，守軍一個師部四五個營，沒有守兩天就丟掉了。據說另一個原因是暫三十一師士兵多有被俘的經驗，到苦撐的時候，就不願再打下去，如此守護據點，是難以期其守到預定的期限的。守護與機動不能密切配合，兵力集中又有什麼用呢？

一般人在担心着華北有變成東北的一天，照目前情勢演變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因爲半年來政府在華北的控制面也是一天天的縮小，雖然沒有折筋斷骨的損傷，卻在皮裏抽肉。太原承德均已孤立，附近衞星城鎭盡失。平保、平榆、平綏，幾條交通線時常有問題，如果東北優勢的共軍再有一部進關，華北共軍整編完成，那時就更難以應付。最近因爲東北國軍收復遼陽，竟有人展望北方戰局表示樂觀，這無疑的是在自欺自慰。東北食糧困難，反攻遼陽，不過是爲了搶糧，是否能以與海軍呼應打到營口恢復對外的聯絡，這要看以後的事實。至於從鐵嶺向北的開展，是爲了牽扯共軍，而謀襲取遼陽，值不得重視，充其量不過爲了試探共軍實力，打算在必要時接迎長春突圍的守軍。

打通從瀋陽到營口的交通，不失爲一條捷徑，但是到封港時，營口會又失掉效用，如果有力量去爭遼南，爲什麼不去爭遼西呢？報載衞立煌飛京請示東北作戰機宜，據說實在是爲了華北限兌東北流通券問題。一條長城阻隔關內外的情感交流，灤河兩岸指揮系統的錯綜複雜，也容易發生誤會，再加限兌東北流通券及七五血案等問題，益加使華北東北增深矛盾，一旦榆關內外再起戰火，這些都會影響戰力的，展望北方戰局，實在是缺少樂觀的論據。

山西在名義雖然在華北剿總轄區之內，但是因爲閻傅過去的關係，晉中軍事一直還是直隸國防部。閻錫山對剿匪軍事是一向主張以靜制動的，他對於傅作義的機動作戰，並不表示贊成，他認爲機動的結果將是疲於奔命，弄到力竭聲嘶，反予共軍以可乘之機，使主力遭受損失。所以他在晉中特注意防守、肅內奸、修碉堡、厲行兵農合一，以最嚴密的控制來求站住脚跟，等待機會作戰。然而最嚴重的也是糧食問題，今年華北各地小麥豐收，飢餓的太原看到晉中田野裏搖曳着極富於誘惑性的金黃的麥穗，於是心旌動搖了，變更了過去一味防守的舊規，開始集中一部分主力掩護着地方民衆武力向四週搶糧，由於搶糧戰誘導出來晉中全面大戰，看來似乎有幾分偶然性。共軍自從攻下臨汾以後，就準備着拿太原，所以將臨汾戰役中的不少俘虜放回去，那是爲了「攻心」。

太原綏署發動的搶麥戰爭，主力向南推進，兩個親訓師在途中遇伏，損傷很大，素質超出中國一般部隊的第十總隊在介休附近也死傷兩千多人，因此晉軍在信心上又受了嚴重的打擊；而且爲兵力的分散，共軍鑽隙前進，經太谷、榆次、徐溝三角地區一度混戰之後，進薄太原，武宿機場直接感受威脅，已不能使用。戰事這樣的急劇變化，實在出乎一般人的逆料，晉中十六縣僅剩了一座太原城。分散太原四週的國軍多被個個擊破，零星部隊現在設法集中太原以增加防禦力量。北路上戰事原不激烈，忻縣國軍已開始突圍南下，是否能有把握越過石嶺關黃土寨到達太原，現在還不知道。

井陘城防工事堅強，環城鐵路之外，附近五十里內有三千多座碉堡，山西當局原先估計，共軍要拿晉中和太原，須使用五六十萬的兵力，因爲山西有十五個師二十萬左右的正規部隊，還有三十多萬的民衞軍，如果不是因爲搶麥分散兵力，遇伏傷毁信心，步步爲營，穩紮穩打，以逸待勞，攻防之間，共軍要攻下晉中堡壘的確需要相當大的代價。然而晉中作戰一個月以來，共軍所使用的兵力，從發現的番號

（下接二十一面）

康澤殉職記

雨巖

（觀察漢口通信）「襄陽守軍苦鬥十日，終告轉進，司令官康澤自戕殉國」，在全部戡亂軍事中，這是一件不小的事情。

康兆民是以「剿匪」起家的，所以他的動靜進退無異是國民黨對共產黨遠近離合的一個溫度表。抗戰結果，正當三人小組活躍的時候，三人之一的張治中就以改變共產黨和國際人士的觀感爲理由，進言中樞，把這所謂「藍衣社」的巨頭放逐到海外，沐受一點自由文化，換一換他那死硬的腦筋。然而不久以後，國共終又分手，三人小組散了夥，康兆民又悄悄的回到這瘡痍滿目的祖國來。「中樞」覺悟到肯爲他江山拚命的還是他那些門人，於是從冷宮裏重新把康兆民提了出來。

第一個簡命是要他做熱河省政府主席。然而，康兆民雖然早已榮膺陸軍中將，實際上可沒帶過一天兵，（別動總隊與其說是一個軍事的集團，不如說是一個特工和政工的機構），省政府主席要是像他同期同學王耀武那樣，兼着綏靖區司令官和兵團司令，還可以幹一幹，否則是幹不下去的，況且熱河是東北行轅的轄區，陳辭修是個老對頭，將來必至動輒得咎，垮台了事，所以康兆民講了一番大道理以後，那個簡命就無形取消了。

去年十二月初，康兆民奉召到了「官邸」，「中樞」對他說，希望他去帶兵，地方是華中戡亂軍事的最前線——襄陽，名義是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願不願意要他考慮一下。考慮了一個星期，康兆民終於答應了，於是開始調人組班，擇吉開張，十二月底，從南京到了漢口，今年一月底，就飛經老河口到了襄陽。

名義雖然是一個綏靖區司令官，兵可一個都沒有。在中國的軍制上，隸屬是一個問題，指揮又是一個問題。受第十五綏靖區指揮的部隊一共有三個整編旅，（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旅），可是這三個旅中，一個旅是二線兵團百分之百的鄂北新兵，毫無作戰的經驗，一個旅是民國十幾年老裝備的四川糊兵，子彈上了膛可以從槍口溜出來的，只有一個旅是軍風紀戰鬥力都相當好的，有常勝軍之稱。可是這個旅是屬於一個整編師的，而那整編師的指揮權當時的九江指揮部始終堅持着不肯放鬆。

像是一個毫無經驗的賭客一樣，身邊沒帶着一文錢，就冒昧的走進了賭場，康兆民對於這賭局唯一的把握不是軍事，而還是他那套老把戲——政治。他一到職個把月，就在打給「中樞」的一個電報裏自詡的說，此間「軍政關係協調，軍民情感和諧」。在軍事上呢，最首要的指施就是構築城防工事，河口的、樊城的、襄陽的，費盡了老百姓和士兵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此外，就是想留住守襄陽的常勝軍。康兆民是「中樞」的嫡系幹部，自然有「面君」的特權，因此他的要求通了天。可是直接指揮他的九江指揮部吃了醋，最後給他一個電令，「××師應歸本部指揮，該員倘再擅留駐守，即以違抗命令論」。於是，那「常勝軍」終於走了，走了之後不到一個月，襄陽就失陷了。

平心而論，康兆民在襄陽半年，他個人是成功的。他的沉毅、果敢、刻苦、廉潔，襄陽人都是有口皆碑的。然而，他所担負的任務終於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有客觀和主觀的兩個缺點。

在客觀上，他的綏靖區司令部是一個頂不健全的班子，在目前「戡亂」工作上，「中樞」也像是失掉自信心似的亂了章法，僅僅一個綏靖區司令部的組織和編制就變更了四次，從八個處改成了七個處，從七個處改成了九個處，最後又變成十個處。就在這朝令夕改之下，康兆民這個班子的人事始終沒有確定，最後甚至連參謀長都還遠在貴州。同時，在這個班子裏，除了康兆民自己是兢兢業業的在做事之外，其餘的人還在過着最腐化的生活，打撲克、嫖窰子是大家公私不分的消遣，還有些及時行樂的青年軍官包着唱河南墜子的姑娘，組織了「二線兵團」。這一切，連總統特派戰地視察組的周組長都十分清楚，只瞞着康兆民一個人。像這樣一個指揮機構，明眼人早就知道是會終於垮台的。

其次，在主觀上，康兆民自已的個性之強，自信之堅，也是他事業失敗的原因之一。他搞了半輩子的政治，對於軍事不可諱言的是外行，可是他從來沒承認過他是外行。作戰處長僅僅是他的一個隨從參謀，其任務不過是把他的「腹案」裝飾上一些軍事術語而已。無論任何工作，他的大大小小的幕僚都不敢置一詞，惟一的責任祇有執行他的命令。至於對上，只有「中樞」是他衷心信仰的上級，對於有權可以指揮他的國防部、武漢行轅、和九江指揮部，他並不買賬。此外，不肯正視事實，盲從精神克服物質的國民黨唯心論也害了他。他對於襄陽守備的把握，不是兵力的部署，而是他自已的忠貞睿智和尤其是，對於「中樞」英明的絕對的信賴。他對於他自已的命運始終是樂觀得可憐，一直到他自戕的前五分鐘，他還相信會渡過那難關。

對於「中樞」的服從，簡直有些近於中世紀的騎士精神，沒有理由，任何一句話都是金科玉律、正如這次襄陽戰役所表現的一樣，叫他死，他就毫不遲疑的去死。

四月間他到南京去，正是立法院選舉正副院長的前夕，他是本屆的立委，許多青年團的立委都慫恿他出來競選副院長。依他們的估計，把CC敵對的派系如政學系等聯合起來，一定可以擊敗陳立夫。可是他說，他要看「中樞」的意思。不久以後，他回到了襄陽，陳立夫雖然在中樞的支持之下選了出來，但仍須出國去避避風頭，於是那些青年團立委聯合起來拚命打電報給康兆民，請他返京就任立委，作東山再起的準備。然而，那些電報還不如「中樞」的一個「手啓電」來得有力，「望辭去立委，讓與友黨」，這樣，康兆民也就遵命而行。

康兆民對於劉伯承陳毅陳賡那些「毛匪」是十分蔑視的，這種蔑視，完全是出於一種的近於誇大狂的心理。

五月中旬，劉伯承的某兩個縱隊進攻老河口，第十五綏靖區有一個前進指揮所在那裏，由副司令官郭勛祺任指揮官。由於守城的那個新兵旅不堪一擊，所以老河口沒有支持了兩天，便狼狽的撤退了襄河的西岸。河口屯儲的物資損失無數。電信局所有全國六部之一的巨型電台也自動的徹底破壞，可是事後康兆民在檢討會上把那次守軍的撤退比作敦刻爾克撤退，認爲是雖敗猶榮。

那次戰役之後，守備襄陽的那一旅奉九江指揮部的命令終於調走，接防的就是那丟了河口的新兵旅。這一旅一開到，襄陽人就預感到他們命運的危險。接二連三的發生竊案、搶案、強姦案，這也就說明了他們的軍風紀和戰鬥力。對於這些，康兆民都沒有深究，爲了更調那旅長所引起全旅官佐辭職挽留要挾的風潮，雖然超出了軍隊紀律之外，康兆民也僅僅是撫慰了事。明眼人就料到，襄陽的災難要來了，這樣一個剛愎自用的指揮官，指揮那樣爛污不堪的守備部隊，如果劉伯承不是傻子，隨時他可以手到擒來。

截至六月底爲止，一點戰爭的朕兆都沒有，康兆民在忙着向糧食部請巨額的關金，來搶購他用兵力掩護收割的

劉建緒及其左右

張大軍

（觀察福州通訊）湖南醴陵劉愢先（建緒）將軍是一個聰明人，保定三期出身，相貌堂堂，滿面紅光，看過去眞不知他是軍人出身。他雖然不是外交官，但却有很多地方頗似魏伯聰（道明）。抗戰初期，他的軍隊在浙江和黃紹竑主席弄得不好，於是在顧祝同的支持下，把箭頭移回到福建來。那時候，恰好陳公洽（儀）主持閩政，由於陳主席大刀闊斧的做事精神，對人不賣賬，便被陳嘉庚在國內國外放炮。當時榕廈淪陷，軍情緊急，中央為應付局勢，便只好將陳公洽內調，劉建緒便在何應欽、顧祝同、何鍵等人保舉之下，「近水樓台先得月」了。

劉愢先繼主閩政之後，所持的態度也是求「安定」和「穩健」。抗戰使福建和中央隔離了好幾年，除了長汀的機場與重慶保持了接觸以外，福建簡直是個有爺無娘的孤兒。最高長官是當時第三戰區的顧祝同，劉顧私交甚好，自然毫無問題，只須將顧介紹來的人個個重用（當時也確是做到了這一點），一切便可順利；而中央因為戰事及鞭長莫及的原故，自陳公洽走後，大家對福建都無興趣可言，因此，劉建緒在閩一過就是五六年。

有些人攻擊劉建緒，說他在閩幾年毫無「建緒」。其實，劉本人的思想確比一般軍人高勝一籌。他在福建雖無顯著成績，但他的的確確想做一番事業；尤其是初到任那一二年。不過，環境是複雜的，劉建緒過去沒有主持過行政機關，行政幹部當然缺乏，幹政治到底不像幹軍事那麼容易。

劉愢先的一些失意幹部說他做人「寡恩」，事實如何，筆者不能斷論。但劉氏頗喜接近青年人及文化界的朋友。記者與他晤面時，他每一次必然問長問短，尤其是關於省政建設及外面輿論的批評，一種親熱、和藹的情態，溢於言表。這到底是誠意呢？還是做作呢？像前次劉氏向「觀察」投文，（觀察三卷十八期）表示歡迎農墾青年合作一樣，外面的反應也是各有不同的。

劉愢先主閩，平穩無奇，功過參半。但是，成為劉愢先最苦悶、最頭痛的問題，便是幹部問題。

劉建緒從連營團長、而師長、軍長、總司令，過去沒有負過行政機關的責任，主閩之後，他的幹部有兩大來源：

（一）總司令部的一些政工及軍事幹部，這些人都是跟他十幾年的舊人，如現在主持設計考核會的何揚烈、龍溪區專員郭醞，以及主持軍役的段珩和漳浦縣長劉仇等等，都是他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老幹部。

（二）何芸樵（鍵）主持湘政時的湖南甲派人物。原來何芸老做湖南省主席的時候，劉愢先、王東原等都是他的軍師長。當時湖南分做兩大派，即「甲派」是何鍵的，也就是地方派，「乙派」是CC系在湖南的勢力，也就是當時的所謂中央派，（現任湖南省黨部主委的

小參。戴雨農（笠）高足的情報處長，在上次劉伯承以兩個縱隊把河口一鼓而下時，始終固執的宣稱那是一個遭遇戰，這次則更茫無所知，一直到七月初劉伯承開始圍攻河口時，才如飛將軍自天而下，一時手足無措。

四天之後，河口失陷，接着穀城也撤守，一路如摧枯拉朽，八日就打到了樊城。守備樊城的是那一旅四川爛兵，雖然裝備不整，可是在鄉土的封建意識之下，倒也賣了不少的力氣，支撐了四天之後，終於撤過了襄陽。

這時襄陽守備的兵力，計有一旅新兵，一旅爛兵，另外還有直屬司令部的一個勤務營，配屬司令部的一個憲兵連。然而，番號儘管多，可是以戰鬥力而論，實際上還不足兩團，以此來對抗四個縱隊有餘的敵人，那簡直無異以卵擊石，註定的只有崩潰而已。

戰況是十分慘烈的，攻城的敵人用着有名的「人海戰術」，此仆彼繼，前呼後湧，像潮水似的用血肉和子彈衝擊，守軍阻過不住那些亡命之羣，才拿出來他們惟一的近代武器——化學砲，這樣才稍稍的壓抑了一下攻城的敵人的氣燄。可是一天以後，增援的兵力就來了，到最後，附近的江漢獨立旅，張健獨立旅，孔從周一個旅，陳大腳一個旅，都陸續的參加了這次戰役。

在國軍這方面呢？康兆民開始是堅持着不求援的。他體貼中樞，在這全面戡亂的軍事局面下，兵力有限，能支撐過去的就儘力支撐過去。一直到十二日襄陽被包圍了之後，他才不能不打電報出來求援。華中剿匪總部的白總司令在電話上和「中樞」最初商量的結果，打算給康兆民十天的期限，要他堅守待援。「中樞」到底愛護這忠實的門人，最後把期限縮短到五天，一面命令援軍南陽方面的一個師，鍾祥方面的兩個師，向襄陽兼程急進。然而，僅僅四天，就大事去矣。實際上，即使襄陽能堅守五天，援軍也不能到達。據空軍的偵察，鍾祥的兩師援軍日行不過十二公里，所以一直等到襄陽失陷了一個星期後，援軍才到達了自忠縣。

十四日，守軍自動放棄了襄陽城西南的山頭陣地，（據軍事家批評，那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華中剿匪總部還發了一個書面命令，要城裏守軍再堅守三天，說明援軍馬上可到，却故意誤投在敵人陣地裏，來恐嚇敵人。這不聰明的詭計正增加了敵人攻城的決心。於是，十五日襄陽城就陷落了。

城一陷落，康兆民就集中了勤務營和憲兵連的兵力，孤守司令部的核心工事，由於敵入不瞭解守軍的企圖，十五日夜裏和十六日一整天都沒有動靜。一直到十六日的下午七時，才集中砲火轟擊司令部的工事。半小時之後，所有的碉堡都完全破壞，守軍的戰鬥意志也消失大半。康兆民為了要鼓舞士氣，還召集官兵講了一次話，勉勵他們支撐最後的五分鐘，可是當他講完話，走回碉堡時，敵人就擁進了司令部。

敵人攻下了司令部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繳收槍械和編組俘虜。五百以上的官兵都和那些物資一樣做了敵人的戰利品。

康兆民自然是個頭彩，當那些人亂哄哄喊着「找康澤」時，一個隨從他的衛兵從碉堡裏走出來，「不用找了，司令官巳經自殺了」。他安靜的這樣說。三分鐘以後，一個被俘逃出來的人看見，從碉堡裏抬出一個担架，担架上躺着一個人，人上著着一件軍服，那件軍服確實是康司令官的」，他說。

這個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藍衣社」巨頭，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康兆民的生命是結束了，如我前面所說，失敗的原因一個是客觀的，一個是主觀的。在客觀上，他在軍事上是澈頭澈尾的外行，在主觀上，他堅持的不承認是外行。然而，在漆黑一團的中國政治舞台上，這個人的死，平心而論，不能不說是一件可以記念的事。他的沉毅果敢睿智雄才，尤其是他的刻苦廉潔，應當是當代袞袞諸公所難能可貴的。他的太太和兩個孩子始終靠着他的中將薪餉和一處房租生活。在他的卵翼之下，他的幹部不少的巳經成了準豪門，他自己可還是一個靠生活指數吃飯的人。此外，他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死硬派」，他知道執政的國民黨的缺點，知道中國應當走那一條路，正像許多開明人士所知道的一樣。可是，他不肯說，他始終執拗的像崇拜神那樣的崇拜他的「領袖」，這是國民黨所承襲忠君愛國唯心的封建意識之下的一個犧牲者。（七月三十一日）

張炯，就是當時的乙派首領。甲乙派的明爭暗鬥到今日仍極激烈，如此次國代、立委的競選，完全由CC控制，甲派人物都全落了選——制憲國代多數是甲派的。）何鍵垮了台，劉建緒主閩，何的幹部便都紛紛投劉來閩。如朱玖瑩、張慕舟（開璉）兄弟、羅心冰（爾瞻）、及現仍在台息影休養的程星齡（前閩省府祕書長）都是。

就才幹說，後者的學問經驗工作能力一切都比較前者強健，劉建緒在閩最初一二年之所以弄得頭頭是道，也是這批湖南甲派人物在努力的原故。那時候，程星齡輔劉於永安，權力之大，成效之強，都是後無來者。羅爾瞻做長汀區行政專員，再加一個辦事認眞，極有作爲的縣長方揚（方不是湖南派，但與羅情感極洽），整個閩西北（東南部多已淪陷）都是空前絕後的繁榮與安定。但甲派人物並沒有中下層基本幹部，而軍方下來的老幹部人數極多，但能力較低，於是給劉建緒博得「任用私人」和「湖南會館」的名聲。

「天下惟楚有材」，自何芸樵之後，湖南人在政治舞台上簡直無人顯露頭角。除柳克述、何漢文等人在中央略有地位外，劉建緒是唯一的獨當一面的紅人。湖南人的本質是熱情不羈的，心理上自然受了「榮耀」影響，於是乎，當然盡量招攬熟人，以便透過幹部好好的幹一番。恰好，當時湖南人在中央失勢，而湖南正是幾次大會戰的疆場，薛岳的客家班把持了整個湖南的軍政財政，湖南人便只好向福建蜂湧而來了。一拉十，十拉百，湖南人在閩之多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劉建緒本人却對湖南人並無特殊恩厚處，而湖南人對於劉建緒也毫無幫助，很多地方反而大受其累，予人攻訐的口實。到現在，他對湖南人甚至迴避起來。新派的縣長絕少是湖南人，被淘汰的縣長大半是湖南人，各處之中，除總書處及主席幕僚機構外，湖南人只有減少而無增加。去年裁員，以及前年軍官總隊湖南人（佔全隊人數百分八十）幾乎要與劉拚命的事件，簡直給劉哭笑不得。

現在的情形是這樣的：本省人說劉在閩開湖南會館，湖南人却罵劉寡恩無情。劉建緒的苦悶是令人感嘆的。

說起來，政治這行當眞是令人傷心的。劉建緒初主閩政時，興致勃勃，頗思作爲。當時的人才如楊潮、王亞南（主持社會研究所）黎烈文、王西彥（改進出版社）施蟄存（厦大）許欽文（永安師範）等文化工作者，都聚到了福建來。可惜好景不常，黨（李雄）政衝突擴大，諶震事件爆發，楊潮死了，諶震及其東南出版社等大批人被捕，程星齡下台，被送到重慶，劉建緒不得不立刻轉舵，與黨方及軍統中統方面的人拉攏拉攏，這一來，福建省政一直就走向下坡。

程星齡去後，朱玖瑩、羅爾瞻都是能員，但劉的祕書長却選中了張慕舟（開璉）。就資歷與關係言，張慕老比朱羅二人都強，但張是一位好好先生，持重有餘，魄力不足，與程星齡恰巧相反。劉建緒當時正受「左」字攻擊，自然便需要張開璉來調節了。

朱玖瑩到福建來，一直就是空頭的省府委員，鬱鬱不得志，每日除了讀詩寫對聯之外別無他事，於是便與徐箴（那時是教育廳長）打得火熱。這也因爲徐箴北方人的性格與朱相投，而同時是不得志的冷門所致。徐箴發表了遼寧省主席，朱玖瑩、韓涵等都隨之北飛，朱韓之去，於劉雖無大礙，但到底是不利的。

羅心冰（爾瞻）跟朱玖瑩差不多，能詩能文，一筆大字，半瓶老酒，十足表現出湖南人的典型性格。能幹、孤傲、有魄力，但却不善鑽營，自詡是一位有性格的廉吏。自來閩後，初任省府主任祕書，後調七區、四區行政專員，有抱負，想幹出一點成績來爲湖南人掙面子。可是，去年開制憲國大時，張開璉病了，祕書長的寶座，却給前一區專員張翰儀利用戚誼關係順手奪去，這一氣，羅爾瞻便返湘主持他的湘西輪船公司去了。這一批人物先後他去，對於劉可說是一種損失。

抗戰勝利之後，福建的局面自然不同，劉建緒「安定」位子的方法是對中央「應付」，尤其是陳誠及戴笠方面，前建設廳長朱代杰及假造介紹函電的前永安區專員陳××都是陳誠的人，現任福州市長嚴鹽峯是由國家總動員委員會調查處長的身份出長榕市的，朱嚴等人雖很有才幹，成績也不壞，但由此可見劉對中央是如何「寶賑」的。

國大開幕，民主之聲向劉主席耳鼓滾滾而來，劉是既聰明且精幹的人，懂得潮流的力量。因此，參議會諸公在劉主席面前說話便十分響亮。不但如此，甚而大寶「地方人士」的賬。所謂地方人士者，即某縣某人在省方有點地位，在中央也有點關係之人也，那麼，某縣的一切事情某人便可左右操縱了。舉個例說，前靑年團幹事長戴仲玉，長汀人，長汀的一切事情他都過問，如省立汀中校長何雨農，汀師校長鄭幹溱，以及新發表縣長的曾紀漢，都是戴仲玉介紹的，曾紀漢是一位曾做上校級的軍官，老粗典型，如果發表他做縣長的理由是因爲他是長汀人的話，那嗎，一些有學問有才幹的長汀人如陳華洲、許永綏、李兆鏞、康紹周等人眞要慚愧死了，原來，這又是戴仲玉操縱的原故。

總而言之，劉建緒在福建目前的希望是不出亂子，平平安安的多做幾年，因而，迎合地方，應付地方，結果呢？他自已却一無所有了。

劉自已在福建是希望做好的，筆者作文的本意也是希望劉能重振初期主政時的有爲精神，可是，應付不是辦法，怕事就不能做事，以劉建緒的精明，放手來做，是不會毫無結果的●

（編者按：此文已投來四月，因稿擠，今始刊出）

（上接十八面）

上估計，也不過是十多萬人，十多萬人即將晉中所有衞星城完全攻佔，這戰果也未必是共軍事先所能預計到的。

據一般估計，太原國軍如果還有三個師以上的兵力，增加一兩師的空運部隊，以現在太原外圍的共軍的兵力，還沒一氣打下太原的可能。或許還是採取更厲害的圍困辦法，目前的沉寂，也似乎說明了這一點。守軍獲得空援後，勢必力求向外稍加擴展，不然圍困的結果，會使太原窒息的。蔣總統曾飛太原指示作戰機宜，其政治意義重於軍事意義。最近又傳何應欽將去北平。目前的軍事局勢，是半年來積[illegible]積累的結果，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誰會有方法來立即扭轉頹勢是令人不敢置信的。太原的危急，固然一時不易有方法挽救，整個北方局勢，如果東北方面無大變化，還可以撐一口氣。不過伏天雨季靑紗帳起的季節，大戰還是要繼續擴展的。

在北方最可慮還是太原被圍困的危急局勢，表面上看他孤立在那裏，或存或亡與外方關係不大；可是我們設想假如共軍攻下太原，或圍困到成了「東北的長春」，那時共軍或許就要出雁門關攻大同了。大同關係着察綏兩省的安危，察綏是華北剿總傅作義部的根據地，如果那裏不安起來，驃騎在華北各地的察綏子弟兵將是一種什麼心情？而在華北也只有察綏部隊戰鬥力較強，他們的戰鬥意志要受了打擊，其影響是不可想像的。山西是華北的脊樑，太原是山西的心臟，太原戰局是值得注意的。此外冀熱兩省的省會保定及承德也陷入與太原相似的境地。

（七月二十九日）

中大暑期二三事

冰若

誣告

（觀察南京通信）南京學生紀念五二〇週年紀念大會被暴徒搗毀（詳見觀察十五期通信），當時曾捉住了一個叫做朱治民的中學生，並且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團證、支票、以及大中學生聯誼會的圖章。如果天地間眞有所謂「職業學生」，似乎也就不必外求了。事情過去了十來天，忽然聽說朱治民「傷勢嚴重」，是在五二〇晚會上挨了打。緊接着傳票到了中大，要傳訊院聯會主席李名芬，因爲他被控「行兇」「傷害」；原告當然是朱治民，證人則是中大農藝系學生李宣民。李是中大有名的打手，五二〇晚會上他也是「激於義憤」參加「互毆」的一個，爲此並且被農學院院會和蜀農學會開除會籍，斗大的畫像也曾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地被請上了民主牆。如此原告，如此證人，大家都知道是誰在幕後導演這幕醜劇；並且認爲司法之是否獨立又面臨一次嚴重的考驗。「法律科學研究會」還憤慨地聲明：「這一案件的結果將證明中山大學學生焚燬六法全書之舉是否有其必要」。

第一次傳票到中大時適值大考，李名芬請求延期。到七月三日，傳票又來，李名芬乃毅然於五日晨準時出庭。經過法官的問訊，李名芬詳敘五二〇紀念晚會的經過，並指出證人李宣民搗亂會場並被兩個農學院社團開除的事實。李宣民在極度尷尬的情形下祇有吞吞吐吐地說：「那都是不……不合法……的團體」。

問到「原告」的時候，法官說：「你是四中學生，爲什麼跑到中大去？他們不打別人，爲什麼單單打你？你旣說受了傷要起訴，爲何不到法醫室驗傷，而去其他私人醫院」？這一連串的問題使朱治民言辭支吾，不能作具體答覆。

當偵訊時，法院不准旁聽，陪同李名芬來庭的院系代表祇好鵠立院中。前後約一小時，偵查終結，檢查官叫李名芬具保出院，等候傳訊。法警一名跟着李名芬同中大找保。沙訓導長說院聯是「非法團體」，李名芬是非法團體的主席，一切行動概由其本人負責，學校不予過問。再找周代校長鴻經，他的回答非常乾脆：「你們如果把院聯會解散，我就担保」。隨後又到丁家橋同學組織的工讀服務社，得到保證後再赴法庭，法官認爲該社沒有營業執照，否認其担保資格。這樣東奔西走，直到六日晨才覓得保人，跟來的那位法警也在宿舍裏整整地守候了一夜。

這一個案件到現在還沒有下文，但就在這虛懸着的當兒另一個消息又霹靂一聲傳來：三個同學在返家途中忽然失蹤。

失蹤

七月初暑假開始，同學紛紛離校返家謀事。不幾天就風聞有幾個同學失蹤，留校的部份同學都將信將疑。到十二號，中大週闘社張出號外，證實華彬清、朱成學、李飛三同學已被警局逮捕。消息的來源得自華彬清之弟華健清，據他致中大院聯會的信上說：「上月二十三日家母病危，家兄返蘇侍奉。後母病好轉，而家用無以爲繼，家兄遂奉慈命來京轉蕪湖討回一筆債款。家兄抵京後卽暫住下關源記新商行，以兩家常有業務往來。詎數日後，家中忽接姨母吳緝新（任職外交部）轉家兄獄中來函，言已被捕，同時源記新商行亦派專人來蘇報告。健清聞訊卽乘程來京，依據家兄信中線索前往下關水上警察局訪問，承李副局長接見，言家兄確由警局交來拘禁，同時在羈押中者尙有中大同學朱成學李飛等二人」。至此，失蹤眞像乃告大白。

次日各報登出首都衞戍司令孫連仲的「破獲共匪諜報組織」的談話，裏面說「案情重大證據確鑿，所有人犯罪證，已由首都警察廳解往特種刑事法庭依法訊辦」。最後還說：「此事發生後，共匪地下組織，必將製造謠言，淆亂聽聞，以增加執法機關處理本案之困難，並進而鼓動學潮」。根據「談話」，三同學於六日已經被捕，而其經過爲什麼不遲不早，偏偏在眞象大白，「失蹤」有了下落之後才宣佈？至於孫總司令「共匪地下組織必將如何如何」的預料更顯然是先來一頂大帽子以圖滅人之口。果然，到了十五日，隨着「國立中央大學營救非法被捕同學委員會」的成立，衞戍總部發言人就說「想係共匪職業學生所策劃」，同時還沾沾自喜地說：「果不出孫總司令十三日談話所預料」。

然而這一切實在也都是在同學們「預料」之中的。不特此也，同學們還進一步地預料：什麼口供自白書之類不久也會相繼出現。營救會於十三日由留校同學代表組織成立，先後發表「告全國同學書」「駁斥孫連仲談話」，並探監慰問，訪問刑庭。到二十五日，中央日報又登出了三同學的「起訴書」，裏面一開始就說三個人「通匪謀亂，罪狀確鑿」。但其所舉「確鑿」的「罪狀」是什麼呢？是「平素思想左傾，不滿現狀」，且曾「參加去年五二〇反內戰大遊行」，「經常與民盟首腦部接觸，接受共匪指使，策劃學潮，領導罷課，包圍青年部」。總之，一切「學潮」都推到這三個學生身上去了；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連「不滿現狀」也成了罪證之一！

至於校方對於這次事件的態度，眞可以說不關痛癢，甚至有些幸災樂禍。首先，營救會被認爲「不妥」，第四十七期校方所編中大校刊上還登載「學生趙世恩……等組織『國立中央大學營救被捕同學會』……」，言外之意，似認其爲少數同學私人的組織。營救會代表往訪沙訓導長，他說「我個人在良心上對三同學絕對同情，但並沒有什麼辦法」；往謁周代校長，他說：「你們的事向來不讓校方過問，這回事也不要找我」。這種態度自然使同學深感不滿，一份油印的壁報「南京通訊」於報導兩主腦人物的談話後還情溢乎辭地加上兩條標題說：周鴻經談「民主」，沙學浚講「良心」！

這一事件目下仍在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治安機關正式逮捕中大同學的第一次，而且時間是在暑假，地點是在校外。在天時地利人和上說治安機關眞算抓住了一個難得的良機。南京學生雖然已經宣佈聯防，但假期中大部份都已離校；而且，學校旣被官方目爲「租界」，到「租界」裏面公然抓人畢竟稍有「不便」，於是就趁着同學紛紛離開「租界」的時候像株守的蜘蛛似的在暗處無聲地張起了網。

易長

就在被捕三同學被起訴的前兩天，報紙上發出了吳有訓辭職照准，周鴻經繼長中大的新聞。

吳校長於去年十月出國，校務由醫學院戚壽南院長代理。今年四月戚代校長又赴歐出席「心臟病學會」，代理校長由教務長周鴻經先生繼任，到現在算是明令眞除。

周先生在中大同學的心目中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是中大數學系的教授，未就中大教務長以前還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他以司長之尊屈就教務長一職自然是爲代理校長鋪路，而代理校長又是到眞除校長的橋樑。

吳校長之遲早必去已在同學們的意料之中，雖則大家都對他懷有無限的崇敬。周校長在代理校務的期間已使同

（下接第二十四頁）

費孝通及其研究工作

胡慶鈞

簡歷：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生於江蘇吳江城。民二十二（一九三三）燕京大學畢業。民二十四（一九三五）清華研究院畢業。民二十七（一九三八）英國倫敦大學畢業，人類學博士。民二十七——三十四（一九三八——一九四五）雲南大學教授，期中一九四四——四五曾赴美講學一年。民三十四至今，清華大學教授，期中一九四七曾赴英講學。

一個年紀剛到三十八歲的中年學生，在社會人類學的崗位上努力了十年，享到了如許的盛名，獲得了很高的國際聲譽，這不能不說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件罕見的事。

多少人喜歡把罕見的事歸之於機會或偶然，然而偶然解釋不了費孝通先生。這盛名或聲譽是基於他的卓越才能與科學訓練，這一種訓練表現在他的研究工作上。

提起費先生的研究工作，讓我們沉浸在過去的一段記憶裏，囘到十年以前的時代。

是抗日戰爭開始的第二年，一個新從英國倫敦大學學成歸國的青年，攜帶着簡單的行裝，悄然的飛臨西南的山城——昆明，接受了雲南大學的聘約。毫無疑問，這個時候的費先生除了見知於他的師友及故舊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陌生的。

費先生一到雲南，便看上了這塊地方，他看上的並不只是因為這地方的風光綺麗和氣候溫和，而是理想的一塊社會學研究的新園地。和他剛在英國交完卷的博士論文，江蘇太湖附近的一個村落調查報告相比，雲南農村代表了另一種類型。於是他向祿豐縣的一個村落進兵，經過兩三年的實地調查與分析研究，獲得的結論印證了他的假設。他寫了一本研究報名，名字叫做「祿村農田」，在這本書的序言裏，他寫下了如次的話：

> 我在本書中要提出來致察的主題是現代工商業發達過程中農村社區所發生的變遷……就是土地制度中所發生的變遷。祿村和江村正代表着兩種型式。江村是靠近都市的農村，深受現代工商業的影響，而祿村則還是在開始受現代工商業影響的初期。在祿村，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差不多完全以農業為主重生產事業的內地農村結構。

這種工作就叫做社區研究，沒有人想到這工作會開始了一個新頁，連費先生自己當時也不敢太樂觀，因為他所受的是人類學的訓練。人類學的工作過去一向偏重在初民社會方面，所處理的是比較素樸的文化事實。然而現在他却大膽地，也是在他的老師馬林諾斯基(B.Malinowski)期望之下，繼續在江村經濟之後，來向比較複雜的離還不能脫離傳統的農村社區作一個方法論上的嘗試。

這嘗試無疑地獲得了意外的成功，它奠定了費先生今天實地研究和理論的基礎，也開創了中國社區研究的先聲。在費先生之前，社區研究只是西洋社會人類學者所努力過的成果，在中國還止於概念性的介紹。可是這概念就憑藉費先生的卓越天資和謹嚴的科學訓練，獲得了實證和輝煌的成績。

在這研究工作開始的時候，費先生在雲南大學創立了一個研究機構，這機構的名字便叫做魁閣。

魁閣就是魁星閣。「魁星點狀元，」誰也知道這是舊日科場士子獵取功名的綺夢。魁星閣的興建就在希望這地方多出幾個科場人才。在雲南農村比較大的村落和市鎮裏，出過科場人才的地方都有這種魁星閣的興建。

費先生的魁閣是在古城村，就在呈貢縣城的南門外。這是一座有八個角的閣亭，上下三層。最上的一層是魁星老爺的神像，費先生在他的英文著作裏曾把它描寫成為Monkey-Like God。在魁星老爺的旁邊，一張書桌橫窗擺着，終日埋頭工作的便是費孝通先生。這是一間三丈見方的斗室，如果同時有三個來客，在這上面就轉不過身來。三層樓下，也便是閣樓的第二層，四面窗戶，兩兩相對，每個窗戶面前各擺着兩張桌子，在這裏工作的是他的三位忠實伙伴。最下一層也便是閣樓的底層，一張大圓桌當門擺着，這是他們的餐室，廚房便在室內的左側。這簡陋的設備原是戰時的一般景色。就在這簡陋的設備裏面，五六年來，三四個人成天鍥而不舍地工作，每個人都獲得了預期的成績。這些成績好比「易村手工業」（張子毅著）、「昆廠勞工」（史國衡著）、「擺夷的擺」（田汝康著），都已經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引起了同類工作者的共同愛好。

一位伙伴曾經和我說起他加入魁閣工作的經過：

> 當我在聯大快要畢業的那一年，我才認識了費孝通先生，他是到聯大來代課的。立刻我對他的講授感到特殊的興趣，於是我決定跟隨他做研究，這是我加入魁閣的簡單動機。

像這樣的伙伴可以描寫出他對於研究工作的認識和毫不敷衍的態度。在費先生領導之下，魁閣的工作表現出一種新的優良的作風，這新作風具體的見之於下述四方面。

第一是自由研究的風氣。費先生是一個人類學者。社會人類學本身便是一種綜合的科學，它所處理的題材廣泛到文化的各方面。費先生是馬林諾斯基的學生，馬氏在人類學的領域裏是以功能派的方法見稱的。所謂功能派是看重在文化的功能分析，認為一物的重要不在形式而在它的功能，這功能便是它在人類活動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從這個觀念出發，費先生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顯然已經越出馬氏之外。他對於研究工作的重心雖然有一連串的計劃，可是對於研究的題材並不加以嚴格的限制。他鼓勵每一個人去創造或者發掘，而且完全根據各人的興趣，不強迫他們去做自己沒有興趣的工作。

第二是尊重個人的表現，在國內的學術界裏，一種不太好的風氣是前輩的學者或領導者往往以泰斗自居，忽視青年人研究的成果。青年人窮年累月的研究所得，甚至不能用自己的名字發表。有的學者更荒謬到把公家的材料祕為私藏，獨家經營，儼然「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樣子，這一點費先生就給他打破了。他鼓勵青年朋友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自己發表，以磨練自己的身手。而他永遠極誠懇的站在旁邊，指導他們，幫助他們，從誘導思想到改正寫作，他熱望別人成功，認為就是自己的成功。

第三是公開的辯論。在研究室裏面，最難得的是公開辯論的風氣。有些自命為權威的學者，認為自己的權威是不能動搖的，因此他們往往在主觀上拒絕一切來自任何方面的批評，甚至有的人認為批評是對他的尊嚴的侮辱。可是魁閣在這方面却一反以往的傳統。他們認為研究工作的集思廣益是見之於Seminar班上，這是一個討論會。當一個研究工作者選定了自己所要研究的問題，他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見，或者已經得到的成果，公開徵求別人的意見。每個人可以盡量申述自己的看法，不必忌諱給對方以忠實的批評。有時他們可以為一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費先生雖然身居領導的地位，可是他也一樣的接受青年朋友的批評。

第四是伙伴精神。參加魁閣工作的人，每個人都是這團體裏面的忠實伙伴，他們有同休戚共甘苦的精神。由於經費的困難，魁閣沒有事務人員，從經管公款到購買文具，從寫鋼版字到用油印機，都是自己動手。費先生在這裏就表現了高度的工作效率，他寫得一筆很好的鋼版字，魁

閣所出版的油印報告，都是他們自已動手寫自已印的。在這如此艱困的物質條件下，也就靠着這種伙伴精神才能使他們的工作能夠繼續進行。

在這種新的作風之下，每一位參加研究工作的個人都表現了自已的成就。三十三年，費先生把研究工作的一部份翻譯成英文，一本是 Earthbound China（費孝通張子毅合著），由芝加哥大學出版，一本是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史國衡著），由哈佛大學出版。這兩本書都獲得了英美讀者的好評，書店老闆常常蒐集了許多的書評，從美國郵寄到中國來。

從農業到手工業，或者是工廠裏的勞工，魁閣所表現的工作成績在這一時期大體偏重在經濟方面。一直到三十四年秋天，一部分伙伴離開了魁閣，史國衡先生去了美國，田汝康先生去了英國，研究室也由呈貢遷移到昆明，工作又開始了一個新的方向。

這時內戰剛在開始，國人經過了八年抗戰的苦難，又得重新接受一個新的磨折。反戰的情緒是很高的。在這種情形下，由於朋友的慫恿與支持費先生出來主辦「時代評論」。「時代評論」很快的獲得讀者的愛好，銷路一天比一天增加，成爲當時西南的一個重要刊物。費先生的時論也受到廣大青年學生的歡迎，他被政府當局目爲民主領袖。

三十五年暑假，李公樸與聞一多兩先生連續被政府當局密謀暗殺，民主運動受到嚴重的打擊。費先生在憤怒的情緒下悄然的離開了昆明，接受英國文化協會的邀約，去英國講了三個月的學。三十六年年初又重返清華園，在清華大學任教。

回到清華園的一年多來，費先生於教課之餘，又重新開始他的研究工作了。他自已是「文不離手，手不離書」的，在這一年多來他寫過不少的文章，輯印過好幾本集子。其中已經出版的有「重訪英倫」（大公報）、「工黨一年」（與史靖合譯，生活書店）、「美國人性格」（生活書店）、鄉土中國（觀察社）、「鄉土重建」（觀察社），還有「中國社會結構」等書。

這些著作代表費先生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這便是偏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他仍舊運用功能研究的方法，來實地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質。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功能派的研究方法是注重一種以制度爲單位的文化的功能，看它適應社會需要的那一方面。一種傳統制度在傳統社會裏是有它的作用的，研究者的任務只在觀察與分析。費先生以這種態度來分析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特別是紳士地主階層，曾經引起讀者的討論，有人以爲他在維護傳統了。其實無論就費先生寫作的動機或者文字所能表達的詞意上面，我知道他並沒有要維護什麼人的利益。可是因爲文字並不能夠完全表達自已的意見，由於各人的修養與所用詞彙的不盡相同，甚至可能表達出讀者認爲相反的意見，這就往往是引起辯論的根源。

自然，費先生也有他的立場，這是社會學者的共同立場，社會學者希望人類社會建立在合理的和諧秩序上面。可是今天中國正處在社會解組的過程中，新舊文化的不能調協，兩代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城鄉的對立，紳士與農民之間的仇恨日益加深，爲了爭取廣大人民的利益，使青年朋友逐漸養成了一種反傳統的態度。

一個社會學者在這種場合下就可能走上時代的尖端，招來了各方面的誤會。我們總知道社會學在中國並不爲一般人所熟悉，有些人認爲社會學者就是信奉社會主義的人，換一句話說便是共產黨。可是在另一方面，一般從事社會改革工作的人，又以社會學者並不參加實際社會改革運動而感到失望與懷疑。

我們自然不反對社會改革，然而基於分工的原則，我們所期望於社會學者還是忠實於他自已的崗位與科學研究，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仔細分析與觀察當前的事實。只要他不違反人民的利益，或者作某一路的幫閒與幫兇，就無懼於任何方面的曲解誤會。

附費先生重要著譯：

一、花藍傜社會組織（一九三六，廣西省政府研究專刊。）
二、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 Keyan Paul, London. 有日譯本）
三、祿村農田（一九四三、商務）
四、鷄足朝山記（一九四三、昆明生活導報）
五、Earthbound China (1914, Chicago Press, Chicago)
六、民主、憲法、人權（一九四六、生活）
七、初訪美國（一九四六、生活）
八、內地農村（一九四六、生活）
九、生育制度（一九四七、商務）
十、重訪英倫（一九四七、大公報）
十一、美國人性格（一九四七、生活）
十二、鄉土中國（一九四八、觀察）
十三、鄉土重建（一九四八、觀察）

此外尙有譯述社會變遷（W. F. Ogburn原著）文化論、（B. Malinows： 原著）人文類型、（R. Firth原著）工黨一年、（J. E. D. Hall 原著）等書，及人情與邦交等。

（上接第二十二頁）

學們大體知道了他的作風，但在明令眞除之後大家對他不能不寄以最低的期望。大家都希望他能給中大帶來安定和進步，而眼前被捕三同學之能否得釋就是給他的一個考驗。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大周報社評「迎新校長」裏面說：「一個大學是離不開一個好的校長的。吳校長出國雖然不滿一年，但中大已經變了一個樣」。社評繼對一年來的中大作了一番檢討，最後指出：「在這險惡不安的情形中，周先生正式當了校長，這個責任是艱巨的，營救三同學就是當務之急。中大是一隻大海船，現在周先生作了舵手；在陰黑的風雨之夜航行，我們僅以忐忑的心情祝她平安」。

招生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招生多麼平常，今年竟也出現了不少的噱頭、花樣。在往年，學校裏各社團以及各同鄉會都乘機辦些考生服務工作，給成千成萬的在烈日下東奔西走的考生解決部分的難題。今年辦理這種工作的最大的團體有兩個，一個是院聯會主辦的「考生服務委員會」，另一個是校方主持並聘請一部分同學幫忙的「中大考生服務團」。前者的優點是熱忱高，陣容強，來者不拒；後者的好處是有錢，有勢，有工友吩咐，而且「辦公」也有定時，過了「辦公」時間還要來問什麼問題的考生總會嚐到閉門羹。

然而「服務」在這年頭也成了特權。十九二十兩日新生報名期間訓導處三度通知考生服務委員會談話，說該會是「非法團體」，不能在校內活動。該會雖然並未因爲這次談話而停止服務工作，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命令總不能不感到懷疑。後來猜想大概是校方怕考生受到「歪曲宣傳」和「不良刺激」（金女大當局即依此不准學生辦理考生服務）。一個服委會負責人爲此苦笑地說：「這時候作『宣傳』的是傻瓜，哪個考生還有心情聽你這些話」！

然而傻瓜畢竟還有。前來中大報名的考生一進門就會看到這些奇奇怪怪的標語：「愛國青年一定勝利」，「優秀學生的成功就是職業學生的失敗」，「歡迎愛國青年到中大來」（再往下看，怕要有「投考不忘戡亂」了）。這些標語連一般中大同學乍見都覺得莫明其妙，但一看每張標語上都蓋着「大中學生聯誼會」的圖章也就爲之恍然了。不特此也，「聯誼會」還出版了一種「考試新聞」，但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來攻擊院聯。此外，院聯的招貼也常在夜晚被人撕去。

中大，就這麼樣地在過着苦悶的暑期。

吳有訓在中央大學

劉郝稼

三年前在重慶讀到中大易長的消息是我初次知道吳有訓先生的名字。當時中大校長一易再易，結果易出了這麼一位「不見經傳」的人物。當然，現在我們知道吳先生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物理學者，但當時我們既未在報章雜誌上拜讀過他的「名言讜論」，也無從在什麼「現代名人錄」裏查到他的姓名，所有他的籍貫、經歷、年齡、出身、我們都一無所知，——這情形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吳先生悄悄地從昆明（當時他是西南聯大理學院長）到中大來了。上任不久也曾作了一次「就職訓話」，但因佈告出得不太堂皇，很多同學都未加注意；我也祇事後聽人說新校長五十來歲，瘦長身材，嗓子高亢，江西口音，講的是什麼「安定中求進步」云云。其後，學校裏似乎不見有什麼動靜，但空氣和往常又似乎有點兒不同。仔細想想，原來每星期的「紀念週」已經無形取消，而前校長（顧毓琇）用以服衆的拿手好戲——巨官顯宦的「蒞校演講」，也不再來攪擾大家的清聽了。日子就這麼平靜而且平淡地流走，我們幾乎都已忘記校長的存在，直到「一二五」的波瀾陡地激起，我們才恍然於我們有着這麼一個校長，而且已經把他失掉。

「一二五」是中大領導下重慶學生促成政協成功的大遊行。當時由於動機純正，秩序嚴整，重慶各報一致交口讚譽；加以當時大局一片光明，同學們無不處於一個興奮的高潮之中。不料一個消息就在這時一聲傳來：校長由於受到壓力已經離開中大，而且已經呈請辭職！

同學們的反應幾乎是奇蹟式的。民主牆上登時貼滿了佈告，大家一致要求「吳校長重返中大」，而且喊出了「吳校長長校三十年！」同時，教授會也在大禮堂和同學作了一次緊急談話會，在這會上我們常聽到的所謂「南高派」「清華派」也作了歷史性的握手。教授們異口同聲地指出中大不可一日無吳校長。一位教授承認：「爲了學校的榮譽，吳校長確實受到了『委屈』。」另一位教授談到校長的爲人，說他是一個純粹的學者，既不長於行政，更不善於應付黨派的鬥爭；說他「從昆明單人獨馬地飄然而來，也可以單人獨馬地飄然而去」；說他到中大來以後祇領辦公費，薪水還是以教授身份從聯大照支的，另外吳夫人還精於刺繡，常寄來些從美軍手裏換得的勞力錢……在這裏很多同學都掏出手帕來抹鼻子，我也夾在人羣裏湧出了滿眶的熱淚。

師生濟濟一堂「共赴校難」，無疑地這是中大有史以來的創聞。會後教授會學生自治會的代表聯袂進城恭請校長返駕，據說校長「深爲感動」，答應再回中大「試一試看」。消息傳出，全校歡騰，大家奔走相告；無論識與不識，道旁相遇，都會喜形於色地說：「校長回來了！」

像這樣忽悲忽喜一張一弛的風波重複了不知道多少次（前訓導長劉慶雲先生說，校長呈辭先後不下二三十次，每一次都是「聲淚俱下」），到「五二〇」遂又達到了一次新的高潮。五二〇的前夕校長曾在大禮堂對同學作了一次訓話。說來慚愧，這還是筆者三年來親聆校長講話的第一次。時間是在晚上，坐次又離講台很遠，致使我無法看清校長的模樣，然而我的既得印象在輪廓上大致不差。一般地說，校長絕非一個雄辯家，更缺少做戲的天才。他的聲調和姿態都平直而少變化，他吐字很慢，斷句有時不大自然，但一字一句都是「語重心長」，使大家聽的時候不由得都屏住氣。他指出中大已面臨一次危機，他要同學們力持鎮靜。「不光你們青年苦悶，就是我——也是有着很多苦悶的」！他這句話終於出口，台下登時捲起一陣海嘯似的掌聲，然而却沒有歡呼，因爲大家的喉頭都有些阻塞，喊不出來。從這一句話裏大家知道校長的心和大家的是相通的。他不是牛角尖裏的「學者」，他也有着時代的苦悶，這就使一羣無告的孩子得到了安慰、溫暖、和支援，而不由得不表示出他們的興奮、感謝、和歡喜。隨後校長痛斥政爭之爲害學術，他吃力地喊出「一，切，黨，派，退，出，中，央，——大，學」！他的結語是「上，帝，保，佑，中，央，——大，學」！我不知道校長是不是教徒，而非教徒的眼眶裏確實又滿了熱淚。講完之後校長掏出手帕來揩着。我看不清他眼簾下閃閃發光的是汗還是淚，大概是汗和淚已經交流在一起了吧？

繼「五二〇」而來的是校長的再度堅請辭職和同學們的再度堅決挽留。辭職是辭不掉的。天曉得這並非由於當局對吳校長有什麼厚愛，最大的原因怕還是照准之後攤不出第二張王牌來。眞的，以當時的情形看，除了「校長」之外還有誰能來中大做校長呢？

「五二〇」所造成的風浪一直延續了好幾個月。在這個期間裏逮捕學生的軍警經常出入於全國各地的學府，而中大獨免於難，這不能不歸功於吳校長和當時訓導長劉慶雲先生的力爭人樓。「五二〇」的迴波由澎湃而趨於平靜之後，劉訓導長辭職了，繼任的就是現在被稱爲「沙皇」的沙學浚先生。沙先生當時似乎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大作經常地出現在京滬著名的報刊上，因之同學們對於劉訓導長之去雖然懷有無限的惋惜，對於沙訓導長之來却也抱着極大的期望。訓導長問題解決不久，教育部忽然派吳校長到墨西哥去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消息傳到中大，全校爲之騷然。同學們所耽心的是：教育部的這一任命是否眞像字面上那樣的單純？這裏面是不是有什麼「調虎離山」的詭計？吳校長會不會一去不返？這些問號表現在民主牆上就是一連串的驚嘆號，「反對校長出國！」「當心陰謀！」的呼聲響徹了全校，直到後來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證才慢慢消沒。

出國前夕校長分別召集兩部同學作了一次談話。大禮堂的空氣是無限熱烈和諧而又別情依依的。當校長從側門步上講台的時候，同學們都起立示敬，掌聲夾着歡呼歷久不絕，情況的眞摯與熱烈爲我有生以來所僅見。以「一介書生」（這是吳校長辭職時常常用來稱呼自己的辭兒）而得此殊遇，吳校長固然未必想到，一些「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專門在「萬歲」聲中過生活的英雄們怕更會莫明其妙！但這理由其實是不難尋找的：中大一向是派系角逐的場所，校長的寶座在公卿大人之間皮球似的踢來踢去，早就使一般同學教授感到無限的厭煩了。吳校長在「人心思治」中出長中大，雖然他不善行政，不無缺點，在他的任內也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他總算是爲教育而教育，不是爲黨而教育，或者爲官而教育，每一次學生運動發生之前他無不站在校長的立場上力加勸阻，但等學生被打的時候，他會聞訊昏厥；同時他知道這是公意，因之事後也不給學生加任何的帽子而大批地記過，開除。這年頭先生大人都好說青年們盡是生非，但其實青年們是非常易於滿足的。他們不奢望大人們會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的隊伍；他們祇希望有人了解他們，同情他們，不給他們以汚蔑和傷害。吳校長之受到愛戴，在這一點說正是時勢造成的。

校長的這一席臨別贈言其實祇是談談家常話。他歷數學潮期間同學們課業的損失以及學校資產建設的經過，然後又以安定進步，不要輕信謠言諄諄相囑，最後一句話是「祝大家都好」。辭畢，學生代表當場呈遞了一本全校學生（我自然也包括在內）簽名致敬的紀念册。

校長出國了。他帶走了中大的進步（下接三十一頁）

觀察文摘

增產與革命

——寫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後——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中建」三卷四期

我已決定在一個時期內不寫文章，但本文卻是例外。所以想不寫文章的緣故，是因爲時局嚴重已超過了說話的階段，在這樣的時局下而要說話不免要發生一個感想，卽說話給誰聽。向老百姓說話吧，老百姓由於親身的經驗，比我們知道的更多，眼睛更亮，似乎不必再多說了。向知識份子來說話吧，知識份子今天已分化了，直成一個五牛分屍的狀態。所以分化的原由乃是由於各人太顧慮自身的利害而把太局的利害置於次要之列，或竟置於腦後。知識份子愈分化，其醜態亦愈顯出。這證明知識份子不足爲社會的中堅，對於分化了的知識份子實在無和他們討論其自身利害問題的必要。至於向現實的當局說話，則我自政協被破壞以後久已不做此想。孔老夫子說，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爲失言，我們又何苦專做失言的事情呢！所以我的說話範圍愈來愈變得狹小了，因此乃決定在一個時期不作文章。

今天中建半月刊的幾個朋友硬要我有一篇文章，同時我又想起在我寫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由觀察社已出版）一書以後尙有一些餘義，不妨藉此機會一吐，有些意思是我已在書中說過了的，只是沒有簡明的提綱挈領提出來；有些意思則是引伸出來的。我相信經過這樣的一說明，我的書中要旨反而更得顯明，本篇或可算是書寫完後的一個總結。

我在書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理想與現實之交涉是靠着其中間的一個具體辦法，只看這個辦法能否把人類生活上的物質幸福增進，倘使能夠增進，則理想與現實便有一些交合，否則理想依然騰在天空中，而與現實人生無交涉，這個觀點名之爲一種經濟決定論（e.onomic determinism）固無不可，但卻非主張人類行爲全部由經濟因素來決定，乃只是說物質生活的增高的要求那一點有很大的決定性而已。於此所謂決定性是指在某種一定的範圍內有嚴格的限制作用，不得超過而言，卻不是說一對一的關係，不可誤會。因爲無論任何好的理想，如人人自由，大家平等，彼此公道，完全講理，等等，倘只是說說而已，雖然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然終不能見於實際，則必定亦只是徒然。我發見西方人在歷史上很早就有了這樣的理想，所以我嘗說自由平等之概念在西方是遠在二千數百年以前就有了的，問題只在如何使其實現於實際人生上。一部西洋歷史可以說，就是對於這個問題謀解決的努力的紀錄。在這個紀錄中，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有些成功，並且是許多的失敗。這些失敗的事例給予我們以教訓乃更爲可貴。尤其是革命的歷史，法國大革命，其中有許多失敗的事跡可以垂訓於人類，蘇聯大革命的歷史直至現在，尤其能給我們以教訓。

我們總括這些教訓，可以得到下列的一個原則；而人類對於物質生活的幸福有不斷的增進的要求。凡一個新制度出現，倘能使所有的人們一個個都能在物質生活上至少有一些增進，則這個新制度卽站住了。詳言之，卽假使一旦社會起了變化，在變化後，先以窮人來說，本來只吃雜糧的，今後有白麵可吃；本來只有一身衣服的，今後有兩身衣服；本來住茅屋的，今後有瓦屋可住；次就富人來說，只須其貢獻於社會是正當的職司，卻並不必減低其享受，例如一個有名的醫生本來坐汽車，並不要把他的汽車充公；一個工程師或經理本來住洋房，亦不須勒令其遷出。換言之，卽除了除去若干剝削關係以外，只是把貧人生活提高，並不要把富的人生活向下拉平。這便是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並不是均貧富，須知均貧富只是再分配，有時再分配一下，不久仍會變爲不平。而生活水準的提高卻在生產總量的增加。所以使一個社會，大家的生活，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提高，則必須全國生產總量有相當的增加。我名此爲增產。質言之，卽以增產而求平均，並非僅以再分配而求平勻。這其間區別甚大，因爲均貧富既非增加生產總量，並且同時對於增加生產的努力進行上反是一個妨礙，故必須力避此種過激而有害的舉動。須知凡是一個革命，如果僅是把經濟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辦法來平均一下，其結果並未使生產總量有所增加，這個革命終歸失敗。歷史上這樣的例實在太多，因爲凡是一個革命固然無不是由經濟不平等作爲推動力，倘使是一個經濟比較平等的社會，決不會演爲革命。但革命以後卻必須走上增產之路，使所有的人們家給戶足，人人生活舒服些，這樣乃可使改革後的新狀態（卽新的社會秩序）得以站住；否則終必是曇花一現而已。這乃是歷史給我們的一個抽象原則。

因此我說人類有一個統貫全歷史的路線，就是不斷的把生活提高。尤其是生產落後的民族，這樣的要求更爲迫切，乃超過其他一切要求（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以上。其他一切的要求（如自由與平等）乃完全由這個要求的達到的程度來決定其分量與高度，如果不相配合，則自由與平等完全變爲虛浮的，所以我在書中不承認有抽象的空汎的自由平等，而只有切乎時代需要的自由平等。某一時代有其所要求的自由平等。而與次一時代不盡相同。只有這樣的具體的自由平等在歷史上不斷出現，表示人類的一貫的要求。總之，自由平等是理想，而理想之能否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如何卻要靠着這個物質福利作骨幹，以決定之。

並且我們更須知假使社會起變化，其推動力不是專靠理想。雖則理想亦大有其用處，而主要的關鍵尤在於一個社會倘其生產情形演變到了一個不能再發展的地步，則這個社會便內部含有了革命的必要。一個社會先潛伏有革命的必要性，然後人們再用理想從而煽動之，於是變化乃起。生產情形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是由於社會的生產關係使然。而社會卻仍含有再增加生產的根本要求。這個根本與理想配合發爲動力，遂可把舊有的社會關係推翻，推翻了舊有的社會關係以後，增產的辦法容易實行了，於是新社會乃站住。

爲甚麼會生產情形竟演變到無可再增的地步呢？這一點不能完全從生產技術來說明。生產技術是靠着有新的機器發明，但新機器出現不見得就能普遍被採用，因爲其間有一個資本問題夾在當中。資本是勞動所得的堆積，愈積得多則對於再生產愈有辦法，所以必須同時注重在生產的社會關係。倘使生產的社會關係上有一部分人們儘管勞動，一部分人們坐享其成，吸取他人的剩餘價值供自己的純粹消費，則便是把本來可作爲再生產之用的一部分資本變作純粹消耗而浪費去了。以土地的生產爲例而言，土地要增加生產必須改用機器耕種，但農民是沒有錢來買機器的。這就是由於農民所得除了自己消費以外都納給地主了，地主拿此做了純粹的消費。至於向政府納稅，亦是由政府去豢養一批

軍隊或一批官僚，並不爲再生產之用。倘使把地主的社會關係廢除了，把租稅制度改良了，則農業所餘卽可轉移而作爲其自身改爲機械化之用。可見土地改革的根本命意是在於使土地生產的增加，至於有人專從不平等上着眼，這是太淺薄了。所以一個社會或國家倘其演變到生產不能再增的地步，則這個國家非革命不可。改良派的政治家則太忽視這一點了；他們雖亦能見到必須增產，然而却沒有見到非用革命把這些阻礙生產發展的社會關係破除不可。但革命却須有匠心，我曾在書中說：

「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政治家多多少少要有些天才。必須能摸得出那個社會所需要的改革的天然限度。必須做到恰好，太過了，徒然紛更擾攘，無濟於事，不及了，則又不能達到目的。故過與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我意思是說，一個社會或國家到了生產不能再進的地步，必是由於其生產上的社會關係反使生產不能再有發展。而救濟之法只是改變其生產的社會關係中之足以阻礙生產再發展的那一部分。千萬不要連累，或波及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部分，這便是我所謂改革需要的天然界限。需要革的必須是不得不革的；不需要革的千萬不要革。謀國必須有悲天憫人的心腸。如果不明此理，硬把不需要改革的部分亦加以翻身的處分，則勢必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大混亂。混亂的結果必致生產反而降低。這豈不是南轅而北轍麼？所以我說從事革命的政治家需要有天才，必須能把握這個界限與分際，不讓其超過；必須類似莊子上所說的庖丁解牛，奏刀中節，不多不少，恰如其量，又必須如名醫診脈，在未開藥方以前，卽確知病在何處。

如以中國目前爲例，其界限是很顯明的。在農業方面是地主，因爲這個階級的存在足以阻礙農業生產的再發展。在工業方面是豪門資本與官僚資本，除此以外，實在絲毫無立刻改革的必要。因爲其他一切可以按照將來的建國計劃逐步進行。至於廢除地主及豪門官僚亦不限於流血，地主可使其轉業，豪門與官僚只須把其資本交給國家就完了。不過以上所言只是限於經濟方面，我未嘗不知他們都有其深厚的政治根據。所以經濟的改革必須先有政治性的革命（卽去掉專制與封建，以及軍閥割據等）爲其前提，這又是不待言的了。

我們須知歷史上的所有革命不見得都能辦到如此。有些革命不但沒有把舊有的生產限制的籓籠沖破，並且亦沒有開闢出來增加生產的新天地。這一類的革命在中國爲獨多。我嘗名之爲換朝代。換朝代是一個君主倒了又換了一個君主，一個軍閥倒了又改爲一個軍閥，在經濟方面並無絲毫的解決。其所以能相安一時的緣故只是在人口方面。每當朝代的更換必是天災人禍齊來，大殺戮一場，使人口減少甚多。人口減少了，雖生產總量無增，而分配上却少了一些困難。這固是社會的一些變化，但生產機構與其社會關係却並無改變，中國歷史上安置所謂職業的革命家之法就是於事成以後分給大量的土地，所以功臣無不是大地主。以致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就是革命失却意義的那一天。一部中國歷史，所有的革命只是這樣性質的換朝代而已。根據此理，我們可以把中國的這種革命都不當作眞正的革命來看待，例如太平天國之亂，現在有人大加恭維，其實毫不足道。依然是換朝代的老調。所以我和時流論者的論調頗不相同。我以爲中國歷史上有些事件用不着重新估價。老實說，太平天國假使把清朝完全推翻了，仍舊是實行傳統的那一套，決不會把舊式生產關係的鐵圈打破，而開發一個新式生產關係，使全體人民生活水準增高。辛亥革命的毫無價值就是爲此。國民黨北伐亦何嘗不如此呢？今後應該如何，我們可以深長思之！

我們根據這一點可以檢查歷史上所有的革命。凡能辦到開闢新生產天地的，便是成功的革命，否則就是失敗的革命。革命必須與建設相連接，革命是指沖破舊有生產關係中之阻礙其再發展的部分而言，亦就是消除這些障礙。建設是指除了阻礙以後自由發揮其本含有的生產力而言，亦就是從事於生產的開拓，以使人人滿足其增進福利的天然要求，所以革命而要成功必須緊接着建設，在革命中必須把建設開其初端。初端一開卽進爲和平，在和平中建設順利發展下去。以上是說任何政治變化必須採取的原則。

根據上述的道理，使我們知道一個民族，其前進，無論經歷甚麼階段，或革命或不需革命，都是由於其本身內部的要求；又由其自身的要求來決定其形式與姿態。斷乎沒有專學旁人的，須知效法旁人乃是從外打進，凡是從外打進去，必定不會成功。所以中國自清末以後，學日本，學英美，學蘇聯，沒有一次而有絲毫的效驗，其故不言自明了。（如清末的立憲是學日本；民國成立，閙總統制與內閣制是學英美；迨國民黨北伐勝利實行一黨訓政是學俄國），今後當知一切須以自己本身的要求來決定。單純政治上的民主不能解決經濟上增產的要求。所以政治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國已不夠了。但專從經濟上着眼，而要效法俄國，採取蘇維埃制度，在事實上亦絕對辦不到。因爲這樣做只有使增產反而發生困難，所以擺在面前的只有一條路。有人說今天中國只有一條路，卽是前進，否則就是反動。又有人說只有民主與反民主，我則以爲前進與民主這個名詞太空洞，太含渾。近於玩弄文字把戲，不能予人以眞正的指示。我亦主張只有一條路，但願把他的具體內容說出來，內容就是本篇所講的。我以爲至少必須做如此，同時亦至多只能做如此，故主張只有一條路。如果有些人以爲必須加以一個總括的名辭，則不妨姑名之曰新型的民主，這個名辭是俄國學者瓦爾加所用的。他以爲現在東歐有些國家正採取這個辦法，我則以爲北歐的國家亦應列入這一類，其實到了今天舊型的民主之代表恐怕只有美國了。（卽英國亦變爲居於新型與舊型之中間）這些國家在外交路線上可以完全中立，故我們提出新型的民主時是純就內政而言，決不含特別與某一國親善之意，瓦氏並且說，新型的民主仍保留私有財產制度。不但此也，我願再追加一句：卽對於剝削關係亦只是廢除其足以阻礙生產發展的那一部分，至於對於獎勵生產尚有一些用處的另一部份則並不要一併加以廢除。瓦氏主張勞動者的政治機構可能爲議會制度，這乃是說到社會主義之路不限於一個，我則以爲新型的民主必須建立於社會各階級的合作之上。所以議會制度應得被採用，就是可以拿議會來代表社會上各階層，因此聯合政府便有了根據，所謂聯合必須是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之聯合，決不可爲遊離性的政客團體之聯合。不過須知新型民主只是一個大類的共名而已，各國情形不同，必須按照其本國國情自定適宜的辦法，詳述此點非本篇所許，因爲說得已太多了，卽此爲止。

總之，我希望今後中國把這個辦法定爲「國是」。同時希望論壇上的言論家都能集中在這一點上發揮，最好不要陷入空想（卽烏托邦）發一些過分激烈論調，恐怕過分的主張反而使這樣國是的推行發生不必要的困難。

民國三十七年七七紀念日寫完

啓事

本刊第四卷出完，休息兩週，第五卷第一期定八月二十八日出版，謹請讀者注意。

觀察第四卷目錄索引

題目	作者	期數
編輯者言		
吃重・苦鬥・盡心	儲安平	二十四
政治・內政		
英國人看中國共產黨（外論選譯）	The Times	二
在菏澤解放區所見	江沙	二・三
瀋陽觀察（觀察文摘）	梁實秋	二
內戰論	楊人楩	四
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	樓邦彥	五
東北嚴重性是怎樣促成的？（觀察文摘）	錢邦楷	五
只有兩條路	樊弘	七
夢覺的覺醒？	潘光旦	七
擬了馬薩里克遺書	蕭乾	七
論政治上的新病態（觀察文摘）	浩然	七
重演歷史？創造歷史？	孫克寬	八
從人事上論中國政治（觀察文摘）	浩然	八
國大評論	儲安平	九
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	儲安平	十
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樓邦彥	十
「五四」二十九週年	許德珩	十一
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何永信	十一
從政策上論中國政治（觀察文摘）	浩然	十一
我們對於設立特種刑事法庭的抗議（觀察文摘）	清華・北大四個學會	十二
忠告民社黨和青年黨	季羨林	十三
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兼論我們的道路	周東郊	十三
科學選舉與中國式的民主	林志純	十三
知識青年的道路（觀察文摘）	袁翰青	十三
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吳晗	十四
告知識份子（觀察文摘）	張東蓀	十四
評翁文灝內閣	儲安平	十五
讀教育部兩個代電後	樓邦彥	十五
美國教授關於北平迫害大學事件的兩封公開信（外論選譯）	W.W. Lockwood等	十六
論作官與用人（觀察文摘）	浩然	十六
關於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樊弘	十八
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儲安平	二十、
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美國通信）	莫如儉	二十
時局問答	陸君平	二十一
評南京中央日報對王芸生的攻擊	方秋葦	二十二
論「公然反對政府」	樓邦彥	二十二
小康之局如何實現	孫克寬	二十四
國際・外交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周炳琳	一
歐洲與美援	Vict.r Perlo等	一
甘地之死（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一
甘地與新印度（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一
關於「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	費孝通	一
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	錢克新	二
大圈子裏小圈子的日本政局（東京通信）	劉子健	二
和蘇聯相處之道（外論選譯）	拉斯基	三
無獨有偶	費孝通	三
總統的災難（紐約通信）	楊剛	四
美國對華政策的冒險（外論選譯）	裴斐	四
美國的錢在中國用到什麼地方去的（外論選譯）	Maxwell S. Stewart	五
拆爐話北美	費孝通	五
儼然又是第二個暴風雨的前夕（美國通信）	楊慶堃	六
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與國際和平	李浩培	七
美援與英國外交（倫敦通信）	田汝康	七
和平之助抑戰爭之路？（外論選譯）	Michael Straight	八
戰雲瀰漫下的美國（美國通信）	段連城	八
再論美國大選	費孝通	九
辯「日本復興問題」	劉子健	九
美國大選點將錄（美國通信）	段連城	十
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王鐵崖	十一
在歐洲看大局（巴黎通信）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十一
讀赫爾回憶錄	費孝通	十二
華萊士晤見記（美國通信）	田心源	十二
馬歇爾方案實施第一章（巴黎通信）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十三
和平之謎	費孝通	十四
東歐・西歐與新的戰爭（英國通信）	葉君健	十四
原子能與世界和平	袁翰青	
一個英國鄉村時事討論會旁聽記（倫敦通信）	田汝康	十五
論反扶日	李純青	十六
論日本賠償問題	譚崇台	十七
美國的軍備經濟（外論選譯）	Fritz Sternberg	十七
歐洲團結的基礎（外論選譯）	Kingsley Martin	十八
杜威入選與對華政策	費孝通	十九
蘇聯即將東顧	丁驌	十九
英國人看中國（倫敦通信）	田汝康	十九
蘇聯準備發動世界戰爭嗎？（外論選譯）	Henry J. Taylor	二十
英方在康藏邊區築路	吳謳姣	二十一
南歐與北歐（歐洲通信）	葉君健	二十一
兩分三裂的民主黨	費孝通	二十二
狄托和克蘭姆林宮（外論選譯）	The Newstatesman	二十二
狄托被控（外論選譯）	The Tribunl	二十二
東方集團剖去一片（外論選譯）	The Economist	二十三
經濟・財政		
內戰給予工礦事業的摧殘	胡鶯柏	五
論當前的土地問題	笪移今	六
再爲徵用國外資產呼籲	簡貫三	十六
物價狂漲！物價狂漲！	劉滌源	十八
箭在弦上的幣制改革	笪移今	十八
改革幣制有辦法嗎？	夏炎德	十九
物價漲風的新階段	笪移今	二十
七個月來的中國經濟情勢	笪移今	二十四
平抑物價乎管制收益乎	羅堅白	二十四再
思想・學術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張東蓀	一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	張東蓀	二
讀「自由主義宣言」	潘光旦	三
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	施復亮	四
關於「鄉土工業」和「紳權」	費孝通	四

論皇權 吳晗 六
社會主義乎？新資本主義乎？ 嚴仁賡 十七
紳權的繼替 史靖 十七
新中國的政治與經濟 施復亮 二十一
再談「新資本主義」 嚴仁賡 二十四
增產與革命（觀察文摘） 張東蓀 二十四

文化·教育

憲政和中國文化 郭叔壬 三
論聘外國教授 季羨林 三
狹路相逢 劉緒貽 五
釋Liberal·Liberalism 鄭愼山 六
論神祕的思想──神祕的邏輯 張述祖 六
悼許季茀先生 吳世昌 六
孩子·奶頭·工作 全慰天 八
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 陸志韋 九
談今天的學生 余才友 九
兩種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及其衝突 劉緒貽 十
學生是怎樣吃飯的 何孝達 十一
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 吳國鈞 十二
無病之病 張述祖 十二
人性的抑鬱與瞭解 劉緒貽 十三
文字改革的實驗 金輪海 十四
在我們的「大海船」上 何孝遠 十四
我們眼中的工友變了 何孝達 十五
漢字的改革 劉學濬 十六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劉緒貽 十六
一個大學畢業生對於大學教育的意見 龍正大 十七
戀愛·婚姻·家庭 胡慶鈞 十八
退無以守·進必以戰 劉緒貽 十九
悼柏蒂也夫教授 潘光旦 二十
錦上添花的代價 劉緒貽 二十四

科學

原子時代第三年 戴文賽 八
五月九日觀測日月食 戴文賽 十一
三十年來中國科學工作的檢討 袁翰青 十二

文藝

雜言 錢鍾書 二
論神境 曹覺民 三
敬悼甘地先生 陳夢家 三
故國風光 戴鎦齡 四
契訶夫斷想 徐中玉 五
包華麗夫人逝世一百年 凌卓 六
一顆微妙的心 袁昌英 七
聽話的藝術 楊絳 八
許勇三的音樂 戴文賽 九
甘地·羅曼羅蘭會談詳記 凌卓 十·十一
大戰時期的美國文學 錢歌川 十三
詩家妙處 徐中玉 十四
瑪瑙戒指 藍蒲珍 十五
宦途一例 洵·K·米克薩 十七
蕭伯納訪問記 珍·戴林波 十八
瘍 汪銘 十九
辯論 齊星 二十
退伍 沙平 二十一

週末閒欄

世界之兩極化 何永佶 一
巴力門·電影業·中國出路 費孝通 二
錢面前的平等 何永佶 十
馬克斯的私生子 何永佶 十二
談家庭津貼制度 吳伯淵 十三
生意經與外交 何永佶 十六
歷史回憶片斷 張西曼 二十二

書評

國民所得 陳振漢 一
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 樓邦彥 九
社會契約論 吳恩裕 十二
從「新經濟學」談到凱恩斯和馬克思 張培剛 十五
「美國與中國」 劉子健 十七
讀胡適之先生校足本密爾自傳書後 吳恩裕 十九

人物及事業

鄭兆良和積鐵 費孝通 七
馬約翰底體育 余才友 十五
費孝通及其研究工作 胡慶鈞 二十四
吳有訓在中央大學 劉郝稼 二十四

觀察通信

1. 戰局部份

從戰局看政局（專稿） 一
陝晉戰局與胡宗南部 一
和談與戰局（專稿） 三
北望滿洲（專稿） 三
共軍在陝北陝南發動攻勢 三
劉戡陣亡西安震動 四
現階段的戰局總檢討（專稿） 五
土地改革·地道戰（專稿） 六
宜川之役的檢討 六
「雙活」和聯着的彈張弓 八
傅作義的困惑與北方局勢（專稿） 九
陝北密雲將雨 九
陝北戰局 十
空心戰與穿心戰（專論） 十一
關於共軍圖川和政府部署的報告 十一
中原烽火幾時休？（專稿） 十二
涇渭河谷之戰 十二
昌濰失守·魯局鳥瞰 十五
熱河之戰 十六
宛西烽火與鄂中江漢之間的潰瘍 十六
隴東之戰結束以後 十七
關於西北最近局勢的報告 二十
兗州易手詳記 二十一
人民對於內戰的負担 二十一
北方戰局展望 二十二

2. 南京

春城秋意 二
國大召開前夕 四
國大·政局·戰局 五
國代和立委的選舉糾紛 六
國大畢竟召開了！ 七
陳辭修去矣 七
國大·總統·憲法 八
總統副總統之選 九
副總統選舉的曲折 十
中大學生自治運動的前階段 十
政治大學報告 十一
話說天下大勢 十二
立法院首屆會議草草開幕 十二

觀察第四卷作者索引

	內潮澎湃	十三
	南京學生宣布聯防	十四
	翁文灝組閣經過及就職以後	十六
	開封失陷・在京豫人請願詳記	十九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二十
	從立法院的派系說到國民黨的改造	二十二
	和談吹遍	二十四
	中大暑期二三事	二十四
北平	北平學生又被捕	一
	北大「三二九」前後	七
	北平四罷合流	八
	罷課期間的清華園	十
	離開瀋陽・經過共區・走到錦州	十三
	王鳳崗其人	十五
	記北平學生反扶日突擊大遊行	十七
	傅作義的部隊也貶質了	十七
	北方政局觀測	二十
瀋陽	淚眼看東北	一
	瀋陽冬令營的風波	二
	縱談東北大局	四
	瀋陽春愁	五
	法幣出關與流通券貶值所激起的波浪	六
	爛汚東北	七
	饑餓的瀋陽	十八
西安	晉南解放區的鬥爭情形	二
開封	開封浩劫九死一生記	二十一
重慶	重慶饑民搶米記	十八
成都	成都四九血案詳記	九
	王陵基面對着的難題	十三
	四川的防務	十四
	四川省委的分析	十四
	張羣返川與川康政局	十五
	成都國民教師街頭下跪饑民請願詳記	十八
昆明	關於雲南最近一連串的民變的詳細報告	四
	關於雲南最近治安情形的詳細分析	十九
漢口	康澤殉職記	二十四
杭州	浙大文學院革新運動詳記	十六
福州	劉建緒及其左右	二十四

作者	題目	期數
丁驌	蘇聯卽將東顧	十九
方秋葦	評南京中央日報對王芸生的攻擊	二十二
王鐵崖	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十一
史靖	紳權的繼替	十七
田心源	華萊士晤見記	十二
田汝康	美援與英國外交	七
	一個英國鄉村時事討論會旁聽記	十五
	英國人看中國	十九
江沙	在菏澤解放區所見	二・三
全慰天	孩子・乳頭・工作	八
沙平	退伍	二十一
汪銘	瘍	十九
吳晗	論皇權	六
	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十四
吳世昌	悼許季茀先生	六
吳伯淵	談家庭津貼制度	十三
吳恩裕	社會契約論	十二
	讀胡適之先生校定本密爾自傳書後	十九
吳國鈞	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	十二
吳讓賢	英方在康藏邊區築路	二十一
余才友	談今天的學生	九
	馬約翰底體育	十五
何永佶	世界之兩極	一
	錢面前的平等	十
	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十一
	馬克斯的私生子	十二
	生意經與外交	十六
何孝達	學生是怎樣吃飯的	十一
	在我們的「大海船」上	十四
	我們眼中的工友變了	十五
李純青	論反扶日	十六
李浩培	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與國際和平	七
林志純	科學選舉與中國式的民主	十三
周東郊	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兼論我們的道路	十三
周炳林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一
季羨林	論聘外國教授	三
	忠告民社黨和青年黨	十三
金輪海	文字改革的實驗	七四
吳炎德	改革幣制有辦法嗎？	十九
胡秀柏	內戰給予工礦事業的摧殘	五
胡慶鈞	戀愛・婚姻・家庭	十八
	費孝通及其研究工作	二十四
段連城	戰雲瀰漫下的美國	八
	美國大選點將錄	十
施復亮	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	四
	新中國的政治與經濟	二十一
凌卓	包華麗夫人逝世一百年	六
	甘地・羅曼羅蘭會談詳記	十・十一
徐中玉	契訶夫斷想	五
、	詩家妙處	十四
陸志韋	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	九
陸君平	時局問答	二十一
孫克寬	重演歷史？創造歷史？	八
	小康之局如何實現	二十四
袁昌英	一顆微妙的心	七
袁翰青	原子能與世界和平	
	三十年來中國科學的檢討	十二
陳振漢	國民所得	一
陳夢家	敬悼甘地先生	三
張西曼	歷史回憶片斷	二十二
張東蓀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一
	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	二
張遜祇	論神祕的思想——神祕的邏輯	六
	無病之病	十二
張培剛	從「新經濟學」談到凱恩斯和馬克斯	十五
莫如儉	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	二十
郭叔壬	憲政和中國文化	三
笪移今	論當前的土地問題	六
	箭在弦上的幣制改革	十八
	物價漲風的新階段	二十
	七個月來的中國經濟情勢	二十四
許德珩	「五四」二十九週年	十一
曹覺民	論神境	三
費孝通	關於「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	一
	巴力門・電影業・中國出路	二

楊剛　楊絳　楊人楩　楊慶堃　葉君健　樓邦彥　樊弘　齊星　劉子健　劉緒貽　劉滌源　劉郝稼　劉學濬　潘光旦　鄭慎山　錢克新　錢歌川　錢鍾書　戴鎦齡　戴文賽　嚴仁賡

題目	期
關於「鄉土工業」和「紳權」	四
拆爐話北美	五
鄭兆良和積鐵	七
再論美國大選	九
讀赫爾回憶錄	十二
和平之謎	十四
杜威入選與對華政策	十九
兩分三裂的民主黨	二十二
總統的災難	四
聽話的藝術	八
內戰論	四
儼然又是第二個暴風雨的前夕	六
東歐·西歐與新的戰爭	十四
南歐與北歐	二十一
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	五
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	九
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十
讀教育部兩個代電	十五
論「公然反對政府」	二十二
只有兩條路	七
關於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十八
辯論	二十
大圈子裏小圈子的日本政局	二
辯「日本復興問題」	九
「美國與中國」	十七
狹路相逢	五
兩種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及其衝突	十
人性的抑鬱與瞭解	十三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十六
退無以守·進必以戰	十九
錦上添花的代價	二十四
物價狂張！物價狂張！	十八
吳有訓在中央大學	二十四
漢字的改革	十六
讀「自由主義宣言」	三
夢魘的覺醒？	七
悼柏蒂也夫教授	二十
釋 Liberal·Liberalism	六
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	二
大戰時期的美國文學	十三
雜言	二
故國風光	四
原子時代第三年	八
許勇三的音樂	九
三月九日觀測日月食	十一
社會主義乎？新資本主義乎？	十七

嚴紹端　龍正大　儲安平　簡貫三　藍蒲珍　譚崇台　蕭乾　羅堅白

題目	期
再談「新資本主義」	二十四
甘地與新印度	一
甘地之死	一
一個大學畢業生對於大學教育的意見	十七
國大評論	九
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	十
評翁文灝內閣	十五
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二十
吃重·苦悶·擔心	二十四
再為徵用國外資產呼籲	十六
瑪瑙被指	十五
論日本賠償問題	十七
擬J馬薩里克遺書	七
平抑物價乎管制收益乎	二十四

（上接第二十五頁）

和安定，校政隨着他的離去步入了黑暗時期。中大首創的民主普選制度被廢止了，全體擁護的學生自治會被凍結了，三十年歷史的系科代表大會被解散了，記過、開除、扣發公費都打破了以往的記錄，校內的遊行、請願、絕食、更是前無先例的創舉。最近，院聯主席被誣告，三個畢業同學被逮捕，校方都是不聞不問，彷彿「秦人觀越人之肥瘠」。這一切不僅使同學們懷念遠處海外的校長，教授會也曾在四月末尾給校長發過一通如下的函電：

「政之校長道席：敬啓者，都門話別，倏逾四月；異國旅況，定卜佳勝。前聞尊恙卒發（按吳校長患心臟病），馳念殷，近日如何，亟盼惠示。校中第二學期早已上課，一切安謐（這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假話），請釋遠懷。惟道席久客海外，全校翹企，未嘗一日去心，且音訊阻隔，尤增懸系！目下江南春盛，新早日言旋，以慰渴望，耑此敬頌旅綏」！

然而吳校長沒有同來，不，他是永遠不再同來的了。

本月二十三日報紙上忽然登出吳有訓辭職照準，中大校長由代理校長周鴻經眞除的消息。這證明了同學們並非神經過敏，「調虎離山」果然巧計得售。趁着假期大部同學離校時出此一着，當局的手法不可謂不高，但所謂「安定」眞能由於換一個得力的人就會實現嗎？吳校長去國以後的種種事實已經作了一個有力的答覆。

吳校長不再同來了，但他的去思將長留在中大同學的心裏。他不是「聖人」，但也不是官僚、政客、學閥、黨棍。他是一個平平凡凡的「好人」。但在這年頭，好人就是「時運不齊，命途多舛」：他的命運不也正是交大吳校長（保豐）程校長（孝剛）的命運？事實已一再殘酷地證明，好人總是幹不下去，而一切類似同學們的天眞的「校長長校三十年」的美夢終不免美夢而已！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七月二十六日

（上接第十六頁）人性實現的程度，但不是沒有代價的。

第一，如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所說，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造就的知識份子，從生產的立場說，對於我們的農工大衆沒有什麼幫助，農工大衆的生產技術與生產工具并不曾因我們的新知識活動而有進步，其結果，一則我們的國民生產總量并不曾因現代化而有顯著增加；再則我們又沒有生產那些滿足新欲望的新事物的能力。新知識份子這種錦上添花的享受，大都是從外國輸入的，此種消費，最後還是以賦稅或苛捐雜稅等方式，轉嫁於農工大衆，尤其是農民；在他們的頭上，加上了兩重負担；一是此種錦上添花的享受的本身；一是外國工商企業家賣給我們這些消費品時所賺的錢。比如說，假定一個中國人買一部美國的汽車，自己享受一千八百美元的價值，美國汽車工商企業家賺一千二百美元，則中國農工大衆便平添了三千美元的負担。如前所說，我們農工大衆，尤其是農民的所得，因生產技術與工具沒有進步，大體上并未增加，而其負担則因少數人的生活錦上添花之故不斷增漲，此種事實，加速了我們農村破產的過程，也加強了農民反抗的潛意識，使社會秩序，從根腐起。

第二，我們曾經一再的說過，農業社會對於完全脫離生產勞動的知識份子的負担是很有限的，如果一部份知識份子發現新欲望而又有機會滿足新欲望，則在國民生產沒有增加的情形之下，社會上另一部份知識份子將無容身之所。比如說，目前一部份所謂豪門者，家屬住在美國，其一家的享受，可以養活大批知識份子；但就因為他們已經享受了，其結果，這一大批知識份子便無出處。再者，因為一部份人已有錦上添花的享受，於是刺激另一部份人的新欲望，以及滿足此種新欲望的行為，多少貪污事件都是這樣起的。此種行為愈增加，社會上養活知識份子的人數便愈少。反過來說，被擠在「錦上添花」那個團體外面的人便愈多。而這些被擠的人，卻往往是有正義感而又同情農工大衆。不願意在生活上錦上添花的人，他們一方面沒有出路，而另一方面又對於社會上「一邊窮奢極欲，一邊飢寒交迫」的強烈對照深致不滿，他們當然只有去喚醒農工大衆，尤其是農民反抗的潛意識，從事於推翻舊社會秩序，建立新社會秩序的工作。（作者在觀察四卷十九期發表的「退無以守，進必以戰」一文，是從另一個觀點說明這種知識份子的分化情形的，希望讀者參看。）這樣，社會上便免不了一場惡鬥。如果在這種鬥爭過程之中，又有利害相關的複雜的國際勢力參雜其間，則好像火上加油，只有更加深這種鬥爭的劇烈程度與拖長鬥爭的時間，其結果，我們社會所付的代價，只有更加大的份兒。這裏面的道理要說清楚，會使本文超過篇幅的限制，好在本文主旨幷不在此，我們只好就此打住。

銷行五萬份

觀察

出版兩年
從未脫期
內容水準
始終一貫

清寒讀者注意

本刊為清寒讀者所設之「半價定戶」，舉辦以來，各界好評；自第五卷起，決定繼續舉辦一千五百名。惟為保障真正清寒讀者之閱讀權利起見，凡欲定閱「半價本」者，須先向本社索取「清寒讀者登記表」，填就寄下，以便審查。（詳細理由請閱本期「觀察第四卷報告書」）審查通過後，當再函知及格讀者，匯款訂閱，茲說明各點如左：

1. 索取表格，八月十五日截止。
2. 索取表格時，請附貼有回件郵資寫明收件人地址之信封一個。
3. 一千五百名之分配如下：上海二百名，外埠平寄者四百名，外埠航寄者九百名（因後方生活程度較低，還要加上航空郵資負担，所以我們願意將「半價本」的分配額，多給予一點大後方的讀者）
4. 索取表格信件請在信封上標明本社「經理室」收。

定閱合算乎？ 零購合算乎？ 請看統計字數！

訂閱：在四卷一期訂閱本刊時，三個月（十二期）僅收十萬元。

零購：自四卷一期至十二期，零購共需三十三萬五千元。計：

四卷一期 一萬五千
二期 一萬五千
三期 二萬五千
四期 二萬五千
五期 二萬五千
六期 三萬元
七期 三萬元
八期 三萬元
九期 三萬元
十期 三萬元
十一期 四萬元
十二期 四萬元

訂閱：在四卷十三期訂閱本刊時，三個月（十二期）僅收四十萬元。

零購：自四卷十三期至二十四期零購共需一百廿二萬元，計：

十三期 四萬元
十四期 四萬元
十五期 四萬元
十六期 五萬元
十七期 五萬元
十八期 七萬元
十九期 八萬元
二十期 十五萬
廿一期 十五萬
廿二期 二十萬
廿三廿四期 三十五萬元

觀察叢書已出九種

觀察叢書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三版）張東蓀著（十一元）
觀察叢書 2 政學罪言（再版）潘光旦著（廿六元）
觀察叢書 3 唯物史觀精義（四版）吳恩裕著（八 元）
觀察叢書 4 鄉土中國（四版）費孝通著（十二元）
觀察叢書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再版）吳世昌著（十 元）
觀察叢書 6 英人法人中國人（三版）儲安平著（十二元）
觀察叢書 7 論雅俗共賞（再版）朱自清著（十二元）
觀察叢書 8 中國在戡盤上（即出）何永佶著（ ）
觀察叢書 9 鄉土重建（新出）費孝通著（十八元）
觀察叢書 10 紅毛長談（新出）塔塔木林著（九 元）

各書照定價七萬倍計算書價如有變動，以款到時本社門市價格為定
郵掛及包紮費：一本六萬 二本八萬 三本十萬 依次類推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每冊廿五萬元